

吳縣汪榮寶
武進許國英
編纂

清史講義
上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
史

吳縣汪榮寶
編
武進許國英

蘇州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義

冊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 書 十 六 卷
二 十 五 萬 言



分 訂 八 厚 冊
定 價 二 元 四 角

本書敘前清事。詳而有微。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為雅俗所共賞。仰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冊。名大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多至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清史講義序

原清史講義吳縣汪袞父君主任清京師譯學館講員時所撰箸凡爲編三止於太平天國之滅亡時爲之也民國紀元之二年武進許國英始最錄光緒宣統間事迄專制帝位告終之日成第四編傳之汪書後而綴以詞曰專制之禍不自清始然而變本加厲其故由於種族之畛域者一而利祿之陷阱又其一也彼色目南人之見解金源蒙古開其先逮清人席捲宇內以兵力法制相凌駕務摧鋤豪傑而致之帖然非一朝夕也積怨之氣恐不可以反乃大闢賄賂之門獎進之二百六十八年間豈無所謂號稱極盛重熙累洽者一按其實則弋獲富貴之說深入人心顛倒生死於繩尺之中莫之先覺耳微革命軍亦知必亡而已也汪君是編眼光直注於世界進化之公例及外交上所受若何影響隱然躍出專制範圍外而樹文明改革之竿影特羈於忌諱其旨約其辭微蘄詳事迹而不斷斷於表著底蘊勢不得不有所屈焉如天之福民國聿新一切拘牽文義事不宜復累吾輩之筆端庶幾據事直書而真是非或以出歟不才烏足與知此會汪君方仔肩國事未暇殺青輒復受原書讀之從事校讐商榷之役欲移易

語氣期符民國共和之義又一代興亡得喪良楛嬗代之梗概要使因果相尋首尾完
具故纂述所闕略用敢續貂要之掃除專制改進羣治汪君所含意未伸者今乃得公
布而暢發之汪君謂不才足樂乎不才則謂汪君之所賜也民國二年南北統一紀念
日武進許國英序

清史講義

緒論

清史者中國歷史之一部。卽全史中之近世史也。中國之建邦。遠在五千年以前。爲世界最長之歷史。又其文化爲古來東洋諸國之冠。其疆域奄有東方亞細亞之什九。其興衰隆替。足以牽動亞細亞列國之大勢。故中國史之範圍。實占東洋史全體之太半。而隱與西洋史爲對待。書契以來。至於今日。歷史之著述。自官定史鑑。及私家志乘。汗牛充棟。舉世不能舉其業。然紀傳之屬。詳於狀箇人。而疏於談羣治。編年之作。便於檢日月。而難於尋始終。要之事實散漫。略無系統。可以爲史料。不可以爲歷史。歷史之要義。在以鈎稽人類之陳迹。以發見其進化之次第。務令首尾相貫。因果畢呈。晚近歷史之得漸成爲科學者。其道由此。夫人類之進化。既必有其累代一貫之關繫。則歷史亦不能於彼此之間。劃然有所分割。然或因一事變起。而有足使當時大勢。面目一新者。史家爲便編述計。特據此類事變。以爲標準。而區分時代焉。顧歷史時代之區分。常因史家觀察之不同。而有互異之離合。日本文學士桑原鷺藏。嘗據中國本部之大勢。參

考旁近各族之盛衰。而以太古至秦一統之間爲上古期。自秦一統至唐之亡。凡千餘年間爲中古期。自五代至清朝之興七百年間爲近古期。自清朝之初。至於現今垂三百年間爲近世期。其義具詳所著東洋史要。今姑用其說。大別國史爲四部。卽（第一）太古至戰國之終爲上古史。（第二）秦至唐爲中古史。（第三）五代至明爲近古史。（第四）清朝之興亡爲近世史。

學者欲知今日中國變遷之由來。及世界列國對我之大勢。則研究近世史爲尤要焉。邇來東西史家。常有倒敘之法。卽由近世之事實。次第上溯。以至太古。此雖史篇之變體。然其用意。欲使學者先今而後古。詳近而略遠。以養成其應變致用之知識。其諸大雅所不譏也。今略師其意。特取清朝史爲講述之始事。又略以二百六十八年間事勢之大要。分爲四大時期如左。

（一）開創時期 謂自清朝創業之始。迄三藩臺灣之平定是也。此期自清太祖侵略尼堪外蘭以來。次第併合塞外諸部。又破明兵。據遼瀋。兵力所至。無不屈服。天聰崇德之間。下朝鮮。臣蒙古。迄順治朝。遂入關定鼎。規取中原。然當時明室偏安諸帝。尙或割

據東南保其片土。而遺臣宿將。亦有陰圖恢復。稱兵海外者。至康熙初不絕。及康熙二十年。吳世璠鄭經同時授命。然後三藩悉平。臺灣在握。海內統於一尊。而清朝之基業定矣。

(一) 全盛時期 謂自康熙中世迄乾隆末年。凡百餘年間。是也。此期之武功。則西藏。青海。準噶爾。回疆。次第平定。境土增拓。頗越前代。其外交。則尼布楚條約。使俄羅斯盡撤黑龍江畔之堡寨。而以外興安嶺以南之地。歸諸中國。其文治。則康乾兩朝。再舉鴻博科。廣刊巨籍。影響及於全國學界。文學考訂。斐然稱盛。要之此期歷史。可斷爲清朝史中之全盛時代也。

(二) 憂患時期 謂自嘉慶初年迄於咸同之際。是也。於本期。內則教徒苗族。相繼煽亂。而太平天王洪秀全以匹夫崛起。席捲中國本部之太平。更歷清廷三朝。用兵十餘年。卒以滅亡。外則歐人東漸之勢力。日以擴張。自鴉片戰爭以來。數與外人構兵。而每戰必敗。每敗必喪失權利無算。實逼處此。已兆其端。於是西力之東侵。遂如洪水猛獸。一發而不可制。而革命潮流。亦與之俱長。專制帝國之命運。蓋駸駸告終矣。

(四)改革時期 謂自同治光緒以迄今日五十年間是也。本期內爲專制惡果成熟之候。內蔽於母后。外怵於強鄰。寵賂日章。紀綱墜地。其危與急。殆岌岌不可終日也。甲午之敗。廷議頗主變政。爲西太后所阻。卒釀成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入都。清幾亡矣。乃以城下之盟。延喘旦夕。於是勢不獲已。寢假而派大臣考察歐西政治。寢假而詔稱九年預備立憲。實則聊塞觀聽。未嘗矢以至誠也。民黨稔此情勢。知非實行革命。不足以建新國而謀自存。義旗屢起。卒以辛亥八月。大舉於武漢。越四月而南北統一。民國政府成立。於是改革之事告終。而建設之局方始。蓋歷史所未有也。

清史講義

緒論

第一編 開創時期

第一章 清朝創業以前滿洲之史略

肅慎挹婁扶餘及沃沮 靺鞨七部 渤海 女真 滿洲名稱之起原

第二章 創業之始及塞外各部之兼併

清世系之由來 當時滿洲之形勢 尼堪外蘭及滿洲五部之兼併 九國聯軍之敗 扈倫四部之滅亡 東海諸部之降附 黑龍江部之降附 清初兵政及法制之概略

第三章 遼東之戰爭

太祖仇明之原因 撫順及清河之役 明四路之師 開原鐵嶺之役 熊廷弼之才略 瀋陽之役 遼陽之役

第四章 遼西之戰爭

熊廷弼之三方布置策 經撫不和問題 廣寧之降 孫承宗袁崇煥之
布置 寧遠之役 和議之相左 寧錦之攻守 毛文龍之伏誅 太宗
之反間計 畿輔各路之防戰 長山之役 旅順及沿岸諸島之降服
腹地之深入 松山及錦州之降 和議不成之故 官制之改革 文學
教育之概況

第五章 朝鮮及內蒙古之附屬

天聰以前滿洲與朝鮮之交涉 平山之和約 朝鮮之敗盟 親攻朝鮮
之役 明中葉以後蒙古之大勢 科爾沁之起源及其降附 漠南蒙古
之起源及察哈爾之滅亡

第六章 清朝之定鼎及明室之偏安

吳三桂之乞師 流寇之敗走 弘光之立 李自成之竄死 史可法之
盡瘁 江南之平定 魯唐二王之建國及江南民兵之騷動 隆武之擴
張及閩浙之衝突 川陝之征 魯監國之敗 隆武之亡 贛州之攻守

第七章 明永曆帝之割據

永曆之立及廣州之降 桂林之堅守 湖南之平定 金聲桓李成棟之反正及其影響 江西湖南之再定 兩廣之復定及瞿式耜之死 山陝之復定 孫可望李定國之亂 孫李之衝突及孫可望之降 貴州之征 雲南貴州之平定 緬甸與永曆帝之關係 吳三桂之陰謀 永曆帝之末路 航海以後之魯監國 鄭成功之沿海侵略

第八章 三藩起兵

康熙初年之大勢 三藩之起源及其勢力 撤藩之議 吳三桂之發難 湖南之陷落及其應援 陝甘響應與長沙攻守 耿精忠之叛服 尙之信之叛清 廣西之戰局 江西廣東之復定 三桂之末路 三路入滇 殺尙之信 殺耿精忠 封建藩鎮之全廢

第九章 臺灣之用兵

鄭氏占領以前臺灣之歷史 鄭成功與荷蘭之戰爭 鄭氏臺灣之經營

福建之侵入 招撫之議 鄭氏之內亂 鄭克塽之降 施琅之建議

朱一貴之亂 林爽文之亂

第十章 中西國際之由來

古代中西之交通 印度航路之發現 葡人通中國之始 澳門互市之起源 西班牙人之渡來 李馬奔之斐律賓戰爭 中國與西班牙交涉之始 荷蘭之經略南洋 荷人與清朝之交涉 英人之東漸 中英交涉之起源 基督教之傳來 利瑪竇之布教事業 明末天主教傳布之概況 清初天主教之廢興

第二編 全盛時期

第十一章 東北經略及中俄交涉

俄羅斯之東侵及雅克薩城之建設 中俄之衝突 中俄通使之起源

雅克薩之第一次攻擊 第二次攻擊 和議之開始 兩使之會議 和

約之成 條約之大要

第十一章 準噶爾之戰敗

厄魯特蒙古之起源 準噶爾之勃興 當時喀爾喀之形勢 準喀之關係 噶爾丹之侵入 烏蘭布通之戰 喀爾喀之安置 親征之役 昭莫多之戰 戰後之噶爾丹 噶爾丹之末路

第十二章 西藏之平定

古代之西藏及佛教之傳來 僧侶之權勢 黃教之起源及其勢力 紅黃教之競爭 桑結與噶爾丹之關係 中國與桑結之交涉 達賴六世轉生之紛議 策妄阿布坦之侵略主義 準兵之入藏及清之遠征軍失敗 兩路入藏

第十四章 康熙之政要

文學之獎勵 理學之表章 南巡治河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制 聖祖勤於政治及留心文學 算術及地理之進步 莊廷鑑及戴名世之文字獄 儲位之廢立

第十五章 青海及準部之兵事

準部之乞和 羅卜藏丹津以前之青海 丹津之稱兵 西邊之防戰

岳鍾琪之成功 準部之反覆 和通泊之大敗 蒙古之防務 三音諾

顏部之起源 西路之防戰 額爾德尼昭之大捷 準部第二次之請和

第十六章 雍正之內治及外交

儲位密建法之由來 允禩允禛之罪狀 查陸謝胡等之文字獄 曾靜

之文字獄 官制之增改 貴族之裁制及其教育 朋黨之禁 奴隸階

級之削除 明後之封 尼布楚條約以後之中俄交涉 恰克圖條約之

締結 當時外交界之狀況

第十七章 準部之兼併

乾隆初年中國與準部之形勢 準部之內亂 阿睦撒納之來降 伊犁

之平 阿睦撒納之反謀 前後官軍之失機 喀爾喀撤臺之變及其影

響 兆惠之成功 準部之虐殺 土爾扈特之歸化 烏梁海之內附

第十八章 回部之平定

天山南路之沿革及回教之由來 蒙回勢力之消長 準噶爾與回部之關係 霍集占之獨立意見 庫車之圍攻 黑水軍之戰功 回部之平定 烏什之變 中國與中亞諸國之關係

第十九章 苗族之剿殺及西南諸國之服屬

苗族土司之由來 改土歸流之成功 貴州苗族之叛 大金川之初定 兩金川之聯合 小金川之征定 大金川之再定 金川征討困難之理由及其善後事件 乾隆初中國與緬甸之關係 桂家事件 中緬衝突之起因 清軍之失敗 征緬第一役 征緬第二役 緬甸之服屬 中國與暹羅之關係 大越廣南之對立及清朝與大越之關係 安南之大騷亂 清軍入東京 安南形勢之一變 廓爾喀之興起 泥泊爾遠征軍 西藏善後策

第二十章 乾隆朝之政治

專制主之寬嚴妙用 鄂爾泰張廷玉門戶之見 胡中藻之案 和坤之專政 和坤之家財 稽古右文 當時之外國觀·恰克圖市場之開閉 增訂市約 英人推廣商利之計畫 馬戛爾尼伯之渡來 高宗之內禪

第三編 憂患時期

第二十一章 嘉慶朝各省之亂事

大亂之原因 湖貴苗地之沿革 苗民與清軍相持之狀況 苗亂之鎮定及傅籛之善後事業 白蓮教案 湖北教徒之初起 川教徒之起及襄陽之教徒北進 川楚教徒之會合 襄教徒之東西馳突 襄教徒自陝西渡漢及齊王氏姚之富之死 分定責成之諭 川教徒首領之被殺 和坤敗後清廷之政策 勒保經略時期 明亮與永保之互訐及額勒登保之任經略 甘肅及川西之騷亂 川西之肅清 甘肅之鎮定及教主劉之協之緝獲 教徒之末劫 第一次奏報戡定 第二次奏報戡定

寧陝新兵之變 海寇之起原 李長庚與蔡牽之海上角逐 李長庚之戰死 海寇之滅亡 天理教徒之謀變 禁門之變 天理教徒及箱亂之平定 基督教之嚴禁 鴉片戰爭以前中英互市之概況

第二十二章 回疆之騷動

回疆之亂源 開釁之始 西四城之失守 阿克蘇之防戰 西四城之克復 捐西守東之議 張格爾之就擒 善後策 赦罕之入寇 中國與赦罕之議和 七和卓木之亂

第二十三章 鴉片戰爭

鴉片輸入之沿革 東印度會社之鴉片貿易 律勞卑羅頻孫義律之渡來 經濟上之影響 林則徐之查辦 鴉片新例 開戰之始 廣東之防戰及定海之失守 天津之和議 廣東和議之破裂 英軍之攻擊虎門 廣州之和議 平英團之奮起 廈門定海鎮海寧波之失守 浙東恢復之師 乍浦寶山上海之失守 鎮江之失守 江寧之和議 條約之要項 臺灣俘虜事件 廣州續約之成立及粵民之排外氣燄 英法

和約之成立及鴉片問題之究竟

第二十四章 太平天國之勃起

上帝會之緣起 廣西之亂源及金田之發難 咸豐之初政及林則徐之

道歿 官軍主帥之更迭 永安之驟破 桂林之攻守 太平軍入湖南

長沙之圍攻 武昌之失守 太平軍之東下 江寧之失守 太平天

國之制度 江南江北大營 太平軍入河南 太平軍自山西入直隸

南昌之攻守 湘軍之起及曾國藩之提倡 田家鎮之敗 廬州之破及

江忠源之死 吳文鎔之戰死 湖南水師之起源 湘軍第一次報捷

曾國藩之出湖南 僧格林沁勝保之肅清直隸山東 湖北略定 國藩

初援江西 武昌三次失守 江西援軍之困難 胡林翼與羅澤南合軍

向武昌 江西之大騷亂 羅澤南之戰死 江南大營潰敗之原因 廬

州方面之平定 武漢之大定 江西軍務之起色 瓜洲鎮江之克復

江西粗定 太平軍之中衰

第二十五章 英法同盟軍之入寇

廣州紳民之排外 葉名琛之外交政策 亞羅船事件 英法同盟之成立 葉名琛與額爾金之交涉 廣州之陷落及葉名琛之被虜 四國軍艦集天津 換約構釁 英法聯軍入都 俄訂愛璉天津條約 俄訂北京條約

第二十六章 太平天國之結果

湘軍三河之敗 起復曾國藩援浙援閩援皖 湘軍肅清江西進攻安慶 湖南寶慶之警 清軍入皖苦戰 江南大營之進逼與分援旁地 江南大營之再潰 國藩初任江督之規畫 祁門督師之困難 清軍克復安慶 左鮑兩軍肅親江西 清軍克復安慶後之規畫與戰事 浙江省城之失陷及左宗棠擢任浙撫 上海官紳之乞師與洋兵之會防 同治初年任曾國藩之專 陳玉成之被擒 曾國荃連下濱江要地與雨花臺之戰守 金柱關寧國水陸之捷金陵圍師之穩固 左軍初入浙之規畫與戰事 淮軍抵滬後之戰事 太平扶王陳得才之略河南陝西湖北

石達開之侵略西南各省 石達開之擒獲 淮軍收復蘇屬各州縣進圍
蘇州 湘軍攻克金陵城外各要隘水師肅清江面 蘇州之克復 蘇省
各屬之收復 浙江列城之恢復 金陵大功之告成 江西擒獲太平幼
主 陝西湖北境之肅清與川寇之撲滅 清軍肅清福建 太平軍走廣
東全部覆亡 結論

第四編 改革時期

第二十七章 日俄之動機

中日臺灣之交涉 伊犁收回條約

第二十八章 回亂平定及新疆之建行省

擒兵之殲滅及陝甘回之平定 天山南北路回亂之平定 新疆改建行

省

第二十九章 雲南回亂及教黨之平定

雲南蒙化回起兵 諸軍攻克回兵 蘇開先之起事及滅亡

第三十章 安南邊事與中法戰爭

安南與法人齟齬之原因 清軍助越南攻法又締結和約

第三十一章 中英緬甸暹羅之交涉

緬甸受英人保護之原因 滇緬界務 暹羅受英之保護得獨立

第三十二章 光緒初年之政府態度

光緒初當局諸公之政見 社會之迷誤

第三十三章 朝鮮交涉及中日戰爭

因朝鮮事與日本交涉之原因 中日開戰情形 清陸軍平壤之敗 清

海軍黃海之敗 清海陸軍敗後之情形 馬關條約 三國索還遼東

中日戰爭之結論

第三十四章 光緒親政及戊戌之變

光緒親政變法 戊戌之變 載漪等用事

第三十五章 拳匪亂事及八國聯軍入京

拳亂前清廷態度 拳亂緣起 聯軍破天津 聯軍入北京 那拉太后

挾帝西奔 俄軍大擾東三省 和議情形 南省未遭拳禍 和議後撤

兵情形 拳亂中之祕密會黨

第二十六章 日俄激戰與清廷中立

日俄有違言 清韓中立 日俄大戰爭之情狀 議和始末

第二十七章 考察政治後之預備立憲及改革態度

派五大臣出洋考察 改革之始 考察情形及回國後舉動 新官制

徐錫麟暗殺恩銘 預備立憲九年期限之頒定 當時之外交 當時之

學務 當時之財政 當時之海陸軍

第二十八章 革命軍起及清帝退位

預備立憲縮短年限 革命緣起 武漢大舉 清軍北來之大戰爭 議

和態度 南京臨時政府之成立 清帝退位及南北統一

清史講義

第一編 開創時期

第一章 清朝創業以前滿洲之史略

占亞細亞大陸『中央高原』之東部。而與俄領西伯利亞及朝鮮北部壤地相接者。是爲滿洲。實維清朝創業之地。滿洲之有國。蓋在中國唐虞時。是時通古斯族有肅慎氏者。始通中國。當帝舜二十五年。來獻弓矢。成周之初。數入朝貢。其國界南至長白山。北抵黑龍江。東濱日本海。約當今吉林。黑龍江及西伯利亞之沿海州等境。及後漢時。亦稱挹婁。魏晉之際。使命間至。史家記錄。常兩名互稱。而其西南。別爲扶餘。有今開原以北千餘里地。東南別爲諸沃沮。有北沃沮。南沃沮。及東沃沮諸部。沃沮者。蓋卽窩集。滿洲語森林之義也。

北魏之世。中國分裂。而肅慎故土。亦離爲七部。在松花江沿岸者。曰粟末部。與高麗接。粟末者。以粟末水得稱。卽松花江之古名也。在粟末北者。曰伯咄部。伯咄東北。曰安車骨部。其正東。曰拂捏部。拂捏東。曰號室部。其在黑龍江下流沿岸。當安車骨西北者。曰

肅慎挹
婁扶餘
及沃沮

鞞鞞七
部

黑水部。在長白山附近。當粟末東南者。曰白山部。總謂之勿吉。而隋唐以來。稱爲靺鞨。則南北方言譯對之異也。

靺鞨七部。黑水粟末爲強。周武后天授元年。西歷六九〇年有大祚榮者。爲粟末部長。國勢驟

盛。唐睿宗封爲渤海郡王。自後改國號曰渤海。事在元宗開元元年。七一年大氏自祚榮

以來。世有英主。祚榮子武藝。及從元孫仁秀。皆以賢明在位。勢益張。其屬地東蒞日本

海。西接契丹。南連新羅。北羈黑水以下諸靺鞨部。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官府制度。

燦然大備。隱爲東方雄國。仁秀之後。四傳至譚。國勢浸不振。當是時。通古斯族別部

契丹。自南北朝以來。旣據有內蒙古東部一帶地。及唐昭宗天祐四年。九〇七年有耶律阿

保機者。統治契丹。乘渤海之衰。數與構兵。至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九二六年遂拔其國都忽

汗城。今吉林寧古塔附近徙其名帳千餘戶於燕。渤海以亡。

當渤海之衰。而黑水靺鞨。又次第恢復其舊土。號曰女真。及契丹滅渤海。女真西南部

之在混同江。即松花江附近者。隸契丹籍。謂之熟女真。其東北部之散在黑龍江至

長白山之間者。不隸契丹籍。謂之生女真。生女真別部。有定居阿勒楚喀河側者。曰完

渤海

女真

顏。宋仁宗寶元時。八年〇三烏古迺爲完顏部長。役屬鄰近諸部。勢力漸振。遼（契丹國號）以爲生女真節度使。烏古迺死。其後嗣皆務闢境土。寔以盛強。自烏古迺五傳。至其孫阿骨打。以宋徽宗政和三年。三年一爲女真主。翌年。遂叛遼獨立。是時耶律氏世衰。阿骨打乘之。數破遼兵。征服混同江附近諸部。政和五年。五年一建國號曰金。稱皇帝。是爲金太祖。金之先世。或言來自新羅。蓋亦通古斯族之一種。本名珠里真。後誤爲女真。亦曰慮真。意卽肅慎之轉音也。金稱帝凡百二十年。至宋理宗端平元年。四年一三爲中國蒙古聯軍所攻。國亡。元旣混一區宇。分設萬戶府。鎮戍其地。而其遺族。尙散居混同江南北。各仍舊俗。從事射獵。設官牧民。隨俗爲治。明初疆圉。東盡於開原。鐵嶺。遼瀋。海蓋。其東北之境。爲政府實權所不及。永樂初。倣唐羈縻州之制。分建衛所。僅具空名。而女真舊部。皆各戴君長。割據一隅。不相服屬。清朝之先。實卽女真別部之一也。滿洲之名稱。義出佛教。本印度語。以清文考之。二字本皆平讀。音近曼珠。清朝創業之初。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曼珠師利者。卽曼殊室利。爲釋迦牟尼師毘盧遮那之本師。翻譯名義曰『曼珠華言妙吉祥也』。當時建號之義。實取諸此。今漢

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無可疑也。

第二章 創業之始及塞外各部之兼併

當遼金未造。女真別族。有名布庫里雍順者。始建國於長白山東南鄂謨輝。亦作俄 謨惠之

野。居鄂多理。亦作俄 朵里城。相傳布庫里雍順。爲天女吞朱果所生。天女錫之姓曰愛新覺

羅。(愛新譯言金也。覺羅卽姓氏之義)名之曰布庫里雍順。時鄂謨輝有三姓爭爲雄

長。日構兵相仇殺。適一人取水河步。見一男子。藉柳枝野蒿。端坐其上。察其貌非常。歸

以語衆。衆皆趨問。男子自言天女所生。且告以姓名。衆以爲神。迎至家。三姓者。議推爲

主。遂妻以女。奉爲貝勒。居長白山東鄂多理城。鄂多理城者。在瑚爾哈河源。勒福善河

西岸。去寧古塔西南三百餘里。近金上京地。其後數世。不善撫其衆。國人叛之。戕其宗。

有幼子名范察者。遁荒野得免。數傳至都督孟特穆。(後追封肇祖)生有智畧。慨然有

恢復之志。計誘先世讎人之後四十餘人。至呼蘭哈達山下。殺其半。以雪讎。釋其半。以

爲用。遂居赫圖阿拉。今興京廳是也。孟特穆四世孫爲福滿。(追封興祖)福滿有六子。

第四子覺昌安。(追封景祖)承先業。居赫圖阿拉地。其餘五子。各築城環赫圖阿拉。而

當時滿洲之形勢

尼堪外滿洲及五部之兼併

居近者距五六里。遠者二十里。並稱寧古塔貝勒。覺昌安多才智。率諸貝勒攻破鄰近部落之雄傑者。擴地漸廣。其第四子為塔克世。(追封顯祖)塔克世長子為努爾哈赤。即太祖高皇帝也。開創之業。由是成焉。

太祖以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生長有武略。國人號曰聰睿貝勒。當時女真部落。大

別為四。(一)滿洲部。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二)長白山部。曰

訥殷。曰珠舍哩。曰鴨綠江。二部皆明建州衛地。在遼瀋之東。(三)東海部。亦謂之渥集

亦作窩集部。曰瓦爾喀。曰庫爾哈。庫亦作虎是為明野人衛地。東際日本海。跨有今吉林及西伯

利沿海州境。(四)扈倫部。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是為明海西衛地。當滿洲諸

部之北。海西衛亦謂之南關北關。南關哈達。北關葉赫。偪處開原鐵嶺。為朔邊障蔽。此

諸國皆城郭土著。以射獵為業。已變行國而為居國。各據一方。弱肉強食。而扈倫四部

最為雄長。與中國相結。明亦利用之。以為外援焉。萬歷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太祖年二十五

始起兵攻尼堪外蘭。尼堪外蘭者。故覺昌安部人。居蘇克素護部之圖倫城。(吉林城

西南五百六十里)結連明之寧遠伯李成梁。合軍攻古峪城。(吉林城西南五百五

十里屬蘇克素護部。城主阿太章京者。故建州衛都指揮王杲之子。其妻爲覺昌安之女孫。而太祖之從姊也。覺昌安聞警。恐女孫被陷。偕塔克世往救。引兵入城。明軍屠古峪城。并殺覺昌安及塔克世。旋遣使歸其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四。封太祖爲龍虎將軍。復給建州衛都督敕書。太祖又請明使。執送尼堪外蘭。使者不許。是年五月。太祖乃率遣甲十三副。攻圖倫城。尼堪外蘭諜知之。遁保嘉班城。（今承德縣東一百十里。嘉班山之東）八月。太祖追之嘉班。尼堪外蘭奔至撫順所。欲入明邊。邊兵擊逐之。不得入。乃攜其子及近屬兄弟。逃於鄂勒琿。（今黑龍江省城西南二十餘里）築城居之。時諸部中隔。追兵不得越境至。太祖乃次第攻破近部。爲進兵之計。自萬曆十二年^{一五}年^八。至十四年^{一五}年^八。太祖迭破棟鄂。渾河。蘇克素護。哲陳諸部。據其要塞。遂以十四年七月。進攻鄂勒琿。尼堪外蘭逃至明邊。太祖遣使者齋薩等四十人往請。邊吏執尼堪外蘭。付齋薩殺之而歸。明自是約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並開撫順清河寬甸。驪陽四關。通互市。十五年^{一五}年^八。太祖復親攻哲陳部。斬其部長。十六年^{一五}年^八。又克完顏部。於是滿洲環境五部皆服。遂北向將與海西諸國爭雄矣。

時海西衛四部。葉赫最強。爲塞外諸國盟主。會太祖既統一滿洲。又以萬歷十七年一五八九年收鴨綠江部。盡有其衆。疆域日廓。葉赫貝勒納林布祿聞之。恐不利於己。乃遣使

滿洲。以均勢之說相要挾。『謂扈倫滿洲。言語相通。勢同一國。今所有國土。爾多我寡。

盍割地與我。』太祖不應。葉赫乃糾合諸國。同盟進攻。萬歷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九月。扈

倫四部。葉赫。哈達。輝發。烏拉。蒙古三部。科爾沁。錫伯。卦勒察。長白山二部。珠舍哩。訥殷。

九國聯軍。衆凡三萬。陣渾河北岸。太祖引軍至札喀城。（今興京城西北六十里有札

喀山）旋移軍古呼山。據險而陣。發百騎挑戰。葉赫西城貝勒布寨。科爾沁貝勒明安。

先衆突進。布寨墜馬被殺。明安陷淖易馬遁。聯軍遂潰。太祖乘勝逐北。斬級四千。俘烏

拉貝勒之弟布占泰。軍威大震。是年。遂滅珠舍哩。訥殷二部。於是葉赫知兵力不敵。遣

使修好。布寨子布揚古。約以女弟歸太祖。納林布祿弟金台石。約以女妻太祖次子代

善。是歲萬歷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也。

葉赫既與滿洲和。欲以遠交近攻之策。統一扈倫。恢張國勢。會哈達內亂。葉赫遂乘間

侵之。哈達貝勒孟格布祿。乞援於明。不應。請入捍邊。亦不許。於是遣質子至滿洲告急。

二十七年。九一五九太祖遣兵往援。納林布祿聞之。投書哈達。諷其貝勒曰。『汝執滿洲

援將。盡殲其軍。則吾妻汝以女。』孟格布祿惑其言。會事洩。太祖親往攻之。生擒孟格

布祿。盡服哈達屬城。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明遣使詰滅鄰之故。乃復其子武爾古岱歸國。

已而葉赫兵數侵哈達。哈達歲饑。乞糴於開原。不與。哈達復降于滿洲。於是明失其南

關。而是時輝發貝勒亦以所部多叛歸葉赫故。遣子來質。欲以樹援。尋又貳於葉赫。索

歸其質子。以質於葉赫。且築重城爲拒守計。萬曆三十五年。一六一七年太祖親攻輝發。滅

之。先是烏拉貝勒之弟布占泰。以九國聯軍之敗被擒。旣而太祖釋之。使歸主其國。且

妻之以宗女。及是年。瓦爾喀部費優城。瑋春城北二十里長以五百戶來歸。太祖遣

兵迎之。布占泰引兵要諸途。戰敗請和。四十年。一六一二年復背約侵渥集部屬之庫爾喀

路。且謀奪貝勒代善所聘葉赫女。太祖大怒。率兵問罪。沿烏拉河而行。克其臨河五城。

盡焚其廬舍糧聚。布占泰窮蹙謝過。太祖凱旋。經伊瑪呼山。吉林城西南五百餘里

留兵千人戍焉。已而布占泰背約。謀遣質子於葉赫。復欲娶代善所聘女。於是戰端再

開。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滿軍侵烏拉。至伏爾哈城。吉林城北五十里布占泰以兵三萬

逆戰於城下。烏拉兵大敗。太祖乘勝拔其城。布占泰收敗卒欲入不得。遁之葉赫。烏拉亦亡。太祖乃遣使告葉赫貝勒。使執送布占泰。葉赫不與。且使使告於明日。『扈倫四國。滿洲已滅其三。今復侵我。行必及明。』明使游擊馬時枏。周大岐。率練習火器者千人。守衛葉赫。葉赫貝勒布揚古。既得明援。竟以金台石之女許字代善者。改適蒙古。事在萬歷四十四年。太祖亦稱天命元年。六年一又三年。八年一太祖誓師攻明。降撫順。破清河。遂以天命四年。九年一留兵六千。守札喀關備明。而自將大軍深入葉赫。克二十餘寨。葉赫告急於明。於是明有四路之師。太祖覆其軍二十萬。(語在後章)是秋。克開原。鐵嶺。拊葉赫背。遂進逼其東西城。時貝勒金台石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東城先潰。金台石登臺固守。縱火焚屋宇。旋被執。不屈而死。布揚古以西城降。明守兵千人死焉。於是明復失其北關。海西衛四國盡亡。

滿洲。長白山。扈倫諸部。既先後降服。同時復以兵力及威勢。脅降東海諸部。地在吉林。寧古塔以東。東南濱日本海。其中瓦爾喀者。在今烏蘇里江上流。至綏芬河以西。濱海一帶。皆其部落。與朝鮮咸鏡道相鄰。太祖嘗遣長子褚英。攻服其安楚拉庫路屯寨二

十餘。萬歷二十六年其後十年，瓦爾喀部費優（琿春城北二十里）城長，以五百戶越

烏拉境來降，尋又攻克其綏芬雅蘭等境。先是瓦爾喀部衆，頗有流寓朝鮮者。萬歷三

十七年，九一六○滿洲爲之請於明，明爲諭朝鮮，察還千餘戶。及太宗天聰元年，七一六二

大舉攻朝鮮，瓦爾喀部人之在其國者二百餘戶，皆來歸。天聰九年，一六三三復命武巴

海，取道寧古塔往攻之。平阿庫里、尼滿等部，明年復分兵四路，各攜嚮導，造海舫，次第

收其濱海島丁。自是瓦爾喀大部皆服。庫爾哈者，佔虎爾哈河（卽瑚爾哈河）下流地，

約當瓦爾喀部西北。萬歷三十九年，一六六一嘗命額亦都俘其札庫塔（今琿春城西

一百二十里有札庫塔城址）人，並降其附近五百戶。天命三年，一六二八虎爾哈部長

納哈達率百戶來歸，饗禮備至，令轉招其族屬。尋復遣師收其丁壯。至崇德八年，一六四三

又遣阿爾津等攻服其部衆之散居黑龍江下流地者。於是虎爾哈亦平。外此東海

小部，若諾羅路（在烏雅里江西側支流諾羅河附近）若赫哲（黑龍江下流兩岸）若

薩哈連路（錫赫特山脈東北麓濱韃靼海峽）若鄂倫春（黑龍江下流西岸）皆以次

降附。而聲威所及，直抵海中庫頁島（卽日本所謂樺太島，今屬西伯利沿海州名薩

哈連)於是自黑龍江口以南圖們江口以北濱海部落及其附近大小羣島盡入於滿洲之版圖焉。

是時黑龍江上流北岸至外興安嶺之麓復有索倫部太祖時嘗遣兵一渡黑龍江下流然未嘗至索倫及天聰九年^{一六三五年}索倫部長有入貢者太宗聞其俗善騎射乃命副都統霸奇蘭率兵渡江收其壯丁其後叛服無常至崇德五年^{一六四〇年}復遣穆什哈等攻之俘獲甚多翌年^{一六四一年}又調蒙古兵攻其叛衆索倫悉平自是遼金以來散處中國東北境之部落始爲所統一而根本既固乃得併力壹志從事於中原矣。

先是太祖既兼併滿洲及海西諸國創定兵制每三百人設一牛衆額眞(佐領)五牛衆錄設一甲喇額眞(參領)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眞(都統)每固山額眞左右設兩梅勒額眞(副都統)初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爲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其後增設四旗幅之黃白藍者緣以紅幅之紅者緣以白共爲八旗其行軍之法地廣則八旗並列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軍士禁喧囂行伍禁撓越凡交戰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爲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衝擊俾精兵立馬他處相機接應每一牛衆掣雲梯二出甲二十以

備攻城。凡軍士自出兵日至班師，各隨牛豕勿離。如離本蠹，執而詰問之。甲喇牛豕等官，不以所頒法令申誠軍衆者，各罰馬一匹。若諭之不聽，敢違軍令者，論死。凡攻城，不得一二人爭先競進。若一二人輕進，負傷者，賞不及。雖戰死不爲功。列陣既定，然後先登者，則錄其功。有一二人先登陷城，卽馳告本旗大臣。俟一軍畢登，然後鳴螺。衆軍則聽螺聲而並進焉。其內政，則萬歷十五年^七始定國政，禁悖亂戕盜賊，法制稍稍立。尋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札爾固齊（蒙古語理事官也）十人，佐理國事。凡聽斷之事，先經札爾固齊十人審問，然後言於五大臣。五大臣再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衆議既定，猶恐有冤抑，乃令訟者跪上前，再詳問之。明覈是非，故吏不敢欺。

第三章 遼東之戰爭

萬歷四十四年^六太祖始建元天命，定國號曰滿洲。時海西四國已平其三，獨葉

赫特明援不下。太祖乃定議先挫明兵。次及葉赫。先是萬歷三十六年^八太祖會

明遼東副將，及撫順所備禦，訂兩國臣民各守邊境之約，敢有竊踰者，毋論滿漢人，見之殺無赦。遂建碑於沿邊諸地，及葉赫告急，明以其爲北關要地，不利其亡，旣遣礮兵

爲之守衛。又駐軍開原以備不測。太祖乃投書撫順所游擊李永芳。訴葉赫渝盟之罪。請其嚴守中立。以不得要領而還。明邊民每歲越境採取葷礦及森林果蔬之屬。天命元年。太祖遣大臣扈爾漢。執殺五十餘人。廣寧巡撫李維翰遣使詰問。堅請執殺人者抵罪。太祖不得已。取所俘葉赫兵十人。至撫順關殺之。嫌隙愈深。太祖乃廣儲蓄利器。盡收諸部精銳。休養二年。

天命三年。一六六一乃決議伐明。發步騎兵二萬。分兩路以進。令左翼四旗兵取東州。

承德縣東南一百十里。及嗎哈丹興京城西南二百十里二堡。而太祖自率右翼

四旗兵。及八旗護軍。乘夜雨新霽。馳抵撫順。降游擊李永芳。尋毀其城而還。廣寧總兵

張承蔭等聞警。率兵一萬來追。太祖迴軍相拒。會大風。西向揚塵撲敵營。太祖順風縱

擊。明兵不支。自張承蔭以下。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游擊梁汝貴。皆戰死。於是廣寧

巡撫李維翰。遣使議和。並欲索還俘獲。太祖拒之。是秋。圍清河城。副將鄒儲賢。悉衆固

守。攻城兵樹雲梯。冒矢石而上。守兵遂潰。儲賢及兵萬人殲焉。明邊大震。

翌年。一六六一太祖既攻葉赫。振旅而還。明遼東經略楊鎬。集兵瀋陽。分四路來攻。每路

兵六萬。定議山海關總兵杜松等由渾河出撫順關（撫順所迤東二十里）是爲左翼中路軍。遼東總兵李如柏等由清河出鴉鶻關（當在今鳳皇城西北境）是爲右翼中路軍。開原總兵馬林等由開原合葉赫兵二萬出三岔口，是爲左翼北路軍。遼陽總兵劉綎等會朝鮮兵二萬出寬甸口（鳳皇城東北二百九十里）是爲右翼南路軍。約合趨興京。時明御史王象恆力言敵無釁可乘，出塞非策。而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嘉善日發紅旗趣進兵。以二月二十一日出師。太祖斂兵城中，戒嚴以待。三月朔，各路偵卒皆以敵兵告。太祖議以南北二路山險道遠，敵不能卽至，當先敗其中路軍。而杜松素勇敢輕敵，先期出撫順關，策馬絕渾河而南，軍多溺死。以三萬餘衆屯薩爾滸山（興京城西一百二十里）而自引兵二萬圍鐵背山上之界藩城。時太祖方發夫役運石築界藩，以騎兵四百衛之。及是城役萬五千及衛兵等據吉林厓（鐵背山迤南）以拒。太祖遣諸貝勒以二旗兵萬五千人援界藩，而親率六旗兵四萬五千攻薩爾滸大營。兩軍旣遇，日中交戰，忽晦冥，咫尺不相見。明兵列炬以戰。太祖縱兵從暗擊，明萬矢悉中，而明兵則從明擊，暗彈丸皆中柳林，旗兵無一傷者。時杜松方督軍仰攻吉林厓。

守厓騎兵率役夫自山馳下衝擊。而援界藩之二旗兵適至。夾攻明兵。杜松中矢陣歿。士卒死者無算。轉尸蔽渾河而下。於是左翼中路軍先敗。馬林率北路軍陣富勒哈山（鐵嶺縣東南百里）東北尙間厓之麓。環營濬濠。外列火器。內駐騎兵。而別軍之爲應援者。一軍據斐芬山。開原道潘宗顏督之。一軍屯斡璋鄂謨。游擊龔念遂督之。各距尙間厓數里。皆列大車持堅盾。太祖督諸貝勒移軍北進。與龔念遂軍遇。大敗其衆。念遂死之。乃進薄尙間厓。馬林軍內外相合。自西突至。太祖所部倉卒應戰。後先不相待。縱馬馳驟。人自爲戰。明軍力盡。死傷相屬。厓下河水爲之赤。馬林引殘卒走開原。而潘宗顏軍尙固守斐芬山。太祖乘勝突入。推其堅盾。一軍盡覆。葉赫兵於中途聞敗。報遁還。於是北路軍亦敗。是時劉綎軍已自南路深入。沿途焚柵寨。破防軍。殺駐防官額爾訥額赫。近逼興京。太祖聞警。急遣大臣扈爾漢。貝勒阿敏。先後引兵往禦。諸貝勒絡繹馳歸偵探。而太祖自督滿軍繼進。綎軍部勒嚴整。行止有法。礮車火器甚練。太祖患之。使降卒持杜松令箭往。詭言松軍已薄敵城。促之速進。綎以道狹。乃分軍爲四。而自率所部精銳爲前軍先入。至阿布達里岡。將登山列陣。而四貝勒（卽當時太宗之稱）已引

右翼兵先登。據高下擊。大貝勒代善。又引左翼兵出山西。冒杜松軍旗幟。被其衣甲。給入敵營。前軍遂潰。縱欲退。整後軍。而倉卒無所措。力戰以死。後軍相繼殲焉。諸貝勒既破。縱軍乃乘勝而南。迎擊康應乾所部步兵。及朝鮮兵。會大風驟發。明軍火器皆反擊。以是不支。應乾遁走。朝鮮都元帥姜功烈。以其餘卒降。於是南路軍又敗。楊鎬聞三路兵相繼覆沒。急檄召李如柏等還軍。如柏率右翼中路軍歸。是役也。明傾中國之力。盡徵宿將猛士。及朝鮮葉赫精銳。分道深入。號稱四十餘萬。而清太祖以四五萬衆。并力破其一路。五日之間。遂敗全軍。明與清之興亡。實肇於此。

開原鐵嶺之役

馬林既遁。保開原。旋於是年六月。爲滿軍所攻。林出守兵大半分陣四門外。而自督餘衆。登陴固拒。攻城兵乘虛掩上。降兵四潰。自馬林以下。內外守兵皆戰死。踰月。太祖遂進薄鐵嶺。城外各堡兵聞警。馳入守禦。力竭城潰。游擊喻成名等殉之。自開鐵既下。而葉赫以勢孤援絕。不能復支。以是年八月國亡。於是全遼岌岌。明廷震動。論者皆以楊鎬輕於一擲。虧損國威。交口議其得失。黃道周博物典彙。嘗引當時史家之說論其事。曰。『建州彈丸地。嚮資清（清河）撫（撫順）之糴。曾無廣屯厚儲。清撫既下。不爲守。知

非有遠志。我徵兵漸集。宜葺殘壘。時以輕騎擾彼耕牧。計可坐制。乃銳語出塞。早漏師期。深入重險。棄輜重以資之。敵勢始張。原海西密邇開鐵。爲我屬國。與建州及西部（按謂喀爾喀察哈爾喀喇沁等部）牙錯。勢能離其合。近歲拯北關以藩遼。稱制勝上策。而竟翦焉胥覆。爲開鐵續。誰職厲階。一蹶不振耶。以上據開國方略錄入此論以明季邊事之敗壞。爲四路之師之結果。其述當時形勢。固有足供吾人之參考者也。

楊鎬既敗。熊廷弼代爲遼東經略。專以固守不浪戰爲目的。時新敗之後。軍民四散。數百里無人迹。廷弼兼程冒雪。巡視扼塞。招流亡。繕守具。得兵十八萬。分布沿邊要地。令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更選精銳爲游徼兵。乘間迭出。以俟機會。然廷弼性剛。不能容物。會熹宗新立。朝臣忌廷弼者。交章劾其不戰。廷弼乞罷。政府以袁應泰代之。應泰長於吏事。然非將材也。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謂不急收之。且爲敵有。乃招降數萬。處諸遼瀋二城。議者多言收降太濫。恐中雜間諜。禍且不測。請徒諸他地。應泰不聽。而降人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多有通款滿洲者。

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三月。太祖進攻瀋陽。距城七里而軍。初。歐洲葡萄牙兵之至北京者。

見邊患方亟。自請助戰。以數寡不足用。乃盡獻其精銳巨礮。以備戰守。至是明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分守瀋陽。環城掘濠。塹數重。繞以牆柵。列巨礮其上。守具甚堅。世賢勇而無略。太祖遣偵騎挑戰。陽敗誘之。世賢逐北。途遇伏兵。乃退歸城下。而濠梁爲城中間諜所斷。欲入不得。身中十四矢。世功引兵救之。相繼戰死。城遂潰。而明兵之屯戍渾河以南者。聞警赴援。游擊周敦吉。都司秦邦屏。總兵陳策等。督四川兵渡河。陣其北。副將童仲揆（董仲貴）等。統浙兵陣河南。太祖遣右翼四旗襲擊川兵。屢却復前。卒殲其衆。遂渡河圍浙營數匝。營中火器交發。殺傷甚多。俄而火藥盡。仲揆等猶揮刃奮戰。各殺十餘人乃死。是役。明以萬餘人。敵數倍之衆。雖力屈而覆。實爲遼東用兵以來第一血戰。

遼陽之役

瀋陽已拔。太祖集諸貝勒大臣議曰。『今敵兵大敗。宜乘勢長驅。以取遼陽。』遂悉衆而南。時遼陽爲遼東首府。經略在焉。應泰聞警。乃決太子河。引水注濠。環以火器。而自督諸將出戰。太祖遣左翼四旗。及護軍精銳夾擊之。又令軍士囊土運石。塞城東水源。諸軍渡濠奮登。據其一隅。官民驚擾。有乘夜縋城而逃者。而城內守兵。猶列炬拒戰。達旦。

不息。應泰督戰城樓。見事不可為。從容佩劍印自縊死。巡按御史張銓被執。或勸之降。且以高爵相許。銓曰。『吾受朝廷深恩。若降順苟活。是遺臭後世也。汝國雖欲生我。在我惟知一死而已。』卒不屈自縊。其餘官吏將士殉節者尚十餘人。而居民皆啟扉迎降。於是遼河以東。堡塞營驛。及海蓋金復。諸衛大小七十餘城。俱下。太祖會貝勒諸臣議曰。『遼陽之地。為明與朝鮮蒙古接壤要區。宜即居之。』遂定議遷都。

第四章 遼西之戰爭

明廷聞遼瀋繼失。乃盡謫諸臣。前劾廷弼者。復詔起廷弼於家。而擢王化貞為廣寧巡撫。時廣寧屠卒僅千。化貞招集敗亡。得萬餘人。激厲士民。聯絡蒙古。人心稍定。乃建議分兵屯戍遼河西岸。及諸要害。迨廷弼入朝。請於廣寧厚集步騎。制敵全力。而於天津登萊各治舟師。分侵遼東半島沿岸。增設登萊巡撫。如天津制。而經略駐山海關。居中節制。名曰三方布置策。今括其大意。列表如左。

山海關……經略……節制三方……

(一) 廣寧……巡撫……統率陸軍

(二) 天津……巡撫

統率海軍

(三) 登萊……巡撫

廷弼既任經畧視事。以化貞分兵屯戍之議爲不可行。疏言『兵分則力弱。若一營不支。則諸營俱潰。故當悉聚大兵。固守廣寧。而遼河上流。但遣兵游徼。示敵不測而已。』化貞以所議不行。心憾廷弼。而經撫不和之事起。先是遼陽之失也。都司毛文龍引逃民渡海至皮島。(今海洋島)編島民爲兵。分布哨船。與登州相犄角。會鎮江堡。(鳳凰城東南百二十里)軍人有潛通文龍者。文龍引兵襲殺鎮江守將。報捷化貞。時廷弼方疏請遣使朝鮮。令連營鴨綠江上。助我聲勢。以實行三方布置之主義。而化貞遽以鎮江奇捷入告。化貞爲人剛愎。不習兵事。既與廷弼反對。則日夜思得倖勝。以相陵駕。妄意李永芳在敵中可爲內應。蒙古助兵可得四十萬。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而欲以安坐取全勝。兵部尙書張鳴鶴篤信其言。所請無不允。廷弼以部臣有意掣肘。頗不能平。由是與鳴鶴交惡。及化貞捷奏入。舉朝大喜。議令諸鎮海陸並進。相機規復。而趣廷弼出關。節制其間。廷弼貽書京師。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連絡之算。目爲奇功。乃奇禍耳。』舉朝皆不直之。陰黨化貞者益多。自八月至於十一月。化貞凡五出師。輒以無功引還。廷弼乞敕化貞慎重舉止。化貞上

廣寧之
降

言「願得六萬兵一舉蕩平。」是時大學士葉向高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議令化貞毋受廷弼節制。於是朝臣自閣部逮言官皆助化貞。其表同情於廷弼者數人而已。熹宗令羣臣議兩人去留。議未決。而太祖已督兵渡河圍西平堡。（廣寧縣境東距遼河二十里）守將羅一貫以城潰戰沒。時天啟二年正月。而天命七年二年六二也。於是化貞用游擊孫得功謀。盡發廣寧兵畀之。使偕祖大壽會別軍往援。至平陽橋堡。（廣寧城東南一百二十里）甫交戰。得功先奔。別軍亦潰。祖大壽走覺華島。（今菊花島在遼東灣西側）太祖方頓軍沙嶺。（廣寧東南一百五十里）不進。而得功陰爲內應。揚言敵已薄城。居人驚潰。化貞不知所爲。踉蹌西走。至大凌河。遇廷弼哭。廷弼哂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乃以所部五千人授之。使爲殿。盡焚積聚。護難民先後入關。得功以廣寧迎降。太祖整軍入。而化貞已走二日矣。遂進克義州。其餘城堡望風降者凡四十餘。乃留諸貝勒守廣寧。而盡遷遼西降人於河東。明政府遂逮化貞。兼罷廷弼。聽勸。獄具。二人並論死。

先是邵武知縣袁崇煥。以邊才被舉。破格擢兵部主事。及廣寧師潰。王在晉繼廷弼籌

孫承宗
袁崇煥

之布置

邊議專守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關，徧閱形勢，還言：『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議壯之，進擢僉事，使監軍關外。崇煥至，則經理軍事，安置游民，夜行荆棘猛獸間，諸將稱其勇。既而在晉議於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置兵四萬守之。崇煥以爲非策，議當守寧遠。政府不能決。大學士孫承宗請身往定之，竟是崇煥議。歸言在晉不足任，乞自往督師。承宗才不下廷弼，而器度過之。比之任，乃使崇煥築寧遠城，守關外地二百餘里。又修復城堡數十，練兵十餘萬，造甲仗無算，開屯田五千頃。而崇煥亦忠勤稱職，誓與寧遠共存亡。由是遠近歸赴，竟成巨鎮。至天命十年，五年六二承宗復命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幾恢復遼河以西舊地。

寧遠之役

太祖自攻破遼陽後，命於城東五里營新城，備宮闕之制，建爲東京。既而知瀋陽形勢尤要，復下遷都之議。言：『瀋陽形勝地，若有事明邊，則西渡遼河，路直且近。北伐蒙古，則二三日可入其境，南征朝鮮，則可由清河路以進。』於是就建新都。於天命十年，六一年二五三月遷焉。是爲盛京。比歲既有事建築，復值承宗在邊，無懈可擊。而毛文龍又數遣部將侵及鴨綠江沿岸及長白山左右，以相牽制。故終承宗督師之日，明邊未嘗被

兵承宗功既高。內爲閹黨所忌。日夜相排擠。竟於是年十月去之。而代以高第。第素恇怯。以關外爲不可守。乃盡撤要害諸城守具。及將士入關。委粟十餘萬石。死亡載道。並欲撤寧遠前屯（前屯衛城在寧遠城西南百二十里）二城。袁崇煥方爲寧前道。誓死不去。太祖察形勢既變。以天命十一年一六二六年大舉渡遼。抵寧遠。繞出城西南。橫截山海關通路而軍。崇煥偕大將滿桂等刺血誓師。堅壁清野以俟。詰城中間諜。又檄關上守將。『寧遠將士有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翌日。滿軍進攻。戴盾穴城。矢石雨下不退。崇煥令閩兵發西洋巨礮。一發傷數百人。再攻再却。圍遂解。清太祖自二十五歲用兵。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獨於寧遠一城。卒不能下。不懌者累日。時明關外軍餉。皆以海運。積覺華島。太祖乃遣兵襲之。悉焚其舟車糧草而還。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不救。明廷聞之。削第麒職。以王之臣趙率教代之。而擢崇煥巡撫寧遠。是年八月。太祖崩。第八子皇太極嗣位。是謂太宗文皇帝。以明年爲天聰元年。

寧遠圍解。崇煥意漸驕。疏請移滿桂於他鎮。而王之臣持不可。以是有隙。朝廷慮其債事。乃移之臣督關內。而以關外專任崇煥。自錦州大小凌河諸城。守具既撤。寧遠無外

和議之
相左

障。崇煥數欲乘間修復。以備持久。及聞滿洲遭喪。因欲藉外交政策。爲緩兵之計。且欲利用宗教勢力。爲和議之介紹。於是遣使偕刺麻僧一人致弔。微示修好之意。因以覘虛實。是時太宗方將用兵朝鮮。亦欲藉和議羈縻中國。得專力南下。自是使命往復。各主張己國之權利。互相要求。以爲議和之條件。今據當時兩國外交文書。條其大要如左。

(甲)滿洲所要求者

(一) 償金及歲幣。明廷當以金十萬兩。銀百萬兩。段百萬匹。布千萬匹。爲修好之禮。既和之後。明每歲當納金一萬兩。銀十萬兩。段十萬匹。布三十萬匹。而滿廷亦願以東珠貂皮人葠若干相報。

(二) 分定國界。山海關以內歸明。遼河以東歸滿。凡遼西地方所有城堡。明人不得加以修葺。

(三) 修正國書格式。凡兩國通問書式。明皇帝不得與天並列。而明諸臣亦不得

與滿主尊號並列。各當遞降一格。

(乙) 崇煥所要求者

(一) 遼東之還付。滿廷當將已經占領之遼東地方及所俘獲之官民男婦等酌

議還付。

(二) 朝鮮之撤兵。滿廷當撤回征伐朝鮮之兵，並約以後不再用兵該國。

寧錦之
攻守

時明已召王之臣還朝，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及和議聞，朝旨以爲非計，數相戒諭。崇煥雖持之甚堅，而兩國意見相左，不得要領，乃汲汲修諸城守備。而滿洲南下之師，所至大捷，朝鮮舉國乞降，以天聰元年四月凱旋。自是形勢又一變，和議遂破。五月乃大舉攻遼西。時大凌河城工未畢，總兵趙率教守錦州，滿軍圍之不克，乃移薄寧遠軍城北。崇煥令諸將背城據濠，列車營火器以拒。滿軍佯退以誘之，明兵堅壘不動。於是攻城既不下，野戰又不克，復回攻錦州。濠廣不得進，士卒死傷甚多，乃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而魏忠賢乃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罷歸。以王之臣代之，復議撤錦州，專守寧遠。

毛文龍
之伏誅

未幾，熹宗崩，忠賢伏誅。廷臣爭請召崇煥。明年，崇煥復起視師，上言『恢復之策，守爲

太宗之
反間計

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且言『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當是時。毛文龍以總兵設鎮皮島。自天命以來。數侵擾遼東。爲滿廷患。然短於將略。戰輒不利。歲糜餉無算。前後章奏。多虛張失實。又桀驁自用。部下健卒。不下二萬餘。崇煥恐其跋扈難制。甫受事。卽欲誅之。天聰三年六月。乃伏甲。邀文龍校射。比其至。遽命去冠帶。就繫縛。數以斬罪十二。遂誅文龍。明廷方倚崇煥。得報亦不之罪。文龍旣死。烏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遂有叛去者。而崇煥亦卒以是見疑於朝廷。時太宗以遼西有備。憎崇煥殊甚。乃議取道蒙古。拊直隸之背。是年冬。遂連合喀喇沁等部。使爲嚮導。由喜峯口毀邊牆入。圍遵化。巡撫王元雅以下。憑城拒守。城破皆死之。趙率教聞變入援。亦戰歿。思宗命薊遼總督劉策控石門。防滿軍西軼。而滿軍已趨薊州。遂越三河。略順義。進薄京師。與總兵滿桂。相拒於德勝門外。城上發礮助戰。誤傷桂軍。桂亦負傷。入城休戰。滿軍移屯南苑。會崇煥自山海關兼程入援。督諸路勤王軍。營廣渠門外。太宗用反間計。謂與崇煥有密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時都人旣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而朝士亦以其前主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思

宗前聞崇煥擅殺大將。疑其有異志。及是謗言日至。卽召崇煥入城。下之獄。

崇煥既罷。明廷特設文武兩經畧。以尙書梁廷棟及滿桂爲之。屯西直安定二門。而命

大學士孫承宗移鎮山海關。已而太宗分兵下固安良鄉。復回軍至蘆溝橋。破副總兵

申甫車營。進次永定門。滿桂督諸軍迎戰。以衆寡不敵。戰死。京師大震。時諸將爭請攻

城。太宗以爲京中虛實。尙未深悉。攻之恐不下。下之亦不易守。乃託言天命未至。移軍

越通州而東。是時庶吉士劉之綸。以知兵名。製木爲西洋大小礮。及新式戰車。皆輕捷

便用。遂超擢侍郎。率所募敢死士。屯遵化城外。天聰四年。一六三正月。滿軍旣取永平。

以三萬騎回擊之。綸發礮。頗有所擊傷。再發則礮裂。軍亂。之綸誓死不退。軍復奮

鬪。互十二小時。全軍盡沒。之綸身被兩矢。亦死。滿軍遂拔遷安灤州。皆留兵守之。尋分

兵向山海關。副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寧。昌黎。皆堅守不下。復遣書議和。取道冷口

關而歸。當是時。明總兵馬世龍。統諸路援師二十萬。躡滿軍後。而孫承宗督祖大壽等

守山海關。東西相應。援乘滿軍之歸。以五月規復灤州。貝勒阿敏。方擁重兵屯永平。見

明軍勢盛。先後召遷安及遵化守將。棄城偕遁。明軍追擊之。襲殺甚衆。於是關內四城

皆復。

長山之役

五年。一六三一年太宗以明軍制勝之道。在利用火器。思有以抵制之。乃招徠明工匠。製造

紅夷大礮。而令降將演習之。至八月。遂用以攻大凌河。時承宗既恢復關內。更理關外

舊疆。議并力先築大凌河城。而巡撫邱禾嘉不用命。同時兼築他城。大凌工築甫半。而

滿軍驟至。圍之數周。禾嘉自寧遠馳入錦州。與總兵吳襄、宋偉等合軍。逾小凌河赴援。

太宗分軍迎戰。見其列陣嚴整。引還伺之。明兵夜趨大凌河。陣長山口。（在錦州府城

東南峯巒連亘四山錯列因名）距城十五里。太宗督兵二萬進擊。宋偉等堅陣不動。

乃率兩翼騎兵突陣。營中火器震天。右翼兵冒彈丸先進。偉奮力督戰不退。而別軍之

屯吳襄營東者。亦發大礮火箭攻之。時黑雲起。風從西來。襄縱火相逼。忽大雨反風。襄

以營燬先走。宋偉督戰至晡。以力盡引退。爲伏兵所截。失士卒無算。於是祖大壽堅守

大凌河不出。至十月。城中援盡糧絕。殺人馬以食。商民三萬。僅存三分之一。太宗令聲

礮揚塵。詭爲援兵誘之。大壽出城。敗還。旣而錦州援兵四萬果至。城中聞礮。疑不敢出

夾擊。大壽不得已。竟以城降。言妻子在錦州。請往爲內應。太宗縱之還。而毀大凌河城。

班師。長山之敗。廷臣追咎築城非計。交章論禾嘉兼及承宗。承宗引疾歸。禾嘉亦罷。明自用兵以來。督師者如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輩。皆以蓋世之才。能稱其職。而諸將委身許國。效死不屈者。亦前後相望。顧奄豎宵小。陰相排擠。文墨議論之徒。從而撓之。故邊事日壞。而戰無倖勝也。方廷弼初罷。嘗言『朝堂議論。全不知兵。敵稍緩則闕然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責戰矣。』及崇煥再出。亦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而承宗之言。尤爲痛切。其奏議有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旣而廷弼寃死。傳首九邊。崇煥以讒間。竟罹極刑。至是日。并承宗去之。當時北京政府及言路之腐敗。可知已矣。』

是時滿洲疆域。雖西跨遼河。奄有遼東半島。然旅順及沿岸羣島。尙爲明諸將所守。毛文龍旣誅。其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走入登州。當大凌河之告急也。登萊巡撫孫元化。

遣有德等赴援。中道糧絕。士卒鼓譟。劫有德反。有德乃還據登州。尋爲滿軍所困。偕仲明等突圍航海至旅順。總兵黃龍邀擊之。擒斬數人。有德仲明走降滿廷。天聰七年六一。
年三三乃導諸貝勒大臣督步騎萬餘攻擊旅順。龍數戰皆敗。竟以械盡自殺。廣鹿島（光祿島）副將尙可喜故與龍相犄角。及旅順不守亦降。自是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明廷亦不復置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已。及滿軍再克朝鮮皮島勢益孤。有德等夾攻之。守島總兵沈世奎戰死。皮島亦平。

腹地之
深入

先是內蒙古諸部。既次第附滿廷。獨察哈爾歲受明幣百餘萬。數侵掠他部。爲滿洲敵。太宗累歲用兵遼西。而寧錦諸城守禦甚嚴。旦夕不能下。遂以天聰六年一六三二移軍攻察哈爾部。部長林丹汗悉衆西遁。自是滿軍得自由出入長城諸口。往來直隸山西間。勢力及於黃河沿岸。及天聰九年一六三三。貝勒多爾袞等收察哈爾部落。得元人所遺之中國傳國璽。乃以明年爲崇德元年。改國號曰大清。羣臣恭上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獨朝鮮不樂推戴。且有違言。太宗將親攻之。而又恐明兵之議其後。乃以是秋命郡王阿濟格等分道入邊。會於延慶州。連下畿內州縣。凡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

人畜十有八萬。明督師兵部尙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日服大黃藥求死。清軍從容出冷口凱旋。於是專力逼朝鮮。朝鮮王始決意絕明。受清朝冊封。時崇德二年^{一六三三年}也。三年^{一六三八年}八月。乃命睿親王多爾袞等率左翼軍。貝勒岳托等率右翼軍。分道伐明。於是右翼軍入牆子嶺。左翼軍入青山口。至通州合軍。是時明廷議論。兵部尙書楊嗣昌、總監中官高起潛主和。督師盧象昇主戰。相持不下。會清軍分三路深入。一由涑水趨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遣諸將分道出禦。大戰於慶都。猶未敗。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象昇又爲嗣昌所扼。兵單餉缺。將士苦饑。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感泣。旋進至鉅鹿。起潛擁重兵相去五十里。不救。象昇督殘卒五千。血戰兩日。礮盡矢窮。猶手格數十人乃死。清軍游弋畿輔。破城四十有八。四年^{一六三九年}正月。遂自東昌渡運河。直趨濟南。時山東衆兵皆屯德州。濟南無備。德王由樞以城潰被執。二月。清軍還至天津。值運河水漲。輜重綿亙難渡。而明諸將相顧束手。無敢襲擊者。數日清軍始畢渡北還。挾德王至盛京。太宗卽脅其上書北京請和。明廷

置不報。方多爾袞等之入邊也。太宗亦親攻關外諸城以牽制之。是年正月。乃督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等。各攜大礮圍攻松山。副將金國鳳死守不下。有德等復請穴地攻之。竟以無功解圍。遂分兵往略錦州寧遠。擾其耕穫。

松山及
錦州之
降

自天聰三年以來。清軍連年入塞。而所破州縣皆不能守。則以山海關重兵阻隔東西通路之故。太宗知山海關不下。不能爭中原。而寧錦諸城不破。不能得山海關。故於崇德五年。一六四既命親王大臣更番出師。分擾松杏寧錦間。而相持曠歲。未有成功。及明年。當鄭親王濟爾哈朗更番往代之期。乃申諭軍士。期以必克。先是祖大壽歸自大凌河。復背約。督兵任錦州城守。而用蒙古兵分守外城。及清軍進攻。蒙古兵懼而約降。與內兵格鬪。外城遂潰。於是薊遼總督洪承疇。遼東巡撫邱民仰。率曹變蛟王廷臣吳三桂以下總兵八員。軍十三萬。集寧遠。大壽遣卒自錦州逸出傳語。『以車營逼敵。毋輕戰。』承疇等方持重未發。而朝議以師老財匱。遣職方郎中張若麒。就行營計議。若麒至。則密請降旨趣戰。承疇乃屯輜重塔山（錦州城西南六十里）杏山間。而以兵六萬先進。諸軍繼之。陣松山城北之乳峯。距錦州五六里。太宗得報。統軍赴援。環松山而

軍且遣別軍奪其塔山之積聚。明軍糧竭，士無鬪志。三桂等六總兵先後引退，將越杏山走寧遠，而伏兵沿途邀擊，軍士蹈海死者不可勝計。變蛟廷臣亦斂兵入松山，與承疇民仰困守。至明年一年六四二月，松山被圍已半年，城中食盡，副將夏承德密遣質子出城約降。清軍如期攻之，城遂拔。承疇被擒，民仰變蛟廷臣皆死之。時錦州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以城降。杏山塔山亦下。於是關外重鎮自寧遠以外無有存焉者矣。承疇被俘至盛京，太宗遣漢軍范文程覘之，承疇初謾罵，既而數數拂拭衣塵。文程歸報曰：『承疇不死矣，一衣猶愛惜若此，況其身耶！』後以術誘之竟降。時敗報達北京，或傳承疇已死，思宗驚悼甚，設壇都城賜祭十六次，且將親奠，已而聞其降，乃止。

和議不成之故

明自萬曆時歲徵遼餉六百六十萬，崇禎中復加剿餉二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二十萬，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於是民不堪命，羣起爲盜，或百萬，或數十萬，所在暴動，稱爲流寇。北京輿論於流寇或有主撫者，而於清廷則始終不肯言和。袁崇煥旣以議和罹間死，及清軍追逐察哈爾汗道經山西時，大同巡撫沈榮亦以私締和約被逮。太宗

雖數遣璽書請罷兵。而皆爲有司所格。不得上達。及是兵部尙書陳新甲。屢以國力困敝爲言。思宗亦知不敵。密以和議委之。新甲乃遣使持書至盛京。議款。得清廷答書而還。其事甚祕。外廷不得聞。已而語洩。言路譁然。新甲竟以此得罪。和議遂絕。而降人仕清廷者。如祖可法輩。亦以爲和成則中國得陰修戰備。而八旗勁旅。反習逸忘勞。非計之得者。時三桂猶拒守寧遠。邊防未撤。可法因獻攻心扼吭之策。謂入塞絕運河糧道。則北京立困。先取山海關。則關外諸城唾手可得。是年十月。太宗復遣兩翼軍毀長城而入。遂自薊州分道南下。畿南山東列城不守者。凡八十有八。清軍直抵兗州。八年四三二月。自山東還至近畿。車駝互三百餘里。時勤王兵皆集通州。督師大學士周延儒斂兵不戰。而日騰章報捷。及清軍至懷柔縣境。薊遼總督趙光抃始會諸軍邀戰於縣北之螺山。旋亦潰走。是時關內外千里之間。有總督四。巡撫六。總兵八。又有監督。太監。握重兵相牽制。故事權不一。戰守無所施。而流寇且復長驅犯闕。促明之亡。是年八月。太宗崩。第九子福臨卽位。是謂世祖。章皇帝。尙冲齡。方議戰守。適吳三桂以乞師爲名。啓關迎降。而後外合內應之勢成。入主中原之機熟矣。

太宗之世頗留意於內治。官制改革亦有進步焉。先是太祖創制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固山額真）一。佐管大臣（梅勒額真）各二。又設理政大臣五。札爾固齊十。往往卽以總管或佐管等兼之。不皆分授。及天命十一年。太宗卽位。乃集諸貝勒定議。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各一。是爲八大臣。凡議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師行獵。各領本旗兵行。一切事務。皆聽稽察。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此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不令出征。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天聰五年。始仿明制。設六部。每部以一貝勒主之。（今管部）各有承政（今尙書）參政（今侍郎）啟心郎（繙譯員）等官。以滿洲蒙古漢人兼授。崇德元年。設都察院。三年。設理藩院。專治蒙古諸部事。兩院官制。並與六部同。是爲八衙門。政府之組織。漸以完備。太宗又留意文學。樂聞古今得失。初。滿洲未有文字。凡文移記載。必譯成蒙古文讀之。太祖時。始命儒臣額爾德尼。噶蓋等。假蒙古字製十二字頭。編寫國語。頒行通用。滿文之傳布自此始。天聰三年。太宗乃命達海等。繙譯漢籍。記注政事。設文館。以董理之。又欲振興文教。於諸儒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優獎之。凡得士二百人。其後連年與中國

用兵益知文學教育之必要。自謂『我與明戰，明兵屢敗，勢同枯朽，然我常有懼心，以彼雖不長於騎射，而戰陣時曉習法律故也。』及大凌河之役，又言『今年明築大凌河城，我兵困之，經四越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此由讀書明理，爲國盡忠故也。』於是令貝勒大臣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就學讀書。天聰十年，更定文館爲內三院：（一）國史院，主編纂歷史，擬撰表章；（二）祕書院，主擬撰外交文書及勅諭之屬；（三）宏文院，主注釋古今政事得失，進講御前。每院各設大學士一人。蓋當時以與明代戰爭之故，交通繁數，故政教文物，亦頗由中國輸入云。

第五章 朝鮮及內蒙古之附屬

朝鮮自太祖李成桂建國

洪武一三九二年

以來，世受中國冊封，隱爲我保護國。及萬歷

天聰以前
滿洲與朝鮮
之交涉

二十年，當朝鮮宣祖李昞時，日本豐臣秀吉擅國，遣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等，引兵伐之，陷其京城。宣祖奔義州。旣而明軍出援，與日本軍相持。事互七年始定。朝鮮僅得保其社稷。故深德中國。及清朝天命初，楊鎬舉四路之師，約攻興京。時朝鮮光海君暉在位。

亦遣其將姜功烈等引兵二萬會南路軍深入戰敗功烈以殘衆五千降太祖歸其部將十餘遺書光海君令自審去就光海君不報其後滿軍攻五爾喀部朝鮮兵復出境拒戰及太祖崩亦不遣使弔問會朝鮮叛人有韓潤鄭梅者亡命入滿洲請爲嚮導攻其祖國於是太宗決議伐朝鮮時天聰元年而朝鮮仁祖倅卽位之三年也

正月滿大貝勒阿敏等率師渡鴨綠江進克義州時皮島總兵毛文龍屯守鐵山（義州南）阿敏等分兵擊之文龍遁還島中於是進攻定州及郭山城殲其軍民遂渡清川江克安州進師平壤城中官民悉遁滿軍旣渡大同江駐中和乃遣使致書數以七罪令遣大臣引咎請和期留軍五日待之及二月滿軍進克黃州舉國震恐仁祖已自京城攜妻子遁江華島都人悉潰滿軍長驅南下至瑞興遇朝鮮謝罪大使挾之入見使者具述國王轉徙城中貧匱狀乞休兵定議滿軍乃進駐平山而遣副將劉興祚等航海至江華島議和仁祖遣其弟覺偕興祚詣平山獻布帛皮幣各若干自是往返協議以三月和成約爲兄弟之國當朝鮮之求和也諸貝勒皆以爲大兵不可久出且俘獲已多於願良足宜卽許其請而阿敏向聞朝鮮國都城郭宮室之壯麗不欲旋師於

是貝勒濟爾哈朗及岳托等密背阿敏先與朝鮮盟事成乃告之阿敏謂己不預盟仍縱兵四掠會太宗馳使申戒乃分兵三千戍義州振旅而還是秋復允朝鮮之請撤義州戍兵定議春秋輸歲幣互市鴨綠江畔。

朝鮮之
敗盟

毛文龍既誅諸島無主天聰五年太宗將乘虛攻諸島徵舟師於朝鮮仁祖謝曰『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自是朝鮮漸思背約及孔有德等以舟師自登州來降復遣使徵糧亦不與反加築京畿黃海平安三道諸城又欲坐滿洲使臣於朝鮮大臣之下感情日惡先是兩國璽書往復相稱曰貴國各自稱曰敵國曰不穀蓋猶用鄰國通聘之禮及滿軍取察哈爾得傳國璽內外諸王貝勒議上尊號太宗以朝鮮兄弟之國當與共議乃遣使諮之朝鮮諸臣爭言不可且以兵劫使臣使臣奪門馳還仁祖傳諭邊臣戒嚴陰備決絕已而滿廷改元朝鮮使臣入賀不拜賜書令送質子復不報時清廷已臣蒙古破明軍無內顧憂遂以崇德元年十一月定親攻之議馳檄朝鮮上下數其敗盟之罪。

親攻朝
鮮之役

十二月蒙古諸部各以兵來會乃留鄭親王濟爾哈朗居守復分兵屯遼河及海口以

備明兵之援襲。部署略定。遂命睿親王多爾袞等統左翼自寬甸入長山口。命豫親王多鐸統先鋒徑擣其國都。而太宗躬自督軍續發。時臨津江以晴暖未冰。及清軍至。江冰驟堅。六師畢濟。豫親王前隊馬塔福等以三百騎潛襲京城。敗其精兵數千。仁祖急遣使迎勞。徙妻子江華。而自率親兵渡漢江。保南漢山。馬塔福整軍入京城。而多鐸亦自平壤踵至。乃合軍渡江圍南漢山。凡三破其外援。再敗其守兵。明年正月。太宗親率全軍駐京城南二十里漢江北岸。仁祖數上書自陳窮蹙。有乞降意。太宗降旨切責。令出城親覲。并縛獻主張敗盟之人。先是仁祖遣使告急於明。且檄國中諸道勤王。欲固守以待外援。時明廷方苦流寇。不暇問藩屬。登萊總兵陳洪範以舟師出海。阻風不得渡。而國中東南諸道援兵相繼奔潰。西北援兵逗留不前。滿軍四出略地。勢如摧枯。及是。仁祖得太宗手書。猶豫未決。會左翼軍亦所向無敵。自昌城越寧邊來會。太宗卽令多爾袞督造小舟。進擊江華島。敗其烏槍兵千餘。遂入島城。獲王妃王子及宗室大臣家口。皆幽諸別室。太宗復以書諭仁祖。言江華島已克。室家無恙。可速遵前旨出城來見。仁祖不得已。乃一一如命。俯伏請罪。且獻明室所給敕印。以二子爲質。約「歲時貢

獻表賀。一如明制。有征伐則調兵扈從。并量獻犒師之物。毋擅築城垣。毋擅收逃人。』約成。乃還其君臣家屬於王京。斂兵而歸。自是至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以前。朝鮮爲中國屬國。歷二百餘年不變。

明中葉以後蒙古大勢

自朝鮮服。而後遼東沿海。無牽制之憂。自內蒙古平。而後長城以北。無道梗之患。二者皆於清朝及明室之興廢。有重要之關繫。明中葉以來。蒙古部落大別爲三。自瀚海以北。今外蒙古一帶地。爲漠北蒙古。亦謂之喀爾喀。喀爾喀東南。今內蒙古極東隅。爲科爾沁。科爾沁西南。今內蒙古及直隸山西邊外地。爲漠南蒙古。漠南蒙古部落不一。而以察哈爾（翻漢兒）爲大宗。終明之世。喀爾喀爲瀚海所隔。與中國交涉甚稀。其餘諸部。則或聯結扈倫。東擾滿洲。或出沒塞上。南侵中國本部。此興彼仆。轉徙無常。及滿洲既併鄰近諸國。奄有遼河流域。乃首臣科爾沁。繼平察哈爾。於是內蒙古東西部落。盡隸圖籍。世爲外藩。今略述諸部源流。及其歸附之次第。如下。

科爾沁之起源及其對峙

明初。蒙古境內。分韃靼瓦剌二部。東西對峙。永樂時。韃靼大臣有阿魯台者。裔出成吉思汗弟哈薩爾。擁衆擅國。權力出可汗之上。旣而爲瓦剌部所殺。其部衆竄居嫩江流

漢南蒙
古之起
源及察
哈爾之
滅亡

域建科爾沁部。疆域北界黑龍江。南抵盛京邊牆。其後部族繁衍。有分居各地者。若札賚特。若杜爾伯特。若郭爾羅斯。皆其支裔也。科爾沁既雄視東方。逼處遼瀋。不利滿洲之興。遂以萬歷二十一年。與葉赫哈達等九部。合軍攻興京。爲太祖所敗。其後太祖攻烏拉部。復破其來援之衆。自是科爾沁頗畏滿洲兵力。數遣使修好。惟察哈爾林丹汗。士馬強盛。橫行漠南。破喀喇沁。滅土默特。東西馳逐。所至掠奪。諸部力不能敵。其北走者。渡瀚海。依喀爾喀。其東走者。則依科爾沁。林丹汗既怒科爾沁之與滿洲通。又惡其爲漠南諸部逋逃藪。於是悉衆攻之。其酋奧巴不能敵。遂率其昆弟投附滿廷。事在天命九年。及崇德改元。科爾沁率漠南諸部。合詞上尊號。禮成冊功。詔設札薩克（旗長）五人。賜親王郡王鎮國公等爵。自後清朝有大征伐。科爾沁未嘗不以兵從。世爲帝室懿親。休戚相共。故科爾沁諸王歲俸。居內蒙古二十四部之上。

蒙古之有漠南漠北之分也。自元順帝七世孫達延（大元）可汗

成化六年至嘉靖二十四年

四三年時始。先是順帝既北歸。其子孫仍撫有蒙古舊部。居喀喇和林。（今西庫倫

附近）尋稱韃靼可汗。然世有內亂。篡弒相尋。部衆離散。所在割據。及達延立。復統一

之。以地廣難治，乃舉瀚海以南之領土，分封諸子圖魯、巴爾蘇、阿爾楚、鄂爾齊，而獨留其季子格埒森札賚爾居漠北。達延年八十乃卒，長子圖魯已先死，孫博迪（卜赤）嗣爲可汗，專轄漠南蒙古東半。以其近長城故，稱爲察哈爾。察哈爾者，近接之義也。而圖魯之後，又別爲浩齊特、蘇尼特、烏珠穆沁、敖漢、奈曼諸部。巴爾蘇之後，別爲鄂爾多斯、土默特二部。阿爾楚之後，爲札嚕特、巴林二部。鄂爾齊之後，爲克什克騰部。而察哈爾獨爲諸部長。自博迪四傳至林丹，稱胡土克圖可汗（虎墩兔）。當天命四年，林丹汗致書太祖，自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斯汗』，而稱太祖曰『水濱三萬衆滿洲國主』。語多驕慢。會土默特部有宗族繼承之爭，曠歲無主，盜賊並起。林丹汗乘機略奪其土地，勢益張。馮陵諸部於是敖漢、奈曼、札嚕特、喀喇沁等先後遣使至滿廷通款，乞發兵救護。而明方困守遼西，欲利用察哈爾抵制滿洲，乃歲輸巨帑，使攻遼東。天聰初，太宗數遣師襲其邊境，俘獲無算。以遼西事急，未能犁其庭。然林丹汗漸以部衆解體，威稜日衰。至六年四月，太宗乃自領軍會漠南諸部之歸附者，進攻察哈爾。時遼河漲溢，清軍晝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

而所部皆不爲用，乃徙其人畜十餘萬，自歸化城渡黃河西奔，沿途離散其什七八。清軍至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而還。八年，林丹汗病痘，死於青海附近。其子額哲復以翌年爲多爾袞西征師所迫，欲依鄂爾多斯，而鄂爾多斯攘其部衆千戶來獻。於是額哲率餘衆奉傳國璽降。太宗以額哲爲元室嫡裔，封爲親王。內蒙古大部悉平。額哲再傳至布爾尼，以康熙十四年謀叛，爲清軍所誅。乃收其故地隸諸內務府及太僕寺，徙其部衆於宣化大同邊外，而轄以都統等官，號曰內屬游牧部，不得與他蒙古比。

第六章 清朝之定鼎及明室之偏安

當太宗之崩也，禮親王代善會諸王貝勒以下，定議奉世祖卽位，而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攝理國政。先是清軍已拔錦州，得遼西大部。明總兵吳三桂率兵民五十萬駐防於寧遠。是年九月，鄭親王復發礮兵，越寧遠攻克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諸城，山海關守禦益危。明年順治改元，卽崇禎十七年甲申也。一六四四年三月初，明以流寇內逼，廷議盡撤關外城守，而召三桂統邊兵入衛。三桂悉衆而西，行至豐潤，聞李自成已陷京師，帝后殉國，乃猶豫不進，還次灤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已答

書許降。已而聞其愛妾陳沅爲寇軍所掠。以獻劉宗敏。大憤。遽易編素。稱先帝恩德。以復仇討賊之旨。公布軍中。遂疾歸山海關。部署軍事。自成遣將發兵追之。越灤州而東。三桂迴軍擊破其衆。自成乃親將部衆十餘萬。東攻山海關。而遣別軍出撫寧東北境。長城繞至關外夾擊之。三桂大懼。奉書清朝乞降。請合軍而西。

流寇之
敗走

時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方以大將軍督師。略地關外。得三桂書。乃偕洪承疇等。疾馳至沙河。距關僅十里。通路已爲寇軍攻關外者所梗。三桂發大礮。關路自率輕騎突出。謁攝政王。卽軍中易服設誓。固請入關討賊。承疇以爲寇衆東出。京師空虛。議請清軍毋遽入關。而西北繞入居庸。襲據京師。俟其回援。可一戰擒之。而三桂以關門禍急。堅持不可。時流寇當百戰之後。慄悍無匹。攝政王慮不可輕敵。乃命三桂軍爲先驅。嘗賊而自蓄精銳以待。自成悉衆列陣關內。橫及海岸。三桂引軍先進。戰酣。會風發塵起。兩軍不相辨。清軍乘勢突出。衝賊中堅。所向辟易。俄塵開。賊見甲而編髮者。驚曰。『滿洲兵也。』則皆潰走。自成奔永平。攝政王卽下令使關內外兵民薙髮。進三桂爵爲平西王。而使率步騎二萬前驅追自成。自成自永平遣使詣三桂軍議和。三桂不答。乃入京師。

立弘光之

屠其家。焚宮殿。載輜重西遁。攝政王以五月朔入都。改葬崇禎帝后。令臣民服喪三日。京師東北諸府皆降。

方流寇之北犯也。明福王由崧（思宗之從兄）潞王常澆（思宗之從父）俱以避難至淮安。及思宗殉國。太子陷寇中。南京諸大臣議立君。福王於倫序當立。而以淫昏聞。潞王賢明可任大事。而世系較疏。於是立親立賢之問題起。兵部侍郎呂大器以下主立賢。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庸闇。結黨主立親。兩黨互爭。各取決於兵部尙書史可法。可法心善立賢議。而立親黨以握兵柄故。頗占優勢。可法不得已。卒定議迎立福王。改元弘光。士英遂以擁戴功入閣。而出可法於江北督師。於是廷議分江北爲四鎮。以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而諸將爭欲駐揚州。各縱兵相仇殺。可法務以公誠之意。調停其間。移傑鎮瓜洲。而置得功於儀徵。四鎮雖稍稍受命。然卒不相協。且南京政府黨爭亦日劇。自可法出。士英輩益無忌憚。務進私人。圖報復。凡崇禎朝闖黨名掛逆案者。皆陰結士英希復出。士英乃排羣議。奏起逆案

巨魁阮大鍼。於是正人如張愼言、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等先後引去。一時政府無善類。賄賂公行。秕政交作。江左偏安之局。不俟識者而知其不能久矣。

李自成
之竄死

攝政王既定京師。奏捷盛京。頒示朝鮮、蒙古。時京、東京、北諸府雖降。而保定、大名、真定、間、潰兵羣起。自成自山西入陝。山東諸州縣聞之。亦爭殺其僞官。據城自保。乃以六月遣肅親王豪格往定山東、河南。遣都統葉臣等往定山西。各分扼要地。俟秋高進軍。徐圖滅寇。至九月。世祖定遷都之議。十月朔。至自盛京。祭告天地社稷。建立太廟。用大學士范文程言。盡除明季弊政。令文臣衣冠。暫從明制。近畿略定。因議先剿自成。次規江南。乃以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偕吳三桂尙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陝西之背。又以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期於西安相會。是冬。畿南、山西、山東諸省先後平定。豫王以十二月渡孟津。收沿河堡寨。進至陝州。自成遣其將劉宗敏據潼關拒守。順治二年一六年正月。清軍抵關。自成逆戰不利。而英王及三桂西北之師。已自保德州編筏渡河。入綏德。連下延安、鄜州。逼西安之背。自成前後受敵。棄關還西安。焚宮室。東南自藍田出武關。走湖廣。比清

軍破潼關入西安則自成已走五日矣。清廷以陝西底定乃命豫王移師取江南而以追剿流寇事專任英王及三桂。時寇衆尙三十餘萬揚言欲取南京。清軍水陸追躡凡七破其衆於長江流域間。閏六月自城南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率二十餘騎掠食山中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或言自成陷泥淖中村民聚擊之鋤碎其首至糜爛不可辨云。自成既死其殘衆二十萬悉降於明湖廣總督何騰蛟。

南朝危局既如上文所述而史可法獨提兵往來江淮間身當南北之衝聯絡諸鎮力圖興復。先是多爾袞聞福王卽位卽移書可法責以屈服謂『春秋之法有賊不討則新君不得書卽位』且諷以形勢謂『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可法報書亦歷引漢（光武昭烈）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中興故事以見福王非自立且謂『貴國驅亂除逆兵以義動若規此幅員爲德不卒則以義始而以利終將爲賊人所竊笑』（兩書具載通鑑輯覽）既而清軍已定山東乃分兵取海州宿遷連下江北州縣會可法方進師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及清軍至可法馳疏告急而馬士英乃談笑以爲誑已諸將亦擁兵觀望。

無敢任衝要者。當是時，明諸鎮之師，惟左良玉及高傑所部最強。良玉與何騰蛟等鎮守湖廣，而高傑爲可法忠義所感動，頗奉約束。因進次徐州，沿河（當時黃河自開封東南流經徐州淮安等境入海與今河道不同）築垣，專力備禦。且遣使通好於睢州總兵許定國，聯絡河南。定國旋投降清朝，送二子渡河爲質。傑微聞其計，親往覘之，爲定國所殺。部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可法聞變流涕曰：『中原不可爲矣。』遂馳至徐州，招撫其衆十餘萬，移諸揚州。而清豫王南征之師，以順治二年三月自陝西分道而東，會於歸德。所過州縣，皆望風迎降。遂進薄泗州，乘夜渡淮。可法方將移軍援泗，會左良玉以馬士英裁其軍餉故，傳檄遠近，以清君側爲名，列舟自漢口而下。南京戒嚴，詔趣可法入援。比可法渡江至燕子磯，則良玉已病死九江。其部衆爲黃得功勤王軍所敗，乃復奉命折回。而清兵已破盱眙，警報日至。可法檄各鎮兵會援揚州，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桃源縣西白洋鎮趨赴。清兵越六合進攻，去揚州二十里而營。肇基請背城一戰。可法謂野戰不如憑城，乃分陣拒守。互七晝夜，城卒破。可法被執，大呼曰：『吾史督師也。』遂見殺。肇基率所部巷戰，力盡亦死。時四月二十五日也。清兵留十

日乃南行。可法爲人廉信，與下均勞苦，其督師也行不張蓋，食不兼味，寢不解衣，日夜以報讐雪恥爲念。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而權奸內鬩，悍將外爭，凡所經畫，百不一就。卒至兵頓餉竭，志決身殲。時人比諸文天祥云。

揚州已潰，明侍郎楊文驄、總兵鄭鴻逵合兵守京口，與豫王軍隔江相持。會夜霧，清軍編巨筏，列燈火其上，放之中流，爲疑兵。而列以數百騎，小舟潛渡，襲據北固山。鎮江府城北，守兵驚潰。文驄奔蘇州，鴻逵擁衆入閩。南都聞警，帝率宦官宮妾走蕪湖。士英大鉞亦先後走杭州，其餘文武勛戚相率迎降。豫王長驅入城，而分兵追襲明軍。時黃得功守蕪湖，誓死翼衛。竟中流矢陣歿。明總兵田雄擁弘光帝出降。江南略定。清乃分軍之半，屬貝勒博洛進攻浙江。沿途徇所過州縣。馬士英自杭州迎戰不利，渡錢塘江東遁。潞王常潞以杭州降。會英王追剿流寇之師亦所至有功。收左良玉部將金聲桓衆十餘萬於九江。於是長江流域西自湖北，東至海南，南及浙西，大都降服。豫王多鐸奏改南京爲江寧府。至七月，班師。乃以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以大學士洪承疇總督軍務，鎮撫南方，並駐江寧。

南京政府以五月顛覆。至六月而魯王以海（明太祖十四世孫）稱監國於紹興。保有浙東。以張國維熊汝霖等督師錢塘江上。畫江而守。至閏六月而鄭鴻逵復奉唐王聿鍵（太祖九世孫）即帝位於福州。建號隆武。奄有福建。及其西南諸省。鄭芝龍兄弟輔之。握兵權。而黃道周爲大學士。議戰守。恃仙霞嶺爲國防。於是浙閩對立。而江西士大夫自楊廷麟以下。設忠誠社於贛州。號召才智。遠近毀家人社者。幾三萬人。同時江南列城。民兵四起。嘉定則候峒曾。黃淳耀。江陰則陳明遇。閻應元。松江則沈猶龍。徽州則溫璜。績溪則金聲。各集衆自保。効死不去。其餘吳江崑山崇明宜興等。響應者復十餘城。或通表隆武受其封拜。或近受監國魯王節制。浙閩恃以阻清軍之南下。惜民兵皆起倉猝。未更訓練。餉械又不足。率旬日即敗。諸主謀者皆先後殉節。獨吳易之守吳江。閻應元之守江陰。稍稍持久。是時清軍分兩部。一屯江寧。洪承疇督之。一屯杭州。貝勒博洛督之。承疇遣張天祿等引軍攻徽寧。而博洛自杭州進薄吳江。盡斷諸港通路。乘大雨殲吳易軍。（吳易得脫至明年始見殺）因移圍江陰。列礮環攻。以八月二十一日破之。衆猶巷戰。士女自殺者。池井皆滿。明遇及應元殉焉。而金聲尙扼守績溪。布置甚

隆武之
張及
擴張
閩浙
衝突

密。至九月。明御史黃澍導清軍出閩道。襲破之。執聲至江寧。其門人江天一從。總督洪承疇諭降。天一朗誦思宗諭祭承疇文以愧之。與聲俱被害。於是江南民兵悉平。

隆武帝好學通典故。然以鄭氏擅國。不能有所爲。芝龍鴻遠。屢薦其私人爲要官。帝不從。以是懷怨望。及清朝遣使招撫福建。芝龍陰結使者通款。帝數促之出師。輒以餉絀辭。道周知芝龍不足恃。乃踰嶺徵兵。從廣信出衢州。所至號召諸將。安撫遺黎。歸附者頗衆。時何騰蛟總督湖廣。次長沙。收撫流寇。餘衆數十萬。分爲十三鎮。布列湖南北。與清軍之屯武昌。荊州者相持。而楊廷麟守贛。募民兵二萬。峒蠻四萬。又檄調廣東雲南兵數千。與南昌清軍戰。屢捷。兼取吉安守之。軍頗振。兩人並翼戴隆武。受爵命。是時隆武帝領土。自福建兩廣雲貴以外。兼有湖南及江西湖北之一部。乃頒詔浙東。魯王下令將返台州。而熊汝霖出檄嚴拒。張國維亦馳疏隆武帝言。『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既而魯王遣使通聘福建。帝亦手書報之。曰。『吾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終致於王。浙東所用職官。盡列朝籍。無分彼此。』且發餉銀十萬兩犒師。

而馬阮等奸人復鼓魯王部將方國安縱兵劫閩使盡奪其餉且檄數閩廷罪於是閩浙衝突而唇齒之勢離矣。

征川陝之

自李自成敗竄中國本部西北境雖已隸清朝而四川尙爲張獻忠所據會清廷方以南征爲急未暇西顧獻忠乃以成都爲根據地遣諸將分屠附近州縣以殺人多寡論功川中無人跡及隆武帝之正位於東南也明遺臣賀珍等復起兵興安漢中遙附之遂克鳳翔規西安全陝響應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春命以川陝軍務任肅親王豪格及平西王吳三桂而以浙閩事屬諸博洛分道大舉肅王以三月至西安與總督孟喬芳分定渭水以北諸城五月進軍漢中破賀珍等於雞頭關陝西復入清乃進攻四川時獻忠部將劉進忠方守保寧聞清軍至卽率衆迎降乞爲嚮導清軍追至西充鹽亭間與獻忠遇發矢殪之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等俱潰走川南尋越重慶綦江等城入貴州境清軍追之至遵義以餉匱旋師時三年十二月也。

魯監國之敗

博洛南征之師亦以三月進次杭州先是張國維率諸軍連戰於錢塘江上皆有功因欲乘間復浙西熊汝霖議募民兵由海寧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連絡吳中水師之

潛據太湖者爲犄角。以困杭州。而浙東諸餉。盡爲方國安軍所擅。民兵無食。議卒不行。至是。北兵壓錢塘江。國維督諸將連營拒戰。四月。北兵隔江礮壞。方國安營竈。國安卽擁兵數萬入紹興。奉監國走台州。而諸將尙嚴守江上。會夏旱。江水暴落。褰裳可涉。六月。清軍士馬數萬。由上流浮濟。連營賊潰。張國維退守東陽。國安謀執監國以獻。監國亟走得脫。航海至廈門。國維知事不可爲。赴水死。金華衢州相繼下。浙東略爲清有。方何騰蛟楊廷麟之振勢於湖南江西也。各疏請隆武帝移鎮其地。帝亦知芝龍有異志。欲棄閩由贛入湘。倚騰蛟。以順治三年二月。進次延平。時廷麟守吉安。聞帝北行。乃南入贛。謀迎謁。而以吉安之守禦。屬諸兵部侍郎萬元吉。元吉馭下嚴。諸將不悅。皆內攜。至三月。江西降清。故將金聲桓進圍吉安。守兵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入贛。聲桓乘勝進圍之。廷麟元吉堅守不出。旣而博洛取浙東。閩中大震。芝龍已陰受洪承疇約款。乃詭稱海寇入犯。馳赴安平。而盡撤關隘。水陸防兵隨之。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人。清兵由衢州長驅越嶺入。時贛州被圍。不能援閩。何騰蛟遣部將迎蹕。方抵韶州。而仙霞嶺敗報至。隆武帝倉卒自延平走汀州。清軍旣破延平。馳七晝夜。追及之。隆武帝遂

贛州之
攻守

被執至福州。帝不食而殉國。漳泉諸郡並陷。芝龍自安平奉表降清。

贛州自四月被圍以來。至六月。明贛南巡撫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戰於李家山。圍暫解。已而復合。元吉以蠻兵自固。不加裁抑。而獨嚴束雲廣客軍之助守者。客軍解體。主事龔芬等。自章水上流募水師。欲以會援。而久屯南安不下。至七月。雲南兩廣諸道援師畢集。諸將請戰。而元吉必欲待水師。水師統領故海盜觀望不即前。會秋高水涸。舟行遲滯。清軍夜襲諸川。縱火焚之。於是援軍皆潰。會聞汀州破。隆武帝被難。合城氣索。十月。遂爲聲桓所屠。諸將擁元吉出。元吉歎曰。『爲我謝贛人。使合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竟自殺。廷麟亦死之。於是福建江西次第失守。騰蛟聞隆武殉國大慟。厲兵保境如平時。而廣東督撫復擁桂王由榔監國。流離轉徙者。且十餘載。別爲專篇說之。

第七章 明永曆帝之割據

明自弘光南渡。宅都金陵。而黃河流域。已非所有。自南都瓦解。四鎮喪師。而長江流域。復失大半。及浙閩繼敗。而後東海沿岸。亦盡入於清朝之版圖。三年之間。形見勢絀。於

永曆之
立及廣
州之降

時朝野人物死亡畧盡。而尙有崎嶇危難之中。折而不撓。窮而益奮者。湖南則何騰蛟。而兩廣則瞿式耜。閩廷之覆也。式耜與兩廣督臣丁魁楚。方在肇慶。議所當立。乃共迎神宗孫桂王。由榔於梧州。清順治三年十月。卽位稱帝。建元永曆。頒詔湖南雲貴諸省。以魁楚式耜。及故尙書呂大器爲大學士。騰蛟聞之。亦與雲貴督師堵允錫。連署勸進。先是贛州受圍。隆武遣大學士蘇觀生。至南安募兵助戰。及汀州之敗。觀生撤兵退入廣州。會聞魁楚等置君。欲與共事。而魁楚慮其以舊相居己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非進士叱辱之。觀生頗不平。俄而隆武弟聿鏢。率諸臣自福建浮海至廣州。粵人有倡兄終弟及之議者。觀生因利用之。擁聿鏢自立。與肇慶對抗。於是二百里內。兩帝並樹。日治兵相攻。不暇外禦。清軍之下漳州也。博洛遣副總兵李成棟。率偏師取廣東。以佟養甲督之。潮惠兩州相繼失守。而廣州尙蕞無所聞。十二月。成棟軍突至。聿鏢方會觀生等視學。倉卒不知所爲。君臣皆自殺。宗室諸王死者二十餘人。成棟分兵攻高雷諸府。而自督軍進攻肇慶。時永曆帝以宦官王坤用事。數干涉軍務。及聞廣州破。乃趣帝溯西江走入桂林。清順治四年七六四正月。成棟取肇慶而西。連陷梧州平樂。桂林

大震。丁魁楚等皆引去。而武岡鎮將劉承胤方引兵至全州。王坤請永曆帝棄城赴之。式耜極陳桂林形勢。固諫不聽。因自請留守。與城存亡。桂王許之。而自走全州。三月。成棟攻桂林。時騰蛟經略衡湘。宿將重兵。悉屯湖南北。聲援不及。式耜獨毅然誓衆。督參將焦璉拒守。累戰皆捷。會積雨城壞。而劉承胤所遣援兵。復與焦璉軍齟齬。大掠以去。城幾破者屢矣。式耜意氣自若。衆無叛志。成棟不能敵。既而廣東遣臣陳邦彥。張家玉。陳子壯等。先後起兵高州。東莞。端州間。約合趨會城。廣州告急。佟養甲檄成棟回軍東救。式耜乘間遣諸將四出。盡復所失。廣西境內諸城。根據略固。而湖南復爲清軍所據。自岳州至寶慶。列城風靡。劉承胤以武岡降。同時廣東諸軍。亦悉爲成棟援師所破。家玉等或走或死。時四年八月也。

湖南之
平定

先是是年春。清廷以何騰蛟厲兵湖廣。爲南部勁敵。不可不以全力圖之。乃命孔有德爲平南大將軍。偕尙可喜。耿仲明。大舉進攻。騰蛟所設十三鎮。頗雜流寇餘黨。不樂受節制。及永曆帝之至全州也。劉承胤挾之作威福。矯詔封拜。權力遠陵騰蛟上。諸鎮益解體。有德等以三月出岳州。益陽守將王進才。聞清軍漸逼。遽還長沙。揚言乏餉。縱兵

金聲桓
李成棟
之反正
及其影響

四掠。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湘陰並陷。承胤聞之。脅永曆帝自全州移居武岡。陰有貳志。五月。有德進克衡永。分道擊諸鎮。所至披靡。以八月越祁陽而西。永曆帝自武岡走柳州。騰蛟輾轉入桂林。與式耜會。諸將議畫地分守。乃移鎮全州。督湘粵諸將連營拒戰。橫亘二百餘里。式耜饋餽不絕。清軍引退。永曆帝得還桂林。明年二月。清軍已定湖南全境。聞桂林內訌。全州重兵還救。乃復乘虛南進。而金聲桓李成棟之變作。江西廣東皆復歸於明。清廷乃令可喜仲明移軍救江西。而詔孔有德班師。

初。金聲桓之取江西。李成棟之取廣東也。王貝勒以遼瀋舊臣。章于天。佟養甲監之。行間之功。多出聲桓成棟。及事平。而于天任江西巡撫。養甲任廣東總督。聲桓成棟仍以武員受其節制。意不能平。于天及巡按董學成。尤與聲桓有隙。裁抑過當。聲桓密與其黨副總兵王得仁謀反正。通款桂林。事爲學成所覺。兩人懼禍及。先發制之。以清順治五年正月。舉兵襲殺學成。執于天。而迎故明大學士姜曰廣。以江西歸永曆。李成棟聞之。亦以四月脅養甲以廣東反正。各有衆十餘萬。移檄遠近。上表永曆帝。帝各授以爵秩。聲威復振。於時清兵屯湖南者。悉分援江西。僅以少數之守兵。屬總兵徐勇。留鎮長

江西湖南
得之再

沙騰蛟乘隙復發兵攻永州。以久圍力戰破之。遂分軍徇衡州寶慶常德等府。湖南大部復歸於明。而蜀中故將李占春及義勇楊大展等亦起兵分據川南川東。臣於永曆。請置官吏。明因設巡撫其地。而復以呂大器總制諸軍。於是永曆幅員有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駐蹕肇慶。同時大同鎮將姜瓖反正於山陝。魯王遺臣張名振略地於閩浙沿海。皆遙相應和。中原全局大爲震動。清廷憂懼甚。且由是益疑漢將不可恃。乃疊命親貴重臣分地任事。於是都統譚泰及和洛輝自江寧赴九江。會耿尙二王攻江西廣東。鄭親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會孔有德攻湖南廣西。端重郡王博洛敬謹郡王尼堪擊姜瓖於大同。而吳三桂李國翰分任陝川之遠征軍。洪承疇仍鎮江寧。任沿海之經略。並順治五六年間事也。

聲桓之變。江西列城響應。獨贛州清將不從。聲桓得仁已取九江。欲順流攻江寧。而懼清兵之議。其後乃回軍攻之。清守贛副將高進庫故與聲桓同隸左良玉部。寬約降期。以緩其攻。會江寧清兵於五月復陷九江而南。進圍南昌。聲桓聞警。遽引還突圍入。而得仁直趨九江。冀斷北軍餉道。使南昌之圍不戰自解。姜曰廣以圍急。欲引與共守。日

兩廣及之
復取之
瞿式耜
死相

發檄召之。得仁不得已。亦斂兵入城。堅壁不出。清軍徐擾。旁近州縣。徵收賦稅。以待明軍之疲。既而李成棟踰嶺攻贛。謀北援。進庫復用。緩兵策給之。成棟還屯嶺上。至十月。南昌糧盡告急。成棟復悉衆薄贛。嶺行艱難。士卒飢困。贛兵突出擊之。成棟退屯信豐。南昌勢益孤。至六年一六四正月。遂爲清軍所破。曰廣聲桓得仁並死之。二月。清軍援贛。進逼信豐。成棟謀應戰。而軍潰過半。戰鬪力盡失。走死城東川中。江西復入清。而鄭親王及孔有德之軍。亦以是春進湖南。時常德寶慶間。諸鎮內訌。所在焚城剽掠。莫有鬪志。騰蛟自衡州親往撫之。進次湘潭。清長沙守將徐勇。知湘潭無備。引兵突入。擁騰蛟歸。殺之。明軍氣奪。自三月至八月。有德督諸將轉戰南下。連取衡永。鄭親王亦席卷辰寶。分兵定沅靖。已有湖南全境。

李成棟敗死信豐後。永曆帝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廣州。嚴兵守庾嶺。而聲桓得仁部下潰卒。亦亡入閩粵山林間。出沒不測。江西清兵不敢進。還屯吉安。將一載。會明鎮將有納款清軍。願爲嚮導者。可喜。遂由間道入庾關。至七年一六五二月。進圍廣州。相持十閱月不下。士卒以溽暑疫死者無算。已而江西諸軍復大至。可喜督戰益力。卒以

十一月二日破之。永和走瓊州。而孔有德亦以是月六日破桂林。先是清軍再取湖南。式耜使戎政總督張同敞督諸將扼守全州。同敞兼資文武。每戰輒躍馬爲諸將先。卽戰敗。同敞常危坐不去。軍中以是服之。顧廣西地小而瘠。正賦所入。不足以供軍餉。式耜雖理錢法。行鹽政。募屯田。以補助之。而事多掣肘。不能盡行。戰守日棘。九月。清軍由全州而南。諸將皆退入桂林乞餉。列成一空。清軍益深入。至是。式耜檄諸將出戰。皆不應。相率遁去。城中無一兵。獨同敞自靈川至。式耜與痛飲待死。並爲清軍所執。兩人猶隔屋賦詩相唱和。閱月餘。始見殺。永曆帝以是年正月。自肇慶奔梧州。比聞桂林破。復走南寧。明年。一六五詔鄭親王班師。而以尙可喜鎮守廣東。孔有德鎮守廣西。兩廣州縣次第畢下。

山陝之
復取

姜瓖既據大同。分兵克忻朔。近自山西境內。遠至陝甘。遺臣宿將。起兵應之者。所在皆是。太原西安。先後告警。六年正月。尼堪督兵至太原。首取忻州。而博洛復破姜瓖騎兵於大同城北。明軍稍稍衰。同時吳三桂等。亦自漢中北犯延綏榆林。於是山陝督撫聲援始接。河東諸郡並下。大同孤立。至八月。城中食盡。而英親王復督師繼至。城兵斬瓖。

孫可望
李定國
之亂

孫李之
衝突及
孫可望
之降

出降。山陝既定，乃詔三桂回鎮漢中，進規四川。會川中義勇不相一致，而明巡撫李乾德復構之，仇殺益渙，散不足用。李占春等降清，三桂乘間收成都重慶敘州地。是時清朝已定江西湖南兩廣，永曆帝窮投土司境，而孫可望李定國之事復作。

先是張獻忠之敗也，其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自川南擁衆入雲貴，推可望爲長，襲奪明鎮將兵權，據有其地。已而定國與可望交惡，可望乃通表明廷，求封號，欲藉以服衆。順治六七年間，屢使求封，迄不獲命。至是清軍四迫，永曆帝不得已，封可望爲秦王，趣之出兵。可望乃遣兵三千，扈永曆帝居安隆，使文秀等分出敘州重慶以攻成都。使定國等由武岡出全州以攻桂林。九年^{一六五}三月，文秀連取敘州重慶，三桂戰敗，斂兵入保寧，旋回漢中。而李定國之軍亦破沅靖武岡，乘勝襲桂林，有德不能守，死焉。梧州柳州繼下，乃分兵還攻辰州，殺總兵徐勇，尋屯守武岡。於是四川廣西湖南軍務同時告急。

定國已連陷湘粵諸郡，兵力寢強，不復守可望約束。可望憤甚，陰欲除之。然以其將兵在外，未敢輕發。而尙可喜乘定國之在湖南，遽發舟師自西江而下，盡據梧州桂林。定

國棄武岡。還據柳州。威望驟減。懼可望之襲其後。益思拓地自固。乃將兵東犯。據有平樂高廉諸府。至十二年五十六年春。復爲尚可喜所破。走保南寧。而劉文秀亦以是年謀犯岳州。大敗於常德。自貴陽還雲南。於是定國文秀兩軍皆衰。湘粵告平。而可望獨雄視貴陽。益跋扈不可制。擅殺從臣宗室。自設內閣六部。立太廟。制朝儀。永曆帝自安隆聞之。大懼。密勅封定國晉王。文秀安南王。與相抵制。而召定國兵入衛。可望微聞之。以十三年六十五年春。發兵襲定國於南寧。且遣使謀劫遷永曆帝。置諸肘腋之下。事未發。而定國已自田州抵安隆。奉永曆入雲南。與文秀聯合。可望大怒。以十四年七十六年秋。大舉兵叛明。與定國文秀同盟軍夾三益河而陣。諸將皆不直可望。陣而不戰。定國悉銳攻其中堅。諸軍皆解甲大呼歡迎之。可望反走。率十餘人至湖南乞降。時十四年十月也。方可望之未降也。清廷令經略洪承疇移鎮長沙。守湖南。川督李國英駐保寧。守川北。尚可喜等分駐肇慶。守兩粵。而以川東南及雲貴諸省。實爲永曆君臣偏安之地。亦不復窮追。及承疇受可望降。盡得敵中內訌狀。請乘機大舉。清廷始一變其軍略。視線集於貴州。於是一軍自湖南出其東。承疇及宗室羅託督之。一軍自漢中四川出其

貴州之
征

雲南
貴州
之平
定

北三桂等督之一軍自廣西出其南都統卓布泰等督之三道之師並以十五年五八六年春向目的地進發。而明李定國既兼併貴州屬馬進忠守之自返雲南坦然以爲無患。朝官有進諫者謂『今內患雖除外憂方大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燕薪之上能旦夕安耶。』定國反愬之永曆帝方欲罪言者以取快而三道敗書並至卽承疇等以二月會師常德四月出沅靖鎮遠抵貴陽廣西之師旋歷南丹那地獨山諸州來會而三桂亦克重慶入遵義會清信郡王鐸尼復奉命爲安遠大將軍總統三道以九月抵貴州之平越府遂大會諸道將帥議令承疇羅託留貴陽理餉而自督諸軍三路入滇定國聞貴陽已失乃蒼黃遣諸將分道迎敵而親扼北盤江之鐵鎖橋以斷黔滇間之大道尋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定國亦撤寨西遁清軍畢會於普安永曆帝奔永昌十六年一六五九年正月清軍遂由普安入雲南省城二月朔鐸尼復令諸軍西進至大理府境定國發兵扈永曆帝走騰越而自伏精兵於怒江西岸之高黎貢山高黎貢山者雪山山脈之一支與怒江相平行自永昌府城入騰越所必由之道也定國度清軍累勝當越嶺窮追乃緣徑設伏約俟清軍深入後首尾環攻必獲全勝清軍旣渡怒江而西道

不逢一敵。謂定國遠竄。稍稍縱兵入。適降臣盧桂生泄其計。清軍急退。且戰。伏兵驟起。斬殺都統以下十餘人。精卒數千殲焉。而伏兵亦有死傷。定國乃歸騰越。聞永曆帝已西行入緬甸界。亦棄城他去。於是四川貴州雲南一律失守。清廷頒詔宣示中外。而以鎮守雲南之事。任諸吳三桂。鐸尼等先後班師。

緬甸與
永曆帝
之關係

緬甸在明時。本爲雲南諸土司之一。領地約當伊臘瓦底 Irrawaddy 河上中流沿岸。其北別爲孟養宣慰司。其東別爲孟密宣撫司。及木邦宣慰司。木邦東爲孟良土府。嘉靖中。緬酋莽瑞體數侵諸部。朝廷不能討。自是貢使漸絕。及永曆帝之困於雲南也。羣臣或請北走四川。或議南入交趾。而黔國公沐天波獨謂緬甸糧糗可資。主張西幸。永曆帝遂以順治十六年正月。自騰越出鐵壁關。進次於蠻莫。 Brains 會莽瑞體曾孫

本他格利 Pentagle 王。緬聞永曆帝至。乃具舟迎之。浮伊臘瓦底河南行。居諸楮磴。

Jagang 與緬都亞瓦 Ava 隔川相對。是時雲貴諸將。劉文秀已前死。而李定國及白文選等。亦以戰敗相失。諸從行者皆文吏。無威重。頗爲緬人所輕。已而文選入木邦。定國據孟良。皆治兵。謀假道迎蹕。緬人不允。順治十七年。文選乃移書孟良。求與定國同

吳三桂
之陰謀

盟攻緬。定國悉衆而西。兩軍共至錫箔河上。邀擊緬兵。大破之。因議乘勝以舟師薄阿瓦。遣人於上流造船。爲緬人所燒。而暑疫復作。乃移軍擺古。Pegu 以避瘴癘。未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還孟良。

雲貴既平。朝廷以永歷帝無足爲患。議撤兵節餉。不欲復問緬事。而三桂包藏禍心。欲假手清朝兵力。盡翦明宗。絕遺民恢復之妄想。而已得營窟滇南。徐養兵馬。以俟隙而後動。遂於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四月。上疏極陳邊患。恐嚇清廷。『謂定國文選。窺我邊防。兵到則退藏。兵撤則進擾。此其患在門戶。土司反覆。惟利是趨。一被扇惑。徧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降人革面。尙未革心。永歷在緬。豈無繫念。萬一入關。若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因請及時進兵。早收全局。清廷亟賞其忠盡。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剿。明年一六六一年八月。清兵自騰越出邊。嚴檄緬人。令獻永歷帝自效。時緬人

數受定國文選軍之蹂躪。皆不悅其王之納明遺族。王弟巴哇喇達姆摩 Mahā Paraya

Dhamma Rāja 遂弒王自立。然以定國兵尙強。未敢肆虐。而三桂檄適至。緬人因發

兵圍行在。從官無少長貴賤。皆殺之。凡殺宗室諸王以下四十餘人。其自縊死者。尙不

在此數。獨留永歷帝及后妃二十餘人。以待三桂之至。明室之悲運。至是而極矣。清軍以是年十一月。自木邦進次錫箔。白文選度兵力不敵。已先遁。三桂乃分兵追之。而自率軍抵阿瓦。索永歷帝益急。緬人爲自衛計。卽劫帝並其家族。渡河送諸軍前。三桂凱旋雲南。而文選亦爲追兵所執。以其餘衆降。惟定國尙在景線。先是永歷帝自蠻莫舟行。從官猶千餘人。其以無舟不能從者。率崎嶇散入他國。方是時。緬甸雖役屬東北諸土司。而暹羅古刺。景邁諸國。與爲世仇。古刺者。蓋今喀倫當緬甸東南。而景邁者。又元明以來所謂八百息婦國者也。其居景邁者曰大八百。居景線者曰小八百。皆思乘間傾緬甸。定國旣以阿瓦之役。不能得志。因欲利用諸國。聯兵攻之。會明室遺臣馬九功在古刺。江國泰在暹羅。暹羅王室妻國泰以女。數與定國通殷勤。而九功亦爲古刺募兵得三千人。致書定國。願奉約束。謀定將發。而三桂已擁永歷帝北去。兩國之師。並失望而退。定國竟以憤懣病死。猛獵。永歷帝居雲南數月。三桂嚴兵守之。而八旗將士。有陰謀推戴者。三桂大驚。立出永歷帝於市。絞殺之。並殺太子。時太子年十二。臨難大呼曰。『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乃至此耶。』時康熙元年四月也。

自魯監國航海以後。鄭成功渡臺灣以前。此十餘年間。閩浙沿海之軍事。適與永歷帝之局相始終。故復類記之。魯監國之自台州入海也。石浦守將張名振。以舟師從。欲於東海沿岸列島中。求一地利可用者。以爲根據。徐圖進取。而是時舟山爲黃斌卿所據。廈門又爲鄭成功領地。皆不樂受魯監國命。名振不得已。奉監國走南澳。浙中遺臣。自錢肅樂張肯堂阮駿以下。渡海奔赴者。復十餘人。清順治四五年間。數遣兵攻福建。連下建甯邵武興化福甯三府一州地。軍勢頗盛。然未幾。又爲清軍所迫。諸守者皆力戰以死。至六年九月。魯監國既盡失閩地。復欲圖浙東。以舟山扼錢唐江門戶。不可不爭。於是張名振阮駿合軍攻之。斬黃斌卿。魯監國乃得入。溫台甯紹間。遺民間之。乘防兵之赴閩也。爭起兵自保。依山爲險。列寨以數百計。而上虞張煌言之軍爲之魁。海陸內外相援繫。清軍大爲所蹂躪。當時浙閩總督陳錦奏報言。『海寇登岸。則山寇爲之接應。山寇被勤。則入海以避兵鋒。交通閩粵。窺伺蘇松。久爲東南之患。』所謂海寇者。指張名振。所謂山寇者。指張煌言輩也。名振依舟山之險。謂清軍必不能至。乃以八年秋。留兵六千。屬張肯堂等居守。而自與魯監國大舉薄吳淞。會陳錦以全力逼山寨。盡破。

其衆乘大霧渡海。阮駿以舟師逆戰。全軍盡覆。肯堂等猶堅守十餘日。乃死。名振聞變。急回軍赴援。而城已破。乃與張煌言共奉魯監國赴廈門。依成功。久之。名振病歿。以軍事付煌言。於是監國之勢衰。而鄭成功獨強。

鄭成功
之沿海
侵略

鄭成功者。芝龍之子。而其母故日本肥前人田川氏之女也。隆武帝之立也。成功以年少材武得幸。賜國姓。世謂之國姓爺。芝龍既降。成功慨然去儒服。航巨艦。走廈門。經營閩海間。與張名振舟山之師相犄角。清廷數以芝龍書招之。竟不能致。成功雖自以隆武遺臣故。始終不樂奉魯監國。而與二張交甚睦。名振卒。煌言以其餘衆屬之。任浙海之嚮導。成功既連年攻伐福州興化間。遂以十三年轉略溫台。永歷帝聞之。自雲南遣使航海。封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便宜封拜。成功益治兵謀。大舉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以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來往策應。萬人被鐵甲。繪以朱碧彪文。當前鋒。金火不能入。縱橫海上。會颶發。碎巨艦數十。漂流士卒數千。乃還守廈門。已而聞清兵三道入貴州。度江南無備。乘機復出。十六年五月。由崇明入江。時沿江要害。皆置重兵。設大礮。橫鐵索。阻守甚嚴。成功以十七舟徑進。蔽江而上。六月。遂破瓜洲。

康熙初
年之大
勢

攻鎮江。於是江甯蘇常諸道援師畢集。以二十二日戰於楊蓬山。成功兵上陸者二千。諸會援者皆一時宿將。提督管效忠尤以善戰聞。所部凡四千人。他鎮兵不在此數。而是日激戰之終局。援兵存者僅什之一耳。鎮江不守。成功留五日。引兵而西。其部將甘輝。請北取揚州。斷山東之師。南據京口。絕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令各郡。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七月。抵江甯。謁孝陵。而煌言別率所部。由蕪湖進。取徽甯諸路。安徽列城望風納款者。凡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東南大震。清世祖幸南苑。集六師。議親征。而崇明總兵梁化鳳。以七月二十四日出。成功不意。大破之於儀鳳門外。擒殺甘輝。成功遂以餘艦揚帆疾歸。煌言軍亦爲貴州凱旋兵所敗。走航錢唐江出海。成功經營海外十餘載。進取之志。卒不能達。乃退據臺灣。越年遂薨。同時魯監國亦薨於臺。煌言被執。以不屈見殺。（並康熙元年）由是沿海防務稍稍息肩。而成功則以臺灣之戰。使國姓爺之名 *Koxinga*, *Koxiga* 顯於歐洲云。

第八章 三藩起兵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六正月。世祖崩。春秋二十有四。皇三子玄曄嗣位。是爲聖祖仁皇帝。

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爲輔政大臣。改明年一六六六年爲康熙元年。是時明宗室諸王偏安割據者，已被害無遺。而遺臣之奔走號召，以規復爲志者，獨臺灣鄭氏而已。海內郡縣皆已統一，而開創諸將猶分鎮封土，握兵馬財政之權，隱如敵國。及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七月，聖祖親政，漸欲完成中央集權之制，知藩鎮強大，非國家之利，陰爲之備。而諸藩亦內不自安，詭請解兵納土，以探廷旨。於是撤藩之論起，而吳三桂尙之信耿精忠之變作。

三藩之
起源及
其勢力

先是世祖定鼎，東南未安，故命大學士洪承疇經略五省，而以定南王孔有德、循廣西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循廣東平西王吳三桂、循四川及雲南。耿仲明以順治六年七月道死於江西吉安府，而孔有德亦以九年李定國之亂，自裁於桂林。有德無子，除爵，而仲明子繼茂襲封。及南方略定，承疇偕宗室羅托、信郡王鐸尼引旗兵還京師，而諸王各率所部綠旗兵留鎮一方。於是三桂、王雲南、可喜、繼茂、王廣東、尋徙繼茂王福建、繼茂卒，子精忠嗣。是爲三藩並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強，方其入滇之始，軍書旁午，朝廷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不受吏兵二部之掣肘，用財

不受戶部之稽核。其所除授。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徧天下。據永歷帝五華山舊宮爲藩府。置藩莊七百頃。通使達賴刺麻。廣市西番蒙古名馬。重斂土司金幣。開礦權鹽。厚自封殖。乃擇諸將子弟及四方賓客穎敏者。教以戰術。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子應熊尙公主。居京師。朝政巨細。無所不悉。以是根蒂益固。異志益堅。而尙可喜老病。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之信以酗虐橫於粵。耿精忠以稅斂暴於閩。皆挾邊防爲名。歲耗巨帑。統計三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一切仰諸江南。幾糜天下財賦之半。

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三月。尙可喜既受制於其子之信。慮不得自全。乃用其客金光計。

疏請歸老遼東。留子鎮粵。冀見上得自陳。是時。聖祖親政已數載。春秋日富。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鎮得失。數思有以變置。而審慎未發。至是。部議謂可喜歸遼。而之信仍擁衆留粵。父子分離不便。因請盡徙全藩。三桂及耿精忠聞之。亦於是年七月。疏請安插。以相嘗試。時廷臣議者。或言三桂鎮守雲南以來。地方平定。未有亂萌。今若將王遷移。則不得不遣兵代戍。如是更調往復。重滋苦累。應請勿徙。而戶部尙書米思翰獨力主撤藩議。刑部尙書明珠和之。帝以三桂蓄謀已久。不早除之。且爲巨患。況其勢已成。

吳三桂
之發難

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於是徙藩之議竟決。

三桂自以功高。清廷終不奪其分土。當優詔慰留。既而移鎮山海關外之命至。全藩震動。反謀益急。然以滇蜀阻隘難進。非舉兵之地。欲行至中原而後發。因謬爲恭順。陰事部勒。而撫臣朱國治驅之急。詞色峻厲。三桂不能堪。遽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襲殺撫臣。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王昭武元年。蓄髮易衣冠。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起應之。雲貴督臣甘文焜。聞變。自貴陽趨鎮遠。戰敗自殺。變報達京師。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請誅撤藩論者。以謝之。帝不許。惟馳詔止閩粵兩藩勿撤。公布三桂罪狀。削其官爵。下其子應熊及家屬於獄。命前鋒統領碩岱。馳守荊州常德。阻其東犯湖廣之師。命西安將軍瓦爾喀。進屯四川。以絕自滇入蜀之通路。而續發大軍繼其後。以順承郡王勒爾錦及都統赫業督之。皆十二年十二月及十三年正月事也。

湖南之陷落及其應援
三桂既據有雲貴。乃遣部將王屏藩攻四川。遣馬寶等自貴州出湖南。以十二年歲除據沅州。明年正月。張國柱等引兵繼進。湖南巡撫盧震棄長沙奔竄。清軍之屯湖北者。

皆畏蕙不敢前。於是常德長沙岳澧衡四府一州先後失守。同時四川巡撫羅森廣西將軍孫延齡襄陽總兵楊來嘉各以其守土起兵應之。耿精忠聞之亦以三月舉兵據全閩。數月之間六省盡失。中原動搖。當官者無守志。惟尙可喜鎮廣東爲清守臣節。三桂聞湖南已定。乃親赴常澧間督戰。而使其將吳應麒嚴守岳州。扼洞庭峽口。以當江北清軍。時清軍雲集荊州。莫敢渡江。然三桂以子孫並質京師。冀免其誅。又年老持重。不欲輕去雲貴根據。故當發難之日。嘗以疏付撤藩使者折爾肯還奏。有所陳請。及旣得湖南。又下令諸將毋得北進。冀清廷裂土議和。畫江爲國。而聖祖深知三桂狙詐。不欲苟且息兵。遂以四月賜三桂子應熊及其長孫世霖死。旋命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順承郡王進圖岳州。三桂乃分兵。一由長沙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其出江西者分擾袁州吉安境。與耿精忠之軍合。陷三十餘城。而陝西提督王輔臣又以是年十二月舉兵甯羌。遙附三桂。於是東西響應。勢益大張。

先是清廷以四川舉兵。陝西動搖。當嚴爲警備。乃使大學士莫洛率綠營步兵馳往經略。使貝子董額率滿騎繼進。而三桂將王屏藩驍勇善戰。與西安將軍瓦爾喀相持於

川北數出偏師。絕糧運。斷棧道。清軍餉缺。有譁潰者。輔臣陰有反正之志。揚言經略持餉不發。衆不能忍。輔臣乘之。攻殺莫洛於甯羌。董額逡巡不敢擊。盡留諸軍困守西安。輔臣遂據平涼。而使其黨分取各郡。三桂聞之。發使結輔臣。且致犒師銀二十萬。又令王屏藩等出漢中相援應。盡有甘肅。董額與輔臣相持一年不下。至十五年。清廷乃以大學士圖海爲定遠大將軍。任西征事。節制董額以下諸軍。時三桂方欲乘輔臣之變。取道川陝。進攻京師。乃留兵七萬守岳澧諸水口。以拒荊州之軍。又留兵七萬守長沙醴陵萍鄉。以當安親王岳樂江西之師。使楊來嘉等進掠鄖陽。而自赴松滋調度。欲以通西北之援。及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輔臣等於平涼城北。輔臣遂以是年六月降清。王屏藩等遁還漢中。陝甘略平。而岳樂復乘三桂西上。定江西邊郡。由萍鄉醴陵進攻長沙。湖南震動。三桂既不得志於西北。又聞長沙急。乃由松滋回軍。盡調諸將會援。荊州軍乘之。稍稍南進。扼江湖之險。長沙垂克。而未幾。松滋艦隊自上游來援。荊州軍遽藉口溽暑引還。三桂又遣將高大節東取吉安。以斷岳樂後路。攻守之勢復變。

耿精忠之叛清也。以都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三人爲其爪牙。分三路出發。卽

尙之信
叛清

養性出東路。據浙之溫台。顯忠出西路。據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九玉出中路。據浙之金衢。又約臺灣鄭經。與潮州總兵劉進忠。內外夾擊廣東。聲援甚盛。十三年六月。以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博喇塔爲甯海將軍。赴浙進攻。曠歲無功。是年十月。精忠建號裕民。清廷數遣勅使招撫。悉見拒不受。會精忠與鄭經有隙。經奪其漳泉汀邵諸府。傑書等乘其內亂。遂以十五年九月。進攻九玉於衢州。破其衆數萬。同時白顯忠亦爲安親王岳樂所困。窮蹙乞降。精忠旣覆兩路之師。又內迫於鄭氏。閩地幾失其半。恒懼不知所爲。乃遣其子顯祚。詣清軍獻總統印。自請隨官軍剿海寇贖罪。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鄭經遂以翌年爲閩師所迫。棄漳泉諸府。退守廈門。浙閩告平。方十四年。精忠與鄭經同盟。攻取廣東沿海。同時吳三桂亦遣故廣西提督馬雄進兵肇慶。夾攻可喜。可喜自三桂舉兵以來。始終與之反對。嘗執其使者。奏其誘降之書。又慮之信不可恃。疏請以次子之孝襲封。清廷深倚賴之。進封親王。至是可喜東西受敵。又內制於之信。力不支。因自陳衰病將不起。乞江西官軍往援。詔以將軍覺羅舒恕。及副都統莽依圖赴之。軍至而之信已變。受三桂招討。大將軍號改幟易服。嚴兵守可喜。

府移檄諸郡。是時尚之孝軍惠州。兩廣總督金光祖及舒恕軍高州。莽依圖軍肇慶。精銳不下二、三萬。足以合力制之。信而光祖陰受三桂密劄。牽制諸軍。使不得進。之信勢大振。江西援師引還。光祖遂與撫臣佟養鉅並臣於三桂。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趣之出師。恃爲後勁。可喜。竟以憂憤卒。

廣西之戰局

孫延齡以十三年春。據桂林。應三桂。未幾。提督馬雄亦以柳州應之。三桂封延齡臨江王。以雄爲東路總督。延齡故與雄有怨。雖共事而畏其逼己。猜忌日深。延齡妻孔四貞。故定南王有德女也。日夜以清廷恩德爲言。勸之降附。延齡意動。馬雄訐諸三桂。謂延齡有異志。當急圖之。三桂乃使其從孫世琮。引兵赴廣西。世琮遂以十五年十二月入桂林。擒殺延齡。先是。慶陽知府傅宏烈。當三桂未起兵時。嘗劾奏其不法狀。坐妄言流徙蒼梧。及三桂反。廣西響應。宏烈陽受三桂職。而陰募義勇。圖助清。尋集兵五千人。自請移檄討賊。任廣西軍事。詔授宏烈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增募義勇。便宜行事。會尙之信復降清。軍集韶州。得分兵赴援。宏烈領所部兵萬餘。累克潯梧諸郡。援軍乘之。進圍平樂。與世琮相持。

江西廣
東之復
定

三桂之
末路

高大節既得吉安，使其黨韓大任守之，而自率所部乘間出戰，以少擊衆，清軍當之者輒挫。大節尋與大任不相能，屢爲所讒，發憤竟死。大任不敢出戰，吉安遂爲清軍所圍。十六年^{一六七}_{七年}四月，大任潰圍出，尋降。時耿精忠、鄭經先後或降或走，閩地全定，而尙之信亦苦三桂徵餉，頗萌悔志，陰通款於江西清軍，詔以莽依圖爲鎮南將軍，自贛州入廣東，受之信降，而又令都統賴塔領漳汀守兵赴潮州應之。於是江西福建之師同時入粵，之信遂以十六年六月率軍民迎降軍前。

三桂既失陝西、福建、廣東三大援，又失江西，其領地自雲貴而外，獨有四川、湖南及廣西之一部而已。又自軍興以來，東西調發，財用漸竭，川湖賦稅不足以供軍需，情現勢絀，恐諸將解體，欲示威重以維人心，乃以十七年^{一六七}_{八年}三月，自稱皇帝，改元利用，以衡州當兵衝，自長沙徙都之，改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是時諸道清軍專力湖南，安親王岳樂復瀏陽、平江，將軍穆占以陝西、荊州精兵進拔永興等縣，簡親王喇布遂自南昌進屯茶陵。於是湖南、東南邊境諸州縣自平江至藍山悉爲清軍所得，而永興爲衡州門戶，相距僅百餘里，三桂所必爭，乃遣馬寶等悉銳環攻，晝夜不息，至八月，城垂

破。而三桂暴卒。諸將解圍赴衡州。謀迎其孫世璠於雲南立之。以明年爲洪化元年。初十四年。陝甘之變。四方響應。聖祖欲親統軍駐荊州。就近調度。而廷臣以爲京師根本重地。車駕遠出。恐有譌言。姦宄竊發。固請毋行。及三桂僭號。聖祖又慨諸軍曠日持久。復下親征之令。臣下均以敵勢日蹙。無勞遠出爲請。帝未決。會三桂死。乃止。

三路入滇

世璠既立。不敢留衡州。退居貴陽。恃川湖廣西爲屏蔽。然自三桂歿。部下失措。無能定戰守之策者。清軍勢益振。於是湖南則安親王。廣西則傅宏烈。莽依圖。賴塔。四川則平涼提督王進寶。陝西提督趙良棟。皆累戰累捷。十八年一六六七年正月。吳應麒自岳州走常德。尋復棄城遁。長沙衡州相繼下。同時宏烈等亦克桂林。走世琮。而王屏藩守漢中。以餉運不繼。又爲王進寶所迫。退走保甯。翌年一六六八年正月。遂自殺。良棟亦以是月克成都。三省畧定。是年三月。遣安親王率所部大軍之半凱旋。而以貝子彰泰代之。三道之師。合趨雲貴。卽彰泰以平定湖南之師。自沅州出其東。賴塔以閩粵之師。自南甯出其南。而良棟以川師出其北。十月。湖南官軍由平越趨貴陽。世璠偕諸將走雲南。清軍乘勝西進。翌二十年一六六八年正月。與賴塔軍會於曲靖。二月。抵雲南。世璠據五華山宮。

殺尙之
信

城誓死守禦。累月不下。至九月。良棟已盡敗川南諸路兵。進與湘粵之軍合圍。攻益力。以十月克之。世璠自殺。擒馬寶等解京。尋磔於市。吳氏遂亡。雲貴悉平。自康熙十二三年以來。蔓延十省之大敵。全歸覆沒。而臺灣鄭氏之獨立。亦駸駸有動搖之勢矣。

尙之信既降。復懷兩端。官軍征湖南時。趣之出援。不赴。比永興危急。又坐視不救。三桂死。始聽調遣。從征廣西。駐軍宣武。會其弟之孝謀襲藩位。令藩下人張士選。赴京告之。信心懷怨望。放言訕上。都統王國棟者。故之信私人。至是亦助之孝。發其罪狀。十九年三月。詔侍郎宜昌阿等馳往按問。之信聞命。自武宣還廣州。上疏抗辯。詔令至京對簿。而藩下總兵李天植。怒國棟讒講。誘殺之。事聞。天植坐謀反伏誅。之信遂以是年八月賜死。之孝並坐褫職。

殺耿精
忠

耿精忠之降也。以請勦海寇立功贖罪爲詞。康親王傑書。奏復其爵。及所屬官職如舊。清廷乃以耿昭忠（精忠弟）爲鎮平將軍。駐守福州。而使精忠率所部從征。旋收復興化泉州漳州。鄭錦遂退入臺灣。又移師攻潮州。會尙之信以廣州降服。潮州之劉進忠亦降。精忠遂駐守其地。十六年四月。康親王議令將軍賴塔守潮。而撤精忠還福州。聖

封建藩
鎮之全
廢

祖慮其疑懼生變。詔勿撤。十一月。藩下參領徐鴻弼等遣人赴部首精忠歸順後。尙蓄逆謀。列罪狀五款。同時昭忠亦以鴻弼首詞具疏入告。聖祖留疏不發。十七年春。召昭忠還京。仍命精忠還駐福州。而密令傑書誘使自請入覲。十九年八月。精忠入朝。以藩兵授所屬都統馬九玉轄之。聖祖乃以前此留中諸疏下法司勘問。部議黜爵磔死。然聖祖以九玉尙握兵柄。不欲遽發。命械繫精忠。待鴻弼等至京對簿。明年十月。大兵平雲南。九玉亦解任歸旗。於是臺官仰承風旨。交章言三桂宜戮屍。精忠及其黨應按律議磔。而大學士明珠亦極言精忠罪在不赦。乃詔析三桂骸骨。頒示海內。而磔精忠於市。三藩旣平。清廷乃盡籍藩產入官。充軍餉。撤藩兵回京師。而於福州廣州荊州等處。各設八旗兵駐防。自是不復以兵權土地。世予臣下。凡親貴勳舊。畢留京師。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爵凡九等。有俸。有莊田。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爵凡二十六等。雖世襲有差。實際上無幾微之權勢。由是前代封建之制絕。其任全國之守備者。則各省有提督總兵等官。以統綠旗。各要地有將軍都統等官。以統駐防八旗。然皆掌兵柄而不擅財賦。且與文臣互牽制焉。由是前代藩鎮之制亦絕。中央集權之法。至是

鄭氏占領以前臺灣之歷史

鄭成功與蘭

益完密。而防弊過甚。害亦有伏於不覺者焉。

第九章 臺灣之用兵

臺灣自鄭氏占領以前。爲馬來種生番所據。未嘗受中國之統治。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嘗一至澎湖。東向望洋而返。宋史謂澎湖東有毗舍那國。卽其地也。元置巡司於澎湖。明初廢之。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和蘭人既據南洋諸島爲貿易地。欲求商港於中國。乃以十七艘之艦隊。謀犯澳門。時澳門已爲葡萄牙人極東貿易之要地。當蘭人來侵。中國兵與蒲人協力拒之。蘭人不得志。退入澎湖。(西名 Pescadores 蒲語漁夫之義也)築城居焉。尋又爲明軍所逐。土人復起攻之。乃以天啟四年。一六二四退據臺灣。(西名

Formosa 亦出蒲語。譯言美麗)自是以來。蘭人次第開拓。先築安平城。Fort Zeelandia 旋築赤嵌城。Fort Provintia 又逐西班牙人於島外。臺灣全土。歸其掌握。乃改革行政。宏布宗教。授土人以蘭語。成績頗著。而是時中國大陸。兵亂漸起。避難來居者。日以繁衍。於是中蘭兩國之移民。勢力相敵。而鄭成功終以戰勝之結果。據有其地。

順治十七年。成功自江南敗歸。使其子經留守廈門。而自以艦隊向臺灣。是時蘭人哥

之戰爭

依德 *Oyaf* 爲臺灣知事。怒島人與成功相通。下令捕治。中國移民皆不服。會知事所屬會計員。負債鉅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報成功。請爲嚮導。成功覽其地圖。歎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十八年六月。成功以兵二萬五千自安平附近上陸。斷安平與赤嵌之交通。赤嵌城先下。蘭人守安平。而告急於巴達維亞。 *Patavia* 巴達維亞總督遣兵艦七艘。兵七百人赴援。會清廷密令邊吏。致書哥依德。求合兵先逐成功。餘衆之擾大陸沿海者。然後攻其本營。蘭人乃分兵艦五艘應之。成功乘機悉銳還攻。於是安平被重圍者已九月。兵士死者千六百餘人。哥依德知不能敵。遂以城降。自天啓四年蘭人占領臺灣以來。至是凡三十七年。盡失其所有權。

成功既占領臺灣。內則組織政府。興農業。修兵備。定法制。建學校。用處士陳永華爲謀主。築館舍以居。明宗室遺臣之渡海來歸者。以赤嵌城爲承天府。汗萊日關。外則置兵守金門廈門兩島。與相犄角。又通使斐律賓羣島。求聘問於西班牙總督。欲以得海上之應援。清廷知成功終不可致。順治十八年。遂誅其父芝龍。並殺鄭氏子弟在京者。而詔徙福建沿海三十里內之居民於內地。禁漁舟商船出海。將以堅壁清野之法困之。

鄭氏
之
臺
營
之
經

福建之
侵入

於是沿海商民蕩析流離。又失海上魚鹽之利。不堪疾苦。張煌言因遺書成功。趣之內渡。謂「棄此十數萬生靈不收。安用爭夷島。且苟安一隅。恐將來金廈亦不可守。」而成功以臺灣初定。慮蘭人來襲。未暇爭霸大陸。翌康熙元年。成功卒。春秋三十有九。長子經自廈門入臺。嗣立。是年。監國魯王亦卒於臺。二年。永曆帝已被難。而經猶奉永曆年號。守節海外。

其後三藩事起。耿精忠據福建。乞援於鄭氏。許以漳泉二府酬之。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與耿氏合攻廣東。既而精忠背約。經請漳泉不得。於是反兵自取之。福建故屬鄭氏勢力。其舊部多有存者。海澄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皆反正。從經。經乘勢取汀州。邵武等府。會精忠復降清。與康親王傑書合軍攻鄭氏。遂以十六年收復漳泉以下諸府。經退守廈門。旋復遣將出沒沿海。十八年。經將劉國軒等分道入犯。以六月下海澄。分圍漳泉。傑書駐軍福州。不敢救。而巡撫吳興祚與將軍賴塔。出安溪間道。解泉州之圍。總督姚啟聖提督楊捷。奪漳州險要。國軒還據海澄。守一年不下。時三桂死。官軍復岳州。湖南水師無所用。詔遣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戰艘二百。由

招撫之
議

海赴閩。與啟聖興祚等軍會攻之。遂以十九年三月取海澄。鄭經及國軒棄金廈二島。歸臺灣。方鄭經之初立也。清廷遣疆吏貽書招之。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易衣冠。廷議不允。事遂中輟。至是。賴塔復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關荆榛。且睽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所。而姚啟聖持不可。議復寢。啟聖督閩。務欲滅鄭氏。收臺灣爲功。數遣刺客謀暗殺。事皆無效。而經竟以康熙二十年正月卒。於是王位繼承之爭起。鄭氏遂敗。

鄭氏之
內亂

先是。經連年用兵在外。用陳永華言。以長子克壘監國。克壘長而才。然乳婢出也。方成功在時。已有構之者。謂壘孽賤。不當爲世孫辱國。及壘監國。禮賢恤下。謹法令。物望頗

鄭克塽
之降

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益不利其立。至是經卒，侍衛馮錫範首以計罷永華兵柄。永華憂死，克塽失助。時成功妻董夫人尚在，復入間言，遂襲殺克塽，而立經次子克塽爲延平郡王。塽幼弱，不能莅事，事皆決於錫範。人心益失。啟聖聞其內亂，又知水師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請乘機出師。而內閣學士李光地亦以是爲請，攻臺之議始決。

二十二年六月，施琅以戰艦三百，水師二萬，自福建出發，乃定先下澎湖，次攻臺灣之策。時劉國軒在澎湖，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間壘設礮，又列戰艦據諸港，守禦甚嚴。琅督諸軍鏖戰七晝夜（自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焚敵艦百九十餘艘，國軒力不能支，乘小艇渡臺。清軍遂據澎湖。七月，臺人遣使議降。施琅姚啟聖以聞。八月，勅至，琅遂率衆渡臺受降。於是國軒及馮錫範等擁克塽出受詔，繳上成功所受明延平郡王印，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以獻。時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也。自順治十八年成功逐荷蘭人據全臺後，獨立者凡歷二十三年。詔封琅靖海侯，克塽入都，隸漢軍，封海澄公。克塽死而爵除，其子孫至今尙存云。

臺灣旣平，廷議以其孤懸海外，易招伏莽，欲棄之，專守澎湖。施琅以爲『中國東南形

施琅之
建議

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爲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於和蘭。彼恃其戈船火器。又據形勝膏沃爲巢穴。是藉寇兵而資盜糧也。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臺灣什一。無臺灣。則澎湖亦不能守。』由是設一府三縣。置吏治之。隸福建布政使。然其地僻遠。又受治日淺。豪民時思蠢動。其亂事之較著者。則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之亂。及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林爽文之亂。是也。今撮其顛末。附諸本篇。

朱一貴之亂

康熙末。臺灣知府王珍。稅斂苛虐。濫捕結會及私伐山木者二百餘人。處以死刑。鳳山縣民黃殿等。利一貴朱氏。稱爲明裔。奉之起兵。以五月六日陷府城。總兵歐陽凱戰歿。凡七日而全臺盡失。一貴遂稱中興王。建號永和。六月。水師提督施世驄。及南澳鎮總兵藍廷珍。先後自廈門渡海。會於澎湖。時臺中閩人粵人。互相雄長。各地鄉兵義勇。爭起相拒。廷珍等乘之。自澎湖進克安平鎮。旋以是月二十二日恢復府治。一貴等伏誅。廷珍因建議。諸羅（嘉義）以北。地險兵單。難以控制。宜割爲二縣。乾隆中。清廷用其言。始分諸羅北境爲彰化縣。又北增淡水廳。卽後日之臺北府。臺灣巡撫所駐者也。

林爽文者，彰化巨族，以豪富雄一方，聚衆結祕密社，號曰天地會，橫行數十年，吏不敢問。乾隆五十一年，總兵柴大紀謀發兵捕之，而先焚無辜村聚以相怵。爽文因衆怒，舉兵反正。十一月二十七日，據彰化，尋又破諸羅。翌五十二年^{七年七八}正月，大紀累戰破之，遂復諸羅。諸羅爲府城北障，敵衆十餘萬，復來攻之，志在必得。大紀善戰，與城民固守，互半載不下。詔改諸羅爲嘉義縣。是年冬，總督福康安及將軍海蘭察奉命赴援，遂以十一月解嘉義之圍。以十二月擒殺爽文以下數十人。臺灣復定，而大紀爲福康安所構陷，竟罹重辟。蓋自明季至清初，臺灣易主者凡三，而清人亦三次用兵，始奏兼併之功焉。

第十章 中西國際之由來

當明與清代興之際，中國歷史上漸開一振古未有之變局，卽西洋諸國人之東渡是也。前此千餘年間，歐亞兩大陸，未嘗無一二交通之事實。西人至中國者，唐貞觀中，則有景教僧阿羅本。元初，則有威尼斯巨商尼哥羅博羅 Nicolo Polo 父子，而馬哥博羅 Marco Polo 留仕元室，淹居吾土者，前後且二十餘年。其所著旅行記，一時頗動歐人

印度航
路之發
現

之耳目。然此不過艱苦卓絕之旅行家曠代一至。於國際上無幾何之關係。未得謂爲近世東西交通之起源也。東西交通之就緒。實在印度航路發見以後。而發見此航路者。爲葡萄牙政府之力。故交通中國者。亦以葡萄牙人爲最先。由是而荷蘭人繼之。英吉利人又繼之。而西班牙人亦藉馬尼刺 *Manila* 爲兩國之媒介。間接以行其貿易。今欲講明中西國際之由來。則當就此等國民次第東來之歷史略述之。

歐洲中古之時。威尼斯及熱內亞諸商之往來印度者。其航行之路有二。一則取道埃及。而由紅海。一則由黑海取道美索不達迷亞。而出波斯灣。是也。自東羅馬帝國滅亡以來。黑海地方之通路。爲土耳其人所扼。歐人之從事印度貿易者。不得不更闢他塗以通之。是時航海之術。物理之學。日益精覈。乘時有爲之士。爭以捷足先至。壟斷市利爲其目的。於是哥倫布以地圓之理。游說西班牙政府。資其舟楫財用。以求諸大西洋。而葡萄牙政府亦以累代獎勵航海之故。使非洲西南海岸。次第發現。其臣華士哥德嘑馬 *Vasco da Gama* 卒以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年通過非洲之南端。以達印度馬拉巴爾海岸 *Malabar Coast* 之古里 *Calicut* 是爲歐亞海路交通之始。實東西交通史上

至要之事實也。

自噶馬發現印度海岸以後，葡王以馬弩利第一，東略之志益銳。弘治正德間，遂縣臥亞。Goa 略馬刺加。Malacca 設印度總督，以掌貿易拓殖之務。置僧正，以綜理東洋布教之事。勢力及於蘇門答臘 Sumatra 爪哇 Java 諸島。自馬刺加占領後五年，葡人刺匪爾伯斯德羅。Rafael Perestrello 遂附帆船入中國，是爲歐洲船舶內渡之始。時正德十一年^{一五一一}也。其翌年，印度總督亞伯勒基。Albuquerque 復遣使臣比勒斯，求與明廷締約，遣臥亞市長匪地難德安刺德。Ferdinand Andrade 測量中國港灣。兩人之至廣東也，地方官頗歡迎之，使碇泊上川島。Shanghai or St. John's Island 又明年，匪地難德弟西蒙 Simon Andrade 者踵至，有暴行，大爲吏民所惡。先是武宗聞比勒斯之至，使留廣東待命，及西蒙事作，遂遣吏輸之，坐以間諜。下諸獄。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遂下令放逐葡人於境外，未幾令弛，葡人來者益多。嘉靖中，廣東附近有葡人居留地三，卽上川電白（西史作 Lambacao）及澳門 Macao 是也。十餘年間，電白貿易爲諸港之冠，葡商寄居者常達五六百人，及澳門興盛，遂駕電白而上之。

澳門互
市之起
源

西班牙
人之渡
來

當時廣東而外沿海諸省爲葡商所出入者則甯波泉州等地是也。居甯波之葡商或結黨四出誘掠婦孺居民大憤爭起復讐以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屠教徒萬有二千焚葡船三十七艘而泉州之葡人亦以二十八年一五四爲吏民所逐於是澳門獨爲葡人極東貿易之要港。澳門互市之起源蓋在嘉靖十四年一五三是時都指揮黃慶者得葡人巨賄爲請於上官始以濠境（卽澳門）爲通商之地。年科地租二萬金。其後三十二年一五五葡船有遭風濤之害者以貢品被水爲辭請於海道副使汪柏乞地曝之自是展境益廣。至萬歷元年一五七中國政府始於澳門附近築境壁爲區畫置守吏焉。而西史或言嘉靖時澳門故爲海寇所據地方官假歐人之力討滅之故以其地割與歐人爲酬功之具云。

方葡萄牙人開闢印度航路壟斷東洋貿易之全權同時西班牙政府亦次第發見亞美利加大陸取墨西哥爲殖民地壹意西進以求達其世界迴航之目的。正德十四年一五一當西班牙加羅第一之時其臣墨加蠟 Magalhaes 亦作麥折倫 Magellan 者始率艦隊自大西洋出亞美利加南端進達太平洋凡航行三十三月之久而至馬來

羣島之息布。Cepu 是爲歐洲至東亞西南航路開通之始。墨加蠟旋爲土著所殺。其徒衆以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越印度洋而歸。於是加羅第一以太子非利布之名。名所至羣島曰斐律賓。終加羅之世。西班牙艦隊至斐律賓者三。然僅得出入其地而已。未暇占領也。及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非利布立。是爲非利布第二。益經營四方。逞其遠略。其將勒迦斯比。Legaspi 遂以嘉靖四十四年^{一五五五年}占據斐律賓。定馬尼刺爲列島之都會。是時中國商人往來南洋者。獲利甚鉅。沿海慄悍之民。或以武力恣其暴取。及西班牙人至。斐律賓海陸間。遂爲兩國民之戰場。

明室叔季時代。中國國民。有以匹夫之勢力。與歐洲雄國爲敵者。後則鄭成功之與荷蘭。而前則李馬奔之與西班牙。是也。李馬奔者。泉州人。故海盜渠魁。數出沒遠近。從事劫奪。會海上。有帆船來自馬尼刺者。爲馬奔所掠。馬奔卽以捕虜爲嚮導。率帆船武裝者六十二艘。水陸兵各二千。婦女千有五百。進征斐律賓。萬歷二年冬^{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艦隊達馬尼刺灣。馬奔使部將日本人庄公。Dioo 將兵六百先入。時暴風起。舟多覆者。溺殺幾二百人。庄公以殘兵薄馬尼刺城外。進殪西班牙副將。西兵走保桑的亞哥。

Santiago 會援軍一隊至。庄公以爲大軍也。稍稍引退。西兵乘勢追擊。血戰互數時。庄公收敗卒。退合李馬奔之本營。時勒迦斯比已死。其孫溫薩爾塞特。方經略呂宋北部。及中國兵迫馬尼刺。急還謀防禦之策。西十二月三日。兩軍戰備已就。馬奔集部將。下進擊之令。庄公引兵千五百人登岸。縱火市街。圍其堡壘。而艦隊自港外發礮助攻。庄公遂以所部入城。西軍殊死戰。庄公陣歿。馬奔復發兵五百繼之。終無功而退。於是馬奔收餘衆。航呂宋島西岸。數日至亞格諾 Agno 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築城居焉。薩爾塞特聞之。復大舉來薄。馬奔知不敵。乃留兵城中。牽制敵軍。而乘間出海遁。其留者走匿深山間。至今斐律賓有伊哥羅德支那人種 Igorots-Chinese 者。其苗裔也。

中國與
西班牙
交涉之
始

方馬奔之據亞格諾河口也。福建總督聞其勢盛。發艦隊偵之。西班牙人聞中國艦隊之至。欲乘機與訂通商條約。乃邀使者至馬尼刺。謁其知事。使者言通商事當就督臣議之。請俟艦隊歸國之際。簡信使與俱。於是知事以僧侶馬丁拉達等爲使。齎書翰貢物。附閩艦內渡。求締商約。是爲西班牙遣使中國之始。時萬歷二年一五七二年也。其後萬

歷八年。一五年八西班牙王非利布第二復遣馬丁伊格奈條 Martin Ignatius 來申前請而先後並爲葡人所間。不得要領。然中國商船往來斐律賓自若。故馬尼刺遂爲兩國之市場。先是西班牙政府之得斐律賓也。以爲墨西哥殖民地之附庸。凡斐律賓行政補助費及商品代價悉取諸墨西哥。歲額二百五十萬圓。以故墨西哥銀幣充溢馬尼刺。復經南洋商人之手。以輸諸中國。今墨銀之通行內地者。由此起也。

正嘉以來。東洋商利。殆爲葡萄牙人所獨擅。既如上文所述。然葡人之經營拓殖。專以暴力制勝。及拓地既廣。國力不足以維繫之。故不久中衰。而荷蘭英吉利兩國代之而起。荷蘭故西班牙領土。以宗教紛爭之故。於萬歷九年。一五年八脫西班牙政府之羈絆。宣告獨立。方葡萄牙商業盛時。其都里斯本。爲東洋百貨所萃。荷蘭英吉利諸商。率就其地爲稗販之業。然自萬歷八年。一五年八西班牙王非利布兼襲葡國王統以來。有轄治比勒尼全半島之主權。以荷蘭人爲其叛民。故務有以困之。遂於萬歷十九年。一五年下令禁荷人出入里斯本。荷人既失稗販之利。勢不得不自闢商路。直接與東方諸

國貿易。而是時林斯哥敦 Jan Huigen Van Linsikoten 好德曼 Cornelius Houtman

之徒。並以游歷外國。習識海程。爲全國提倡。萬歷二十三年。一五年亞摩斯德登諸商。始創『私立東印度會社』。從事探險。好德曼遂以是年回航南非。經蘇門答臘。至爪哇西岸。巡覽而歸。自是荷船東渡者不絕。至萬歷三十年。二年六東印度會社得政府公許。有於殖民地置兵除吏。及與所在國君主宣戰媾和之權。遂自蘇門答臘爪哇摩鹿加列島。Moluccas 逐葡人而有之。尋以萬歷末年。九年六一建巴達維亞府於爪哇。以爲諸貿易地之中心。於是西自印度之馬拉巴爾海岸。東至日本之長崎。其商港相接。海上權力極盛一時。

荷人與
清朝之
交涉

荷人既席捲馬來西亞羣島。所至排斥他國。恣其獨占。而在澳門之葡人。以有中國兵援助。故得保其位置。荷人不得志於澳門。乃經營臺灣。以伺利便。會清朝入關。定鼎北京。有舊教牧師名馬爾底尼者。自中國入巴達維亞。盛道新政府之開通。荷人方以廣東交涉之途。爲葡商所遮。苦不得間。及聞牧師言。遂欲遣使北京。與政府爲直接之談判。順治十三年。六年六五荷使哥頁 Coyer 及開澤 Keyzer 二人。始自爪哇抵京師。入見清世祖。以互市爲請。世祖命羣臣會議。許荷蘭商船八歲一至。船數以四艘爲限。他

所請皆不得行。其後臺灣爲鄭成功所奪。福建沿海。連年被侵略。荷人數遣艦隊。助清軍。攻金廈。削鄭氏勢力。以是挾功求報酬。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其使臣訶倫 Van Hoorn 復以巴達維亞總督之命。議約北京。竟略無所得而返。

英人之從事東洋探險。殆與荷蘭人同時。惟荷蘭人所經營者。以馬來西亞羣島爲主。而英人所注意者則在印度。一五七九年托馬斯士德芬 Thomas Stephens 者。

始至印度。英人得自其通信中。知商況之梗概。進取之志由是生。方荷蘭之獨立也。英

女王伊利薩伯。以宗教上之關繫。爲之後援。故英西交惡。一五八八年萬歷十六年。西班牙

之無敵艦隊。爲英軍所殲。英人於海上之威望。坐是驟增。而是時西葡合併。葡人之東

洋商利。爲西班牙財賦所從出。故英人欲藉戰勝之勢。進覆其根據。會荷蘭暴興。南洋

貿易。爲其所持。其出品之行售歐洲者。價騰貴至倍蓰。英人益不平。一五九九年萬歷二十七年。

倫敦商人。集議組織東印度會社。與荷人競爭。至翌年。一六〇〇年成立之頃。其資本

金僅七萬鎊而已。而以累次遠航之結果。得於爪哇及印度沿岸。行其貿易。贏獲日富。

顧其在爪哇等島地者。始終爲荷人所排斥。不能得志。獨於印度大陸。所在奏功。其勢

力遠出他國之上。

中英交涉之起源

中英之互市。自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虎門之役始。先是萬歷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英女王伊利薩伯。雖嘗一遣使節奉書明廷。然不能達其目的。其後英人以經略印度之故。與葡人相衝突。戰爭連年不絕。於是臥亞總督以屢敗之餘。與英人締休戰條約。許英船有出入澳門之權利。崇禎十年。英人威代爾 *Weddell* 者。率艦隊至澳門。攜臥亞總督書。謁其知事。葡人拒不納。威代爾乃思與廣東大吏相交涉。而葡人復讒構其間。當英船之至虎門也。守者遽發礮擊之。激戰數時之後。礮臺遂陷。其終局。英人以所得戰利品。還付中國。而中國亦允英人通商。然未幾。鼎革之亂起。海內騷動。故外國貿易。爲之中輟。至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東印度會社。遣商船一艘至廈門。無功而返。會鄭經在臺灣。頗講外交之策。英人與訂約。得以安平及廈門爲出入地。而臺灣新闢。物產貧乏。故安平貿易。不久旋廢。而廈門獨盛。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一年。英人始議於廈門建商館。然以清廷干涉之故事。卒不成。惟其商船。得以時間至而已。

自基督教入中國。而宗教問題。常爲近世國際上紛爭之要點。故其傳來之次第。亦吾

基督教之傳來

人所欲知也。基督教義之最先流布中國者。爲乃斯德利安宗。當盛唐之世。已風靡一時。所謂大秦景教者也。然乃斯德利安宗之在歐洲。嘗爲宗教會議所排斥。固非基督正宗。及唐會昌五年。五八四年下詔嚴禁。而其徒遂絕跡於中國。爾後蒙古帝國興。東歐地方。被其蹂躪。羅馬教皇及列國君主。思以宗教之力懷柔之。數遣教徒爲議和使。試其遊說。於是若望高未諾。John of Monte Corvino 者。以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得元廷許可。布教北京。建禮堂焉。羅馬加特力宗之入中國。自此始。然元亡而布教事業。亦因之中止。及東西航路既通。歐人東渡者日衆。商業所及。宗教隨之。而是時加特力宗。方以路得宗之抗議。失勢力於歐洲。其徒有志者。因欲轉入他土。收其義法。而耶穌伊德社。Jesuit 傳布最力。加特力宗之得蔓延於東洋諸國者。皆此社之爲也。

是宗之再興於中國也。實以義大利人利瑪竇 Matteo Ricci 爲其初祖。中國所謂天主教者。卽瑪竇所倡也。先是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耶穌伊德社東洋布教長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自臥亞內渡。道死於上川島。其後任范禮安 Vaignani 乃遣瑪竇及羅明堅 Michael Ruggieri 入中國。紹其遺志。瑪竇等以萬歷八年。一五八〇年

至廣東留滯肇慶服桑門衣習華言以其暇說教羅明堅尋以事歸而瑪竇遂易儒服入南京與其徒王豐肅 *Alphonsus Vagnoni* 遊說薦紳間日見尊信南京禮部侍郎沈淮奏『陪京都會不宜令異教處此』疏入不報萬歷二十八年○年六○瑪竇始與其友龐迪我 *Didacus de Pantoja* 來北京獻方物及基督畫象神宗念其遠來禮遇甚厚令得於京師內外崇建禮堂朝官徐光啟李之藻輩並服習其說折節與遊瑪竇能屬文頗有所論述又其布教常斟酌中國習俗古義而調和之故成就有足觀者光啟之藻又從之譯受乾坤體義幾何原本測量法義諸書行世是爲泰西科學輸入中土之始。

明末天主教
之傳概

萬歷三十八年○年六一利瑪竇卒而天主教徒亦頗爲朝議所攻擊萬歷四十四年○年六一遂下令放逐終以光啟調護之力至天啟二年○年六二事得解是時宣教師留京者自龐迪我外有熊三拔 *Sabbathinus de Ursis* 龍華民 *Nicolaus Longobardi* 陽瑪諾 *Emmanuel Diaz* 鄧玉函 *Joannes Terrenz* 等更相應和氣類甚衆而德意志人湯若望 *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又以後至能承其業原諸人之所以見重於當

時者。蓋非以其宗教。而以其學術。彼等皆明習歷法。旁通百技。能爲時用。李之藻嘗稱『其所論天文歷數。有中國昔賢所未及者。不徒論其度數。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當時士大夫。旣以從善服義之公心。盛相推許。而清廷亦利用之。使當司天之任。或令鑄巨礮。佐軍用。故其布教亦得無阻害。蓋至崇禎末年。而臣民之奉教者。逮數千人。其中宗室百十四人。宦官四十人。顯者十四人云。

鼎革之交。布教事業。頗爲兵亂所間。而宣教師之在北方者。以歸命清朝故。得保其位置。若望又以歷學受世祖寵遇。掌欽天監事。尊爲通元教師。而其在南方者。則以永曆帝爲之護法。傳習不替。當永曆之季。太后嘗以宣教師之介紹。致書羅馬法王祈福。其信仰之深。略可推見。然自司天之職。爲西人所主持。學者頗以廢絕古法爲憾。康熙四年。一六六六。回回教徒新安人楊光先。上書攻擊。若望論磔。以前勛僅得不死。其徒並連坐禁錮。會聖祖親政。諸連坐者。以大赦被釋。於是南懷仁 *Ferdinandus Verbiest* 者。復疏論欽天監推算乖謬狀。較驗得實。懷仁遂以康熙八年。一六六九。任監副。清廷知此輩博習可用。自治歷之外。凡外交通譯。及測量境土之事。悉以任之。而此輩亦謹守瑪竇

遺法。不強使奉教者盡變中國習俗禮式。以故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極一時。全國信徒。不下數十萬人云。

清史講義

第二編 全盛時期

第十一章 東北經略及中俄交涉

俄羅東之
及雅克
薩城之
建設

清廷既定雲貴郡縣臺灣。中國又安。無復兵革之事。乃壹意經略邊境。以絕外患。是時中國境外大敵有二。一則俄羅斯之於黑龍江沿岸。一則準噶爾部之於天山南北是也。準噶爾汗之征服。事具後章。今略敘俄羅斯東侵之梗概。及中俄交涉之起源。以見當時外交之優勝。且以明外交與武力相爲表裏之實焉。當明末季。滿洲方遣兵定黑龍江畔之索倫。達瑚爾等部。而俄羅斯遠征軍。亦越外興安嶺。以達西伯利亞極東之鄂霍海岸。其疆域所屆。南與外蒙古之車臣汗土謝圖汗二部爲鄰。蒙人與相貿易焉。時通古斯種人之入俄境者。具言外興安嶺南境。川流交會。部落繁衍。適於耕牧。且富鑛產。俄人心豔其說。益銳意南下。崇德末年。一六四三年可薩克人波雅爾古 Poyarkoff 者。始自雅庫次克。歷阿勒丹精奇里諸川。以達黑龍江之下流。周覽其山川部落。三載而歸。具以所見告諸雅庫將軍。謂得精兵三百。可使其地入俄國之版圖。會清兵入關。中

國多事。不暇注意東北。俄人因得乘間於黑龍江北岸。試其侵略。其將喀巴羅。Khabarov-

1011 遂以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年引兵達索倫部人所居之雅克薩地。戰勝土酋。翌年。一六

年遂築城雅克薩河口。名曰阿爾巴青。Albazin 舊史所謂雅克薩城者也是時烏蘇

里江口有部落曰阿槍。見俄軍之東下也。赴滿洲乞援。於是寧古塔都統募兵使章京

海色助阿槍人禦俄。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四月。海色率兵二千。逐俄兵於黑龍江岸。無功

而返。而喀巴羅亦以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歸國。

喀巴羅之歸也。俄人斯特巴諾。Stepanof 代領其衆。復以是年五月。引兵下黑龍江。剽

掠糧聚。都統明安達禮禦之。松花江口。破其軍。斯特巴諾退守哈馬喇河。先是葉尼賽

斯克將軍巴西古。以黑龍江地方遼遠。非置重鎮於貝加爾湖東爲根據。則侵略之志。

終不能達。因欲於尼布楚河。注入什爾喀河之處。建設要塞。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其所遣

遠征隊。遂略地什爾喀河流域。於右岸築小砦焉。俄政府聞之。命巴西古兼尼布楚將

軍。任黑龍江經略事。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六年巴西古親赴尼布楚。部署軍事。而令斯特巴

諾當前敵。斯特巴諾。遂以所部可薩克兵五百人。出松花江。侵入滿洲。抄掠村落。寧古

中俄通
使之起
源

塔都統沙爾呼達率艦隊四十七艘載火器拒敵激戰於松花江與瑚爾哈河間斬殺過半。斯特巴諾死焉。殘兵悉遁入雅庫次克。其退至尼布楚者僅十七人而已。

當是時。俄人雖以侵略黑龍江之故。數與中國兵相衝突。然未知中國國力之若何。順治十一二年間。嘗兩遣使節。賚方物。上書以請互市爲名。至北京覘虛實。而中國亦方憊然自大。不識俄羅斯之爲何物。視之與鄰近朝貢諸國等。順治十一年。清廷與俄皇書。有云『爾國遠處西北。從未一達中華。今爾誠心向化。遣使貢進方物。朕實嘉之。特賜禮物。卽令爾使人賣去。以明朕柔遠之至意。爾其欽承。永効忠順。以世恩寵。』其詞絕倨。而俄人不解漢文。無由知其所云也。先是順治十年。俄軍占據什爾喀河流域時。土酋罕帖木兒。知俄人志在攻略。乃率其部衆內徙。求保護。中國有司遇之薄。罕帖木兒心弗善也。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復越額爾古納河。入俄境。居因古塔河城。會俄使復至。求互市。於是聖祖以俄人連年寇邊。又納我逋逃。乃以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遣使莫斯科。令交付罕帖木兒。且約束邊人。禁抄掠。莫斯科人無能解中國國書者。乃遣使與清使俱來北京。以康熙十四年。一六七〇年至。欲與中國訂界約。開貿易。交換俘虜。政府宣言。非

雅克薩
之第一
次攻擊

交付罕帖木兒。則所請皆無庸置議。議卒不成。俄人益經營雅克薩。築塞精奇里上流。以相策應。將席捲黑龍江東北數千里地。而中國亦以其近逼陪京。不可滋蔓。思有以創之。兩國之決裂。遂近在旦暮間矣。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清廷遣副都統郎坦。以行獵為名。渡黑龍江偵察雅克薩城形

勢。郎坦集言。俄兵寡少不足患。聖祖乃定征俄之策。先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寧古塔

製巨舟。築墨爾根齊齊哈爾二城。置十驛。通餉運。以薩布素為黑龍江將軍。治愛琿。又

令車臣汗絕俄人貿易。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俄將模里尼克。率可薩克兵六十餘人。發自

雅克薩。將移營黑龍江下流。至愛琿附近。我兵船迎擊之。俘其全軍。致諸齊齊哈爾。二

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清軍從譯官至雅克薩城諭降。戍兵不可。於是都統彭春。以二十四年

一六八五年。率水陸兩軍北征。陸軍凡萬人。攜巨礮二百門。自齊齊哈爾陸行。水軍凡五千

人。艦百艘。自松花出黑龍。兩軍集雅克薩城下。遣使諭城兵令引去。是時俄驍將圖爾

布青 *Tolbuzin* 以四百五十人守焉。拒命不屈。六月。清軍始加礮擊。圖爾布青雖奮勇

防戰。而軍械窳敗。又衆寡懸絕。勢不能支。遂退至尼布楚。是役俄軍戰死及生擒者殆

百人我兵毀其城而還。獻俘京師。聖祖赦俄俘。編爲佐領。其苗裔蓋至今猶有存者。圖爾布青之還。尼布楚也會俄國陸軍大佐伯伊頓 *Pertou* 復率可薩克兵百人。自莫斯科來援。圖爾布青乃與合軍而東。至雅克薩舊址。築土壘爲防禦計。清軍聞之。復以二十五年^{一六八}七月引兵八千載大礮四百門進攻。欲一舉平其壘。俄軍抵死拒戰。壘堅不可拔。圖爾布青中彈丸斃。伯伊頓代之守。逾年不下。時俄兵皆穴居。病溼死者甚衆。清將軍薩布素聞之。自愛琿遣醫師至。請爲治療。伯伊頓辭不受。且饋麥以報。示軍中無絕糧憂。清兵謀以長圍困之。俄軍不死於戰。則死於病。其存者僅六十餘人。城旦夕且下。而兩國媾和之議成。清軍遂以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月解圍歸愛琿及墨爾根。自出師至此。前後逾二年云。

時俄皇彼得第一新立。受制於其姊索希亞。未有實權。又以戰地距國都絕遠。應援不能。以時至。亟欲與中國和。會聖祖亦不樂勞師徼外。二十五年。以和蘭人之介紹。致書俄皇。論曲直。於是俄皇復書。言前者中國數贈書本國。無能通解者。今已知邊人構釁之罪。卽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聖祖許之。明年^{一六八}俄全權公使費

娶多羅。Feodor Golovin 進次色楞格斯克。遣官至京師告至。約以是地爲兩國使臣會議所。二十七年五月。聖祖以內大臣索額圖。佟國偉。馬喇等爲公使。會俄使議約。令兵部督捕理事官張鵬翼。及耶蘇伊德社宣教師張誠 Gerillon 徐日昇 Pereira 從。扈以精騎萬餘。軍容甚盛。使者以月朔發自京師。逾月而至喀爾喀界。會土謝圖方與準噶爾搆兵。道梗不得前。索額圖等頓軍喀爾喀境。而遣從官索羅希至色楞格斯克。具述道梗事。於是俄使更議以尼布楚爲會場。且馳使北京決進止。索額圖等以是中道折還。

兩使之
會議

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聖祖聞俄使將自色楞格斯克赴尼布楚。復命索額圖就之。先是索額圖之奉使也。嘗以其對俄意見。陳請帝前。謂尼布楚以東。黑龍江上下流域。當令盡隸我界。逃人罕帖木兒及其族屬。當令還付。俄人若一一允諾。則可返其俘虜。與定疆界。通貿易。否則請毋與和。帝許之。臨發。復諭之曰。俄人若失尼布楚。則東通之途梗。勢且無能爲役。汝曹初議。可先以是爲界。俄人不可。則更以額爾古納河。及是。索額圖再出。帝復命都統郎坦發兵一萬。自愛琿水陸並進。爲使臣後援。八月二日。索額圖等達

尼布楚駐城外平原。尼布楚將軍烏拉索聞清軍大至，慮有他故，飛書拒之。索額圖不應。十二日，俄使費要多羅至自色楞格斯克，見中國兵衛甚盛，氣大沮。二十四日，張幕尼布楚城外爲會場，兩國公使及從人畢集，護兵各二百餘人，露刃列帳側。俄人復以兵五百列城南，當清陸軍，又以兵五百陣尼布楚河岸，當清水軍。俄使發議，欲劃黑龍江爲兩國國境，以江南地歸清，而自有其北岸。索額圖不可，謂東自雅克薩，西至尼布楚，色楞格斯克，凡俄領黑龍江及後貝加爾殖民地，當盡以與我。以是議不諧。翌日，復會。索額圖詞少遜，請以尼布楚爲分界。俄使難之。索額圖堅持不屈，議復梗。

是時清譯官天主教徒張誠輩，郵驛兩使間，執調停之任，往復數四。清公使始議北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南以額爾古納河爲界。俄人於額爾古納河南所築堡寨，當移諸河北。俄使復不允。於是索額圖用宣教師言，輟議，示決裂意。且招撫蒙古及通古斯人之降俄者，令爲內應。八月晦，遂拔營向尼布楚城。旦夕且宣戰。俄使不得已，乃允以額爾古納及格爾必齊兩河爲中俄界線，平和之緒稍就。越三日，索額圖作約書，致諸俄使，則北境之分界線，非外興安嶺，而爲自後貝加爾至朱古特岬之一帶長嶺。俄

條約之
大要

使驚恚。置不答。宣教師亦以中國要求過當。終不能得俄人之承諾。宜稍就俄使意改之。索額圖許諾。國界之議既成。復及逃人事。會是時罕帖木兒已與其父共至莫斯科。受希臘教洗禮。更名波威爾。索額圖聞之。知終不可致。遂不復言。和約得成。

九月九日。兩國公使各以國文約書相交換。而副之以拉丁語譯文。約書文義。彼此有相違者。以拉丁文爲準。約凡六條。所謂尼布楚條約者也。今撮其大意。列之如左。

(一) 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

(二) 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

(三) 毀雅克薩城。雅克薩居民及物用。聽遷往俄境。

(四) 兩國獵戶人等。毋許擅越國界。違者送所司懲罰。

(五) 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

(六) 行旅有官許文票者。得貿易不禁。

約既就。乃書以漢滿蒙古拉丁及俄羅斯五體文字。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

厄魯特
蒙古之
起源

河南爲界標中俄接壤自此始。聖祖知俄人東略之志終不能絕。不爲之備。患且益大。乃於精奇里河口設屯田兵以守之。自是六十餘年間。俄人之對中國專以平和爲旨。數遣留學生至北京習華言。或發商隊於沿邊行貿易。蓋至咸豐八年一八五而兩國界約迄無變更云。

第十二章 準噶爾之破滅

喀爾喀以西天山以北本厄魯特蒙古境也。其地故元代牧場。分駝馬牛羊四部。稱爲四衛拉特。衛拉特者譯言大部。元之衰也。其臣猛可帖木兒據有其地。自爲部落。明時謂之瓦剌。瓦剌者由衛拉特音轉而訛者也。正統中瓦剌極盛。其汗也先數入寇邊。爲中國巨患也。先死而瓦剌中衰。其地復分爲四部。一曰和碩特。居烏魯木齊附近。一曰準噶爾。居伊犁。一曰杜爾伯特。居厄爾齊斯河域。一曰土爾扈特。居塔爾巴哈台（雅爾）附近。總謂之厄魯特蒙古。清朝勃興。科爾沁及漠南蒙古既先後臣服。而喀爾喀厄魯特兩大部以荒遠未附。會西藏有宗教之爭。黃教刺麻欲藉厄魯特之力。斥逐紅教徒。和碩特部長固始汗得其餘三部之援。明崇禎十六年。自青海入西藏。襲殺藏巴

汗。據其東部喀木（前藏）地。於是和碩特以青海地方爲根據。而遙握西藏兵權。是爲青海蒙古之始。

準噶爾
之勃興

固始汗之據青海也。同時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亦自伊犁蠶食近部。勢力漸張。康熙初。渾台吉死。子僧格嗣。其異母兄車臣。卓特巴巴圖爾。爭屬產。與僧格隙。劫殺之。時僧格同母弟噶爾丹。方爲刺麻。在西藏。康熙十二年。歸而靖亂。戮逐諸兄。自立爲準噶爾汗。噶爾丹之在西藏也。與藏中第巴（政務官）桑結相交驩。時桑結頗患和碩特部之干涉。聞噶爾丹君臨準噶爾。欲藉其力以挫和碩特。康熙十六年。噶爾丹以和碩特納準噶爾叛衆爲名。襲破固始汗子達顏汗。而有其領地。於是厄魯特四部既盡屬噶爾丹。而天山南路喀什噶爾部。又以回教黨派之軋轢。有內亂。其白山黨首領亞巴克。爲黑山黨伊士摩兒所逐。奔西藏。乞援於達賴刺麻。達賴刺麻命噶爾丹助之。康熙十七年。噶爾丹引兵破黑山黨。立亞巴克爲喀什噶爾汗。威令震其全部。噶爾丹已統一天山南北。兼有科布多青海等地。則又欲東併喀爾喀。乃自伊犁徙居阿爾泰山麓。使杜爾伯特衆屯田。且耕且牧。以峙其食。形勢日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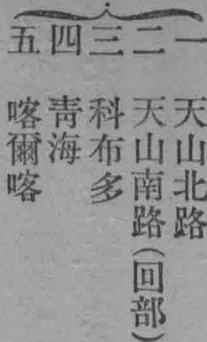
當時喀爾喀之形勢

準喀之關係

喀爾喀部者。故韃靼大汗達延季子札賚爾封地。札賚爾孫阿巴岱始入西藏。謁達賴喇嘛。得其經典以歸。部衆尊信之。奉以爲汗。是爲土謝圖汗之始。土謝圖部據土拉河流域。而其東西。又別爲兩汗。西曰札薩克。占杭愛山西麓地。東曰車臣。占克魯倫河流域。喀爾喀西境與厄魯特接。世不相能。漠南察哈爾之敗也。喀爾喀震於清朝兵威。數遣使通好。歲獻白駝一。白馬八。號爲九白之貢。順治中。清軍方定中原。未遑遠略。喀爾喀貢使中絕。清廷賜書諭之。亦弗致也。及順治十二年。三汗始各遣子弟來請盟。詔賜盟宗人府。先是喀爾喀爲漠北雄部。及中葉。專佞喇嘛。習梵唄。弛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故威稜日衰。而準噶爾得坐乘其敝。康熙二十三年。土謝圖汗與札薩克圖有隙。三部內訌。聖祖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和之。而噶爾丹乃使使辱土謝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土謝圖探之。無其事。守備懈。噶爾丹遣喇嘛僧衆遊牧其地。爲間諜。土謝圖亦弗問也。二十七年夏。噶爾丹率勁騎三萬。越杭愛山。突襲其帳。遊牧刺麻從中應之。土謝圖部拒戰大敗。悉衆東走。會清朝遣俄使索額圖等。道出車臣汗境。

土謝圖汗馳使乞援，即揚言清軍援已。噶爾丹聞之，亦以書至。索額圖等具以情實相曉諭。噶爾丹知中國軍不為喀爾喀也，志益肆。既蹂躪土謝圖，又東西擊逐車臣札薩克圖兩汗。於是三汗部衆數十萬，盡棄牲畜帳幙，投漠南請降。聖祖命尙書阿爾尼等發粟贍之，且假科爾沁水草地，使遊牧。自是準噶爾部復併有漠北，遂南向將與中國爭衡矣。

準噶爾最大版圖……



土謝圖汗既徙牧漠南，得中國保護，而噶爾丹必欲得而甘心。數遣使陳奏，請執而畀之。聖祖知兩部構兵，曲在土謝圖，然以其率衆內附，勢不可令失所。二十八年，遣尙書阿爾尼諭噶爾丹罷兵，返喀爾喀侵地，且約達賴刺麻亦遣使調停之。噶爾丹終以不得土謝圖汗爲恨，駐兵克魯倫河流域，窺伺漠南，勢且深入。二十九年三月，聖祖命阿爾尼調內蒙古各部兵駐防邊界以值之。六月，噶爾丹引兵二萬餘，越呼倫池而南，進

噶爾丹之侵入

次索岳爾濟山附近。掠烏珠穆沁部人畜。阿爾尼督蒙古兵襲擊之於烏爾會河。蓋卽烏拉圭河在烏珠穆沁左翼境內。魏源聖武記疑爲克魯倫河北之烏爾匝河。大誤。戰不利而退。噶爾丹益深入烏珠穆沁境。聖祖檄阿爾尼收集兵馬。嚴行警備。如蒙古兵不足恃。則姑令內移。而續發軍以繼之。

七月。帝遣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皇子允禩副之。出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等副之。出喜峯口。而使阿爾尼率所部會裕親王軍。又別調盛京吉林及科爾沁兵助戰。車駕親幸邊外以節制之。恭親王軍遇敵烏珠穆沁境。戰復不利。噶爾丹乘勝渡西喇木倫河深入。至烏蘭布通。今赤峯縣境。去京師僅七百里。時裕親王軍屯烏蘭布通三十里外。詔恭親王引兵會之。八月朔。兩軍激戰於烏蘭布通。清軍火器精利。敵用橐駝萬餘。縛足偃臥。蒙氈其上。以爲障蔽。自午後二時開戰。至日暮。敵軍死傷甚衆。噶爾丹乘夜遁。翌日。遣刺麻詣軍前乞和。以緩追騎。而自引敗卒由克什克騰部渡西喇木倫北去。越六日。清軍始發輕騎追之。不及而返。事聞。詔切責諸軍坐失事機。而噶爾丹中途奉書謝過。誓自此不復犯邊。會聖祖以不豫回京。乃敕諭

喀爾喀
之安置

噶爾丹悉衆出界，不得擅犯喀爾喀一人一畜，而詔諸王班師。

三十年，帝以準部連年寇邊，職由土謝圖汗啓，釁召侮，當有以懲之。而喀爾喀新附，衆數十萬，亦不可無以撫綏訓練之也。乃議出塞大閱，示以威嚴，以多倫諾爾爲會場，命理藩院檄調新附諸部及科爾沁等四十九旗，豫屯會場百里外待命。五月，帝駕出張家口，至多倫諾爾，盛設兵衛，先傳諭土謝圖汗等，令具疏請罪，然後設帳受其朝。翌日，帝乃躬擐甲胄大閱，嚴申約束。又赦土謝圖汗罪，仍留其汗號，其所屬濟農（副王）諾顏（長官）等皆去舊稱，授王貝勒以下爵，有差，令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列，仍聽遊牧近邊。又於多倫諾爾附近建寺曰彙宗，以安其刺麻。喀爾喀之爲中國外藩自此始。

親征之
役

噶爾丹自西喇木倫河敗歸，仍以科布多爲根據，居伊克阿拉克湖畔，使部衆從事漁業，休養數年，復思東出，奉書索土謝圖汗益急，且遣使誘內蒙古諸部叛歸己。科爾沁親王以聞，三十四年，聖祖密諭科爾沁等部，令傳語噶爾丹，僞許內應，誘令深入，當以一戰覆之。是年九月，噶爾丹果率騎三萬，據克魯倫河上流，自秋徂冬，不去，亦不擾漠南。但揚言借俄羅斯烏槍兵六萬，將大舉入寇。聖祖以爲此敵不滅，則中外無寧歲，當

以全力制之。議令將軍薩布素引滿洲軍會科爾沁所部出其東。撫遠大將軍費揚古馳赴歸化城。調陝甘兵出寧夏。自翁金河出其西。而車駕自將禁旅。出獨石口爲中路。剋期夾攻。三十五年三月。聖祖率中路軍出邊。親拊士卒。相水草。逾月而渡瀚海。近逼敵境。而東西兩軍。以道阻不至。途次復聞風說。謂俄人將助寇。大學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帝怒不許。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而遣使囑爾丹。告以駕至。囑爾丹登高望見御營。大驚宵遁。比清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帝始意囑爾丹必扼河拒戰。故分軍攻其腹背。至是知其無能爲役。乃循河窮追。三日。至托納山。不及而返。時五月十二日也。先是西安將軍博濟。甘肅提督孫思克等。督陝甘諸軍。以二月發寧夏。軍行艱苦。多亡失。比至翁金河。孫思克乃定減兵併糧之議。留千人屯河畔。簡精銳以進。數日。始與費揚古軍會。以五月十三日。抵土拉河上流東岸之昭莫多。(亦名東庫倫)則聞囑爾丹方自克魯倫上流。折而西竄。距清軍約三十里。費揚古等據形勝列陣以待。而先遣前鋒迎敵。陽敗以致之。兩軍激戰。自日中至暮不決。清軍出奇兵。繞出敵陣後。襲其輜重。敵始潰。囑爾丹以數十騎遁。其可敦(譯言妃)阿弩死焉。厄魯特降者三千人。時聖祖

戰之
噶爾丹

方駐蹕克魯倫中流南岸地得捷奏。詔費揚古獨率所部留防漠北。遣陝甘軍凱旋而親將禁旅。以六月還京師。

方噶爾丹之入擾漠南也。其最初根據地伊犁。爲僧格子策妄阿布坦所據。自阿爾泰山以西。皆非己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牲畜。亡失畧盡。回部青海。皆乘機叛去。至是窮蹙無聊。竄居搭米爾河（鄂爾坤河之西支流）畔。欲取道翁金河。至哈密謀進止。時西路軍留屯翁金者。以守護餘糧。故未撤。九月。噶爾丹使其族丹吉喇引兵掠之。復爲清屯兵所敗。勢益窘。聖祖欲因而降之。是月。復至歸化城。駐蹕鄂爾多斯。召費揚古至行在。計畫軍務。且命青海諸台吉及策妄阿布坦助勤。噶爾丹以部屬瓦解。飢不得食。遣使行在探上意。詔責其寇邊之罪。令入朝自謝。許以待喀爾喀例待之。限七十日內還報。十二月。車駕還京師。而噶爾丹卒倔強不至。

噶爾丹
之末路

三十六年二月。聖祖以噶爾丹終無伏罪意。復渡黃河。至寧夏。命內大臣馬思哈。及將軍薩布素。會費揚古大舉深入。時噶爾丹遣其子塞卜騰巴爾珠爾徵糧哈密。爲回人所擒獻。左右親信。相率引去。或密附清軍。請爲嚮導。於是噶爾丹欲西歸伊犁。則聞策

妄阿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間。將擒獻以爲功。欲南投西藏。則清軍絕其通路。不得出。自知衆畔親離。乃以閏三月十三日。飲藥自殺。其族丹吉喇。以其骸骨及一女來降。策妄阿布坦要奪而獻諸朝。所部盡降。時帝將自寧夏循賀蘭山北攻。得報。乃以五月回鑾。朔漠悉定。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土謝圖等三汗。復歸舊牧。因增編其部屬。爲五十五旗云。

第十二章 西藏之平定

喜馬拉雅山之北。昆侖山脈之南。有世界第一之高原焉。是爲西藏。其地重嶺四圍。自古與他部相隔絕。其種人名曰唐古特族。亦謂之圖伯特。當中國南北朝時。圖伯特族始知牧畜。事戰鬪。有酋長。其風俗與今西藏絕異。貴壯賤老。重兵死。惡疾終。以累代戰歿者爲貴族。臨陣奔北者。懸狐尾其首以辱之。以故兵力驟強。至隋唐之際。遂征服近鄰。蹂躪上部緬甸。始聞於中國。所謂吐蕃者也。吐蕃故無文字。無宗教。及貞觀中。其第七世王曰噶木布者。始與中國相和親。得尙唐宗室女文成公主。公主信佛教。自中國鑄釋迦牟尼像迎奉之。其後印度泥泊爾國王。又以女拜木薩妻噶木布。拜木薩亦篤

信佛教。王受二后感化。於國中廣建寺院。令臣民悉歸依焉。又自印度迎僧侶入國都。拉薩布教。用印度字爲國文。終噶木布之世。全藏化爲佛教國。其僧侶謂之刺麻。刺麻者。唐古特語無上之義也。

僧侶之
權勢

僧侶既受王室保護。有特權。於是信徒漸衆。階級漸高。國權爲其所持。舊貴族曲意事之。其實力遠出國王之上。元世祖時。吐蕃僧八思巴者。以道術得元廷信仰。世祖尊之爲國師。封爲大寶法王。使領藏地。予以統治政教兩界之大權。法王世居後藏札什倫布附近。其後嗣稱薩迦胡土克圖。薩迦者。蓋釋迦之音轉。胡土克圖者。譯言再世也。薩迦胡土克圖爲生子襲衣鉢計。不禁娶妻。其服飾本印度袈裟舊式。衣冠皆赤。明初中國政府以西藏地曠人悍。欲利用宗教之力羈縻之。其徒來朝者禮之逾於元代。凡封法王者八。授西天佛子者二。授國師者二十有七。法王等死。其徒輒自相承襲。歲一朝貢。畧與土司等。此輩既世受中國政府尊仰。頗流於侈惰。又專恃密呪。炫幻術。盡失佛教本旨。於是宗喀巴者出。以宗教改革自任。而西藏刺麻。遂別創一新派焉。

黃教之
起源及

宗喀巴者。亦稱羅布藏札克巴。本西寧衛人。以永樂十五年七年初學經於札什

倫布之薩迦廟。已知西藏僧侶之腐敗。乃入大雪山。修苦行。道既成。爲蕃衆所敬信。因別立一宗。排幻術。禁娶妻。自服黃衣黃冠。以示別。謂之黃教。而名舊教刺麻曰紅教。其徒皆通大乘。尙苦修。學行卓然。出紅教徒上。未幾。遂盛行於前藏。勢與法王相匹。宗喀巴以成化十五年^{一四七}圓寂。其大弟子有二。一曰達賴刺麻。一曰班禪刺麻。並居拉薩。嗣宗喀巴法。爲黃教徒宗主。宗喀巴既禁娶妻。故別創一嗣續法。謂達賴班禪兩刺麻不死。惟爲呼畢爾罕。輾轉出現。以濟度衆生。呼畢爾罕者。譯言轉世。或言化身也。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故吐蕃王室之裔。世爲藏王。至是舍位出家。傳宗喀巴衣鉢。黃教徒始兼有西藏政治權。然達賴班禪。惟總理宗教之事。不屑問世務。於是二世根敦堅錯者。始置第巴等官。以攝理政事。及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達賴三世鎖南堅錯立。有高德。漸得蒙古諸部尊信。河套蒙古部長俺答。及其從孫黃台吉等。入藏迎之。至青海及漠南說教。已而俺答曾孫嗣爲達賴四世。稱雲丹堅錯。其勢力益蔓延於漠北及伊犁等地。而漠北諸部。以所處僻遠。不得親承達賴命。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後身爲大胡土克圖。處諸庫倫。以總理蒙古教務。位與班禪相亞云。

紅黃教
之競爭

桑結與
噶爾丹
之關係

達賴班禪世居拉薩。故其教盛行於前藏。而札什倫布以西。卽後藏地方。自元代以來。向爲紅教根據地。其西境之拉達克酋長藏巴汗。爲之護法。勢力尙足。與黃教相頡頏。及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達賴五世羅卜藏堅錯立。用其近親桑結爲第巴。桑結惡藏巴汗。與黃教反對。乃以達賴五世之命。招致厄魯特蒙古以逐之。於是和碩特部固始汗。引兵入後藏。擊藏巴汗殺之。而奉班禪刺麻統治其地。居之札什倫布。由是達賴班禪分主兩藏。而紅教徒悉南遁不丹。及泥泊爾境。固始汗既有功於黃教。乃割西藏東部喀木爲其領土。而以其長子達延鄂濟爾汗留鎮拉薩。以次子達賚巴圖爾佐之。全藏實權始歸和碩特部掌握。

桑結既藉和碩特兵力。驅除異教。尋又惡和碩特之干涉藏事。陰結準噶爾汗噶爾丹。征服青海。挫其勢力。於是藏事壹決於桑結。及康熙二十一年。達賴五世卒。桑結祕不發喪。一切矯命行之。威震全藏。土謝圖與札薩克圖之內訌也。聖祖遣使會達賴之使和之。喀部哲卜尊丹巴亦奉詔與議。與藏使並坐。時噶爾丹遣使觀釁。因責喀部待達賴使無加禮。詬之。爲土謝圖汗所殺。是爲兩部構兵之由。及三汗內附。聖祖復命達賴

遣使準噶爾諭令罷兵。而桑結所遣使僧濟隆反陰嗾噶爾丹使南侵。烏闐布通之役。噶爾丹幾不免。而濟隆代爲講款。誤中國追師。帝固疑達賴若存。不當出此。又微聞桑結祕喪專恣狀。因遣京師刺麻入藏覘之。以事無左證。不能窮也。三十三年。桑結矯達賴命入貢。因言己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爵封。詔封桑結爲圖伯特國王。欲因以羈縻之。而桑結謂中國可欺。益嗾令噶爾丹入寇。冀雪前恥。凡噶爾丹前後蹂躪塞外諸部。及擾攘中國邊境事。推其禍始。蓋無不出於桑結云。

三十五年。聖祖已敗噶爾丹。俘厄魯特部衆。具得桑結發縱指示。及達藏脫緇已久。桑結矯命狀。賜書切責。令執濟隆以獻。且召班禪刺麻來朝。詞甚峻厲。明年。桑結奏言。濟隆得罪中國。已籍其家財。竄諸喀木。當徐致之。乞貸其誅。又班禪行期。當議定以聞。而別遣其徒尼麻唐。輸誠密奏。謂達賴歿已十六年。今轉生又十五年矣。當以今年十月。宣告內外。乞暫爲祕之。聖祖以達賴刺麻。自崇德以來。卽已與清朝通使六十餘年。未嘗有隙。又累朝頗利用其力。以綏服蒙古。而第巴者。又達賴刺麻所任理事之人。若窮治其罪。慮有他變。不如因其陳情而宥之。兼以結驩於蒙古。此神算也。乃允其所請。姑

俟十月發之時帝方傳檄西北諸部。噶爾丹策妄阿布坦已奉詔出師而桑結乃遣使要諸途。宣言達賴已逝。戒勿妄動。又使諭青海諸首領。繕修器械。俱赴察罕陀羅海地方（青海西南山名）會盟。意甚叵測。而噶爾丹適以窮蹙自殺。所役屬諸部皆離叛以去。由是桑結失奧援。而和碩特之勢復長。

達賴六世轉生之紛議

先是鄂齊爾汗以康熙九年卒。其弟達賚巴圖爾內外爲桑結及準部所制。威望墜地。及三十六年噶爾丹敗亡。而達賚亦卒。於是達延汗孫拉藏汗嗣立。復干涉藏事。以議立新達賴六世事。與第巴交惡。四十四年桑結謀毒殺拉藏汗不成。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衆討誅桑結。因奏廢桑結所立假達賴。而立新達賴伊西堅錯爲六世。聖祖素惡桑結狙詐。乃冊封拉藏爲翊法恭順汗。使鎮藏地。而詔執假達賴獻京師。然拉藏所立之伊西堅錯。青海諸蒙古皆以爲僞。因自奉裏塘（在前藏之東。今四川雅州所屬土司境）之噶爾藏堅錯爲眞達賴。迎至青海。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青海僧侶勢力。故不亞西藏。帝慮兩部構釁。詔噶爾藏堅錯暫居西寧城西南之塔爾寺。以調停之。而策妄阿布坦乃乘兩部紛議之際。謀襲西藏。

方噶爾丹之長。準噶爾部也。欲殲其兄僧格遺族。以絕後患。故僧格子策妄阿布坦。與其舊黨共遁。至巴爾喀什湖畔。及噶爾丹與中國構兵。乃乘間歸伊犁。通好清朝。助剿噶爾丹有功。策妄阿布坦富武略。有大志。自領準噶爾部以來。連年西出。侵略今俄領中亞細亞境。勢力復強。乃謀并諸厄魯特。時土爾扈特。自明末準噶爾渾台吉強盛以來。已徙牧窩爾噶河畔。而杜爾伯特。以與準部同族（並出也。先之後）故世爲所役屬。獨和碩特分長青海西藏地。勢與相敵。策妄阿布坦欲以結婚政略。併有其部衆。既娶拉藏汗之姊。復贅其子丹衷於伊犁。不令歸。然是時拉藏方以討誅桑結功。得中國政府保護。策妄阿布坦欲侵擾藏地。則恐中國兵爲之後援。乃以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引兵出哈密北境。掠所屬五堡。以圖牽制。於是吏部尙書富寧安。率大軍出甘州。以八月至巴里坤（今鎮西府）奏請於哈密附近募兵興屯以防之。清廷慮策妄阿布坦取道柴達木草地。自青海入藏。乃令侍衛阿齊圖等督青海諸台吉。各選兵屯噶斯湖畔。斷其通路。而又勅拉藏汗戒嚴以待。

準兵之
入藏及

大戈壁。踰和闐南境。昆侖山（即昆侖山脈最西部。今西人稱爲俄羅斯山脈。在塔里木河南源和闐河源附近。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及間。俄國探險家格蘭赤瓦斯奇自此入西藏。所經山路。即名俄羅斯山。徑高萬九千尺。是即當時準兵入藏所由之道也。）冒險遠征。以五十六年七月。始達騰格里湖北。時拉藏汗老而嗜酒。疏不設備。準兵以送丹衷夫婦歸國爲名。由騰格里突入。拉藏與其子蘇爾札拒戰於達穆河附近。相持兩月。以兵寡退保拉薩。會番衆有陰通準噶爾者。準兵遂以十月晦陷拉薩。殺拉藏汗。俘蘇爾札。執拉藏所立達賴六世幽之。藏中大亂。先是富寧安駐軍巴里坤。數分兵襲擊烏魯木齊。吐魯番等境。三月。詔授富寧安靖逆將軍。出巴里坤。又以傅爾丹爲振武將軍。祁里德爲協理將軍。出阿爾泰山。俱令以七月前進。會富寧安軍於烏魯木齊。俘獲回衆。具知策妄阿布坦遣兵入藏事。清廷疑準兵或聯合拉藏。侵擾青海。乃命西安將軍額倫特督軍西寧。又檄侍衛阿齊圖等嚴守噶斯。以備不測。而拉藏乞援之疏。於是五十七年正月。詔額倫特及侍衛色楞等督滿漢兵先後自西寧出青海赴援。自五月至六月。兩軍以次渡木魯烏蘇河（金沙江上流）分道深入。策零敦多布分

軍迎戰。陽敗屢却。而自扼哈喇烏蘇河（怒江上流）以待。額倫特等轉戰抵河北。餉道爲準兵所截。相持月餘。食盡矢竭。全軍盡覆。時五十七年九月也。

十月。以皇十四子允禩爲撫遠大將軍。駐師西寧。改四川巡撫年羹堯爲總督。備兵成都。期以明年分道出發。時廷臣懲於哈喇烏蘇之敗。俱言「藏地遼遠。塗險且惡。不能遽至。宜固守邊圉。」師久不進。會圖伯特人以刺魔法座久虛。又遭準部蹂躪。意頗厭亂。乃承認西寧之新達賴。爲眞實呼畢爾罕。乞中國兵護之入藏。聖祖以準部雄視西北。世爲邊患。不可使兼有藏地。又圖伯特人種散處西寧及四川雲南內外。若準藏聯合。則此散處邊境之番衆。且羣起應之。而西陲將無寧日。乃決意進兵。五十九年春。詔允禩移駐木魯烏蘇治餉。以西寧軍屬都統延信出青海。又以年羹堯坐鎮四川。未可輕動。令以川軍屬護軍統領噶弼。出打箭鑪。分道入藏。於是蒙古諸部亦各率部兵隨西寧軍扈新達賴進征。詔卽軍中封新達賴爲宏法覺衆六世達賴喇嘛。延信軍以四月發西寧。至八月而度當拉嶺。而噶弼軍自裏塘巴塘招撫番衆。先以八月初越拉里而西。策零敦多布自引兵拒西寧軍於楚瑪拉池附近。再戰再北。而川軍已以八月二

十三日自墨竹工入拉薩。號召大小第巴。宣示德意。誅刺麻助逆者五人。幽九十餘人。僧俗震懾。策零敦多布進退受敵。由舊路北竄。延信等遂以九月八日。送新封達賴入藏。西藏平定。班師留蒙古兵二千鎮之。而以拉藏舊臣康濟鼐及頗羅鼐分掌兩藏政權。及雍正初。乃設駐藏大臣以監之。而後西藏始確爲中國屬土焉。

第十四章 康熙之政要

聖祖自親政以來。內則平定三藩。鞏固統一之基礎。外則戰勝諸敵。恢拓帝國之幅員。軍事上既多得力。乃始以文治上之專制。束縛言論思想。俾不軼乎軌範。蓋清初以滿書漢文雜用。遣民類借文字發抒意見。不無譏切清廷者。至是始令漢人整理漢文。陽示尊崇。陰則恐其鼓吹民族思想。謀所以箝制之。因多取詞藻華贍。義理謹飭。考据淵博之文。以爲標榜。加以恩禮。互相羅致。而涉及時事。則懸爲厲禁焉。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宏儒。備顧問著作之選。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在外督撫布按及學政。各舉所知以應。於是內外諸臣疏薦送部。詔戶部月給俸廩。明年三月。集諸被舉者於體仁閣。試以詩賦。得士五十人。俱授爲翰林院官。纂修明史。由是熱中利祿者。儼然以文化陶

治爲己任。三藩已平。天下少安。諸臣奉職。帝乃召內閣翰林等官宴之。特令驩怵暢飲。以示優待。美其名曰昇平嘉宴。更仿漢柏梁體製詩紀之。帝首唱『麗日和風被萬方』之句。文臣以次賡和。又避暑瀛臺。召諸臣侍遊釣。當時以爲儒臣稽古之榮。而敦實學。好直言者轉歸淘汰。帝之用意。類如此云。

聖祖之所以優禮儒臣者。本欲統一天下之言論思想。機會已熟。乃公然宣布之矣。二十五年。詔各省督撫學政。購求遺書。彙送禮部。論文有『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本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準錄云云。』由是宏獎理學。表章程朱。且自著幾暇餘編。以爲講窮理盡性者之表率。蓋宋儒論學。本主束縛。確與帝之宗旨相合。以故竭力表章理學。隱示人以趨向。嘗出理學真僞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以朱子配祀十哲之列。當時如李光地湯斌等。皆以理學者儒躋顯仕。故宋學昌明。世風醇正。實爲聖祖利用理學之效果云。

帝又以中國人情風土。向所未悉。禍亂甫平。文學競進。而人心向背。不可不豫爲之備。

故托言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且以黃河屢次衝決。久爲民害。必親履其地。相度形勢。察視隄工。以故屢行南巡。實有深意存焉。二十三年十月。車駕至山東。登泰山。尋自宿遷臨閱黃河。令河道總督靳輔。增修隄防。遂渡江至江寧府。謁明太祖陵。旋自江寧還經泗水東境。詣曲阜。謁孔林。賜孔氏子孫衍聖公以下書籍裘服有差。二十七年正月。車駕復泝運河而南。以二月至杭州。渡錢塘。謁禹陵。是時中原承平。不見兵革。獨黃河連年橫決。下流地方。城郭田廬。時遭漂沒之患。雖屢遣大臣督修。糜帑金數百萬。然歷年既久。迄無成效。帝念水之不治。由洪澤湖水勢甚大。又加黃運合併。故益不可制。因欲導河稍北。使不得侵入清水。復疏洩洪澤湖。以綱其勢。於是三十八年二月。復奉太后南巡。三月。渡河。相地高下。指示方略。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測量水土。繪圖以進。車駕復至杭州而還。遂諭戶部。以爲巡歷江浙。咨訪民情。所過州縣。察其耕穫之盈虛。市廛之贏絀。視十年前。實爲不及。乃命截留漕糧。寬免積欠以紓之。其後四十二年。

四十四年。復再巡江浙。終康熙之世。南巡者凡五。往返供億。當時以爲能崇儉德云。

清初戶口。亦有賦役。其制率仍前代。故有編審之法。五年一舉。丁增而賦隨之。康熙二

加賦之制

十四年總計天下人丁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有八。二十五年以原定編審限期太寬，胥吏得以任意作弊，乃更定一年歲終彙報，每年陸續稽查缺額，於下次編審時補足。至五十年，直省人丁凡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四，視前數未甚加增。聖祖以承平已久，滋生日繁，而有司編審時不將所增實數開明具報者，特恐加增錢糧故也。乃諭大學士等以爲「民之生齒日繁，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增錢糧也。嗣後祇將現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弗增弗減，永爲定額，以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所增實數另造清冊具報。」遂議定以康熙五十年額定丁冊爲準。新增者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康熙六十年，直省人口凡二千五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有九。雍正初，乃併丁銀於地糧，於是無業之民終身無納稅之義務，而稅法之廢弛實始於此。其後國用不足，則雜稅釐金，巧立名目，商民實隱受其害焉。聖祖在位六十餘年，頗著勤慎，凡政事利弊必推求其故，惡虛文，尙實際，又好學出於性成，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咯血不肯少休。後雖老耄，手不釋卷。上自天象地輿，歷算音樂法律戰術，下至騎射醫藥蒙古西域拉丁文書字母，無所不覽，覽必撮取大義。

聖祖勤於政治及留心文學

命文學諸臣編撰巨籍。都數十種。今舉其尤著者列表如左。

書名	卷數	編纂年代
佩文韻府	一〇六	康熙一五
淵鑑類函	四五〇	同 四九
數理精蘊	五三	同 五二
歷象考成	四二	同
音韻闡微	一八	同 五四
康熙字典	四二	同 五五
韻府拾遺	一一二	同
駢字類編	二四〇	同 五八
分類字錦	六四	同 六一
子史精華	一六〇	同

算術及
地理之
進步

莊廷鑑
及戴名
世之獄
文字

當時學術之發展。有可紀述者。則算術及地理知識之進步是也。先是宋元以來。中國以天元一術爲最高等之算法。至明而失其傳。帝幼喜習算術。時西洋代數學。已有輸入中土者。帝與諸臣相考核。譯曰借根方。嘗命梅穀成習是術。謂此術西名阿爾熱巴拉 Algebra 譯言東來法也。穀成疑其與天元相似。復取天元各書讀之。乃渙然冰釋。知兩法名異而實同。非徒相似而已。由是天元一術。遂因借根方而復明於世。又前此中國地圖。皆不施經緯度線。記里多誤。帝命羣臣編皇輿全覽圖。始分命使臣測量極度。極高差一度。爲地距二百里。故當時輿圖精密。遠過前代。又於山脈河流。能窮其源委。而加以系統之研究。是實當時科學思想漸次發達之一徵也。

帝雖優禮文學。然苟涉及時事。則誅戮之慘。遠過前代。故當時文字之獄。實爲歷史所僅見。延及雍乾兩朝而未已焉。其在康熙時者。一爲莊廷鑑之獄。廷鑑得朱氏舊史。延江楚諸名士。補崇禎一朝。刊行之。歸安令吳之榮。因失職謀復用。乃上書告訐。卽遣刑部侍郎某出讞。戮廷鑑尸。赤其族。並誅書中列名者。且及購書者之隣。右婦女凡殺百餘人。一爲戴名世之獄。名世著南山集。有採用方孝標所箸滇黔紀聞中語。都諫趙申

喬奏聞以爲悖逆。九卿會鞫。戴名世寸磔。族皆棄市。方孝標戮尸。有服者皆坐斬。同人因之得罪者三十餘人。殺七十餘人。此康熙間文字獄之慘狀也。

儲位之廢立

聖祖享國日久。爲秦漢以來所僅見。子孫曾孫同時及見者。百五十餘人。然其晚年。乃有一紊亂繼續舊法。且極拂意之事。則儲位之廢立是也。帝諸子中。直郡王允禩最長。然非嫡出。嫡而長者。爲理密親王允礽。故得立爲皇太子。帝簡大學士張英教之。又令儒臣爲之講明性理。凡南北巡狩。未嘗不令從行。然太子性貪暴。頗有爽德。其後乃至窺伺乘輿。狀類狂疾。康熙四十七年七月。詔執而廢之。幽禁咸安宮。自太子廢。諸王覬覦儲位者。皆植黨暗爭。當太子被逮時。允禩首奏言『欲誅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且述相者言『謂皇八子允禩當大貴。』欲以試上意。帝乃大疑。且素知允禩柔奸有大志。至是益以爲密布羽翼。希望非分。又微聞故太子之狂惑。或有他故。乃窮治之。果得允禩令蒙古刺麻呢咀太子。用術覓魅狀。於是帝念儲位不定。異日且爲亂階。四十八年三月。詔復立允礽爲皇太子。然允礽乖戾如故。卒無悔志。是年十月。仍廢黜禁錮。自是帝不復言建儲事。羣臣以是爲請者。往往得罪。六十年。上諭有『朕衰老中心憤懣

準部之
乞和

羅卜藏
丹津以

衆人虛誑』之語。蓋深以是爲一生之憾事。而諸子之競爭劇烈。有使帝無所適從者。或言上意本立允禩。而皇四子胤禛用術竄改御書。且有兇劾逆迹。宮闈事祕。莫能知也。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聖祖崩。壽六十有九。皇四子胤禛卽位。是爲世宗。以明年爲雍正元年。

第十五章 青海及準部之兵事

康熙五十九年。清軍既定西藏。擁立達賴六世。悉逐準噶爾部衆。同時將軍富寧安傳爾丹等。亦分出巴里坤阿爾泰山。窺準部東北境。會策妄阿布坦。方西與俄羅斯用兵。兩軍激戰於厄爾齊斯河上流。以故其東境守備甚疏。康熙六十一年。清軍至烏魯木齊。以伊犁地險。未遽深入。而策妄阿布坦介哲卜尊丹巴請和。清廷遣使宣諭之。令自戢。漸撤西北之師。是時厄魯特諸部之在近塞者。以準噶爾及和碩特爲大宗。然其對中國。則準噶爾跋扈。而和碩特馴擾。故清廷常膺懲準部。以扶植和碩特。及雍正元年。而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

羅卜藏丹津者。固始汗之孫也。先是青海地方。自唐龍朔三年以來。世爲吐蕃屬境。至

明正德四年始爲蒙古部酋所據。中國謂之海寇。時爲甘肅西寧邊患。明末固始汗始自烏魯木齊襲有其地。分部衆爲左右二翼。以其子十人領之。崇德二年。嘗遣使清朝通貢。七年。復偕達賴刺麻奉表貢。順治三年。清廷賜之甲冑弓矢。俾轄諸厄魯特。十年。封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固始汗以順治十三年卒。其裔分兩支。一駐西藏。一分牧青海及河套。及噶爾丹勃興。河套青海皆爲所殘破。部衆離散。其內徙者。或游牧賀蘭山附近。是爲阿拉善蒙古之祖。康熙三十七年。噶爾丹已敗亡。於是固始汗第十子達什巴圖爾。率其族屬朝清。詔封達什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等爵。有差。由是青海始爲中國外藩。清廷常資其力以捍準部。而青海部衆亦以得中國保護故。不爲策妄阿布坦所併云。

丹津之稱兵

西藏之役。青海部兵皆從征。諸部長以功晉封王公者寔衆。時達什巴圖爾子羅卜藏丹津襲親王爵。然自以青海及西藏舊皆和碩特屬土而已。又固始汗嫡孫當回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會世宗新立。羅卜藏丹津欲乘機謀獨立。脫中國羈絆。乃以雍正元年。誘諸部盟於察罕陀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

吉以統之初。青海有大刺麻曰察罕諾們者。出自西藏。世居西寧之塔爾寺。爲青海黃教徒宗。勢力視喀爾喀之哲卜尊丹巴。丹津旣誘使從己。復陰約策妄阿布坦爲後援。於是青海與準部之聯合成。而遠近遊牧刺麻二十餘萬。亦同時騷動。西寧戒嚴。

丹津之自立也。其同族郡王額爾德尼及親王察罕丹津不從。丹津欲以兵力脅之。額爾德尼等先後挈衆內奔。時兵部侍郎常壽駐西寧。理青海事務。詔傳諭丹津罷兵。不從。則懲之。丹津詭言額爾德尼等謀據西藏。諸藏不服。將率兵與決勝負。蓋以二王梗議。欲誣以罪。因脅餘衆奉己。如鄂齊爾汗坐鎮西藏。兼制青海故事。世宗察其詐。決意討之。十月。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時丹津以沙拉圖爲根據地。遣部衆分窺西寧附近堡驛。伺常壽出邊。劫而幽之。羹堯分兵北扼布隆吉河（疏勒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等地。斷其入藏之路。又請勅富寧安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湖。絕其與準部之交通。而鍾琪自松潘至西寧。沿途相機剿撫。西邊數千里。烽煙肅清。青海爲之奪氣。丹津所遣分寇西寧之衆。先後敗歸。乃惶懼請罪。時元年十二月也。

二年正月。世宗知丹津窮蹙。益趣羹堯進兵。羹堯議集兵二萬餘。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路會攻。期以四月草生時前進。而鍾琪以爲青海廣漠。寇衆尙不下十萬。分攻非策。願乘春草未生時。假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廷議壯之。詔授鍾琪奮威將軍。專任西征事。時丹津屯柴達木河流域。（約當今和碩特西左後旗境）偵騎徧塞外。二月。鍾琪出師。沿途殲敵哨探。敵不及備。清軍直抵其帳。敵衆倉卒驚潰。丹津衣番婦衣遁。其母弟及妹。並就俘。降者數萬。鍾琪慮丹津入藏。引軍自河源西南追。而丹津則已越哈順戈壁。北投準噶爾矣。清軍乃還。自出師至此。前後僅十餘日。古來用兵塞外。未嘗有神速如此者。詔封羹堯一等公。鍾琪三等公。青海悉定。分其地賜厄魯特之不附丹津者。而於西寧設大臣以轄之。

羅卜藏丹津之投準噶爾也。清廷遣使索之。策妄阿布坦不奉詔。時西北兩路大軍已撤。惟戍兵分屯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布隆吉河。絕其東侵之路。雍正五年冬。策妄阿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遣使特磊朝於清。世宗因賜勅諭。仍令執丹津以獻。策零年少好兵。善馭士卒。諸台吉樂爲之用。世宗以清軍旣撤。若一旦準部有變。則喀爾喀青海。

西藏必被擾亂。且爲中國之隱憂。七年二月。定議進兵討之。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近思。並以時機未至爲言。都統達福。亦力言策零能用其衆。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效死之士。未見其可。惟大學士張廷玉。主張用兵。與上意合。時傅爾丹方爲領侍衛內大臣。以容儀修偉被薦。時年羹堯已伏誅。岳鍾琪代爲川陝總督。威望震諸蕃。三月。命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屯阿爾泰山。自北路進。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自西路進。期以明年會攻伊犁。會羅卜藏丹津。與其族屬謀殺策零。事覺被執。於是策零欲藉以爲緩師地。八年五月。復遣特磊至。謂將執丹津致諸中國。以聞師出而止。若朝廷赦其已往。當以丹津獻。世宗命侍郎杭奕祿等。偕特磊往諭策零。以受封定界。敦族睦鄰諸事。且詔兩大將軍來京會議。以副將軍巴賽。提督紀成斌。分攝兩路軍事。其進兵之期。暫緩一年。

策零既遣使請和。復不待朝命。窺西路備弛。發兵二萬。以是年冬犯巴里坤南境。科舍圖卡倫。縱掠駝馬。於是廷議益增兵決戰。九年五月。傅爾丹進駐科布多城。時策零知西路牲畜缺乏。不能進擊。乃悉衆北犯。六月。遣其臣大小策零敦多布。以兵三萬屯科

和通泊
之大敗

布多西博克托嶺（阿爾泰山脈之一嶺）而先縱間諜僞降。詭言準部連年與可薩克交戰。駝馬羸弱。今其前隊千餘屯博克托。可襲而破也。傅爾丹信之。即以兵萬餘往襲。六月二十日。遇敵兵二萬餘。轉戰一日。殺傷相當。翌日。前軍至和通淖爾。（科布多西二百里）爲敵兵所圍。從征索倫兵先潰。諸軍繼之。自副將軍巴賽查弼納以下。先後戰死及自殺者。凡十餘員。傅爾丹以殘兵遁。七月朔。還至科布多。所部僅二千人而已。敗報聞。詔以大學士馬爾賽爲撫遠大將軍。馳赴土拉河畔。會喀爾喀諸王議蒙古防務。又諭傅爾丹相機堅守。毋輕圖報復。蹈前轍。如科布多不可守。則移駐察罕度爾。爲專守喀爾喀之計。

蒙古之防務

先是康熙朝用兵準部時。以札薩克圖部之察罕淖爾（中右翼末旗境）形勢蓄藏。水草寬美。便於屯戍。其地有山曰察罕度爾。因於此築城置兵焉。及是傅爾丹奏言。察罕度爾距科布多遼遠。艱於策應。於是廷議謂察罕度爾地近喀爾喀遊牧。若大軍會屯其地。戰守甚便。乃詔傅爾丹移營於此。去大將軍號。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而馬爾賽屯歸化城。爲後援。時準部亦兩路備兵。令諸台吉環峙烏魯木齊。以當我西路。又屯田

三音諾
顏部之
起源

厄爾齊斯河源以窺我北路。而北路鄰喀爾喀。尤其所蓄意。由是準部與三音諾顏部之釁起。而超勇親王策凌之名亦因之大著。

策凌者。故元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也。明季喀爾喀有紅黃教之爭。圖蒙肯尊黃教。爲之護持。達賴刺麻賢之。授三音諾顏號。三音者。唐古特語謂善。諾顏者。蒙古語謂官長也。然三音諾顏部仍隸土謝圖汗。策凌幼居京師。侍內廷。尙公主。尋攜屬歸塔米爾河。自是累歲從征。習漠北山川險易。憤喀爾喀爲準部蹂躪。銳自磨厲。練猛士千。隸帳下爲親兵。又以準部善馳突。而喀爾喀無紀律節制。乃使遊獵及止營。皆以陣法部勒。萬衆森嚴如對壘。由是三音諾顏一軍雄漠北。至是準部大小策零謀乘勝東侵。喀爾喀以科布多察罕度爾皆有備。乃取道阿爾泰山南深入。九月小策零以精騎六千轉戰入三音諾顏境。策凌迎擊之。激戰於鄂登楚勒河。大破其衆。時策凌爵郡王。以是役功晉封和碩親王。授大札薩克。不復隸土謝圖。自是三音諾顏爲獨立之部落。與車臣等三汗爲喀爾喀四部云。

西路之
防戰

策零旣簡精銳北擾。同時又集兵烏魯木齊。進屯奇台度冬。十年正月。遂自奇台越無

克克嶺（天山東北支脈爲今鎮西及迪化界）犯哈密。時岳鍾琪屯巴里坤，有衆三萬餘，分防遠近，以冬春積雪不宜戰，號令諸將專以閉關瞭望爲事。及哈密告警，乃遣總兵曹勳副將紀成斌等往援。又檄副將軍石倬雲扼無克克嶺要隘，截準兵歸路。勳等遇敵哈密城西，奮戰破之，而倬雲不復邀擊，縱之西竄。三月，大學士鄂爾泰劾鍾琪擁兵數萬，坐失機會，不能料敵於先，復不能殲賊於後，詔削鍾琪大將軍號，以總督銜留治軍事。時鍾琪力請於奇台東木壘河畔築城屯兵，與巴里坤相犄角，自謂必效。及清兵移駐，而敵仍潛過河東，侵擾牧場。七月，詔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召鍾琪還朝。以副將軍張廣泗攝大將軍印，使總督查郎阿自肅州馳往代之。鍾琪之在邊也，戰守主用車法，以千車爲一營，每車以一夫推之，而護以四夫，名曰車騎營，然車營嚴重，非溝塹沙磧所宜。及廣泗受任，因言準兵恃騎，我軍制敵必步騎兼用。又木壘地卑，不足守，仍移兵回巴里坤。由是西路軍事，壁壘一新，成效頗著。鍾琪坐削職焉。

額爾德尼昭之大捷

小策零敦多布自九年九月被創以來，還屯喀喇沙爾。至十年六月復思北出，糾衆三萬，進次奇蘭河（厄爾齊斯河源支流）附近。時廷議以察罕度爾大營勢孤，不足以制

敵乃於拜達里克河推河及翁金河畔各築城置戍以厚蒙古之防。又馬爾賽屯歸化。怨望退縮。不勝大將之任。詔改授綏遠將軍。移守拜達里克。聽北路大將軍錫保節制。是年七月。小策零自奇蘭越察罕度爾大營北進。至厄得爾河（鄂壘爾河）源（當今烏里雅蘇台東北境）。錫保檄策凌及將軍塔爾岱等禦諸本博圖（烏里雅蘇台東南）。準兵偵知策凌西出。襲擊其帳於塔米爾河。掠其子女牲畜。策凌聞警。告急錫保。請師夾攻。而自率蒙古兵二萬還救。八月五日。逐準兵至額爾德尼昭（光顯寺）大破其衆。所得戰利品無算。敵幾盡殲。而察罕度爾援兵不至。小策零自推河竄而西。策凌急檄馬爾賽於拜達里克河邀擊之。時拜達里克城中屯兵萬三千。諸將踴躍待發。而馬爾賽以怨望故。約束諸將。閉關不出。軍士登城望見敵騎過者。紛雜無復行列。一邀擊。可盡俘也。久之。諸將皆不復稟命。自出追之。擊斬千計。而小策零已從前隊過。事聞。詔賜策凌超勇名號。而誅馬爾賽以徇。

額爾德尼昭之捷。兩軍攻守之勢。爲之一變。然錫保無進取之志。專以屯守爲事。以察罕度爾薪草不足爲名。移營烏里雅蘇台。世宗知錫保不足任。十一年七月。追論錫保

於額爾德尼昭之役。事前既疏於防範。使準兵得越險而東。臨事復緩於接應。使策凌不得收夾擊之效。乃削其爵號。以平郡王福彭代爲大將軍。策凌副之。會西路大將軍查郎阿等亦累破準兵於近邊。噶爾丹策零勢且不支。微露和意。而世宗亦以兩路大兵暴露已久。又嘗奉聖祖密諭。言『準地遼遠。我往則我師徒勞。彼來則彼師受困。惟當誘之使來。以便邀擊。』故亦無復深入犁庭之志。及是。準部遣使請和。乃降旨罷征。遣侍郎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報之。先量撤兩路兵。北路則築城於鄂爾坤河。留兵屯田。西路則戍哈密巴里坤。準部欲得阿爾泰山故地。親王策凌堅持不可。自是往復爭論。至乾隆二年。始定議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遊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遊牧不得過界西。是爲準部第二次之請和。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旋罷旋調。先後糜餉七千餘萬。勞師十餘載。至是始勉就平和之緒云。

第十六章 雍正之內治及外交

凡世界立君政體之國。君位繼承之法。常爲國家重要之問題。而專制國習慣。尤以建儲一事。爲人君卽位以後。首先當舉之大典。然建儲之流弊。約有數端。(一)本人恃貴

允禩等之
罪狀

驕矜漸至失德。(一)左右羣小逢迎諂媚引誘作非。(二)奸宄之徒窺伺讒搆以搖動之。累朝皇室以此召紛亂。搆危難者。往往見於歷史。自清朝建國。天命天聰兩帝。皆未嘗預立太子。康熙朝。理密親王允禩。兩次冊立。終以乖戾得罪。於是聖祖深以允禩失德。疑立儲之法未善。遂致力斥羣議。置而不論。隱然欲廢建儲法矣。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倉猝之間。僅恃顧命一言。而君位以定。然事甚幽秘。且至危險。世宗既嗣位。因己身歷其弊。轉欲求萬全之計。乃折衷兩者之間。特創儲位密建法以制之。由是以君主之愛憎。卜繼承之得失焉。雍正元年八月。親以高宗名密書加緘。集王大臣九卿於乾清宮。曉諭其故。命取密緘置諸宮中最高處。正大光明殿額之後。又別書密旨一道。藏諸內府。爲異日勘對之資。此制遂永爲清朝家法焉。

方允禩之在儲位也。凡聖祖諸子希望非分者。類多爲秘密之運動。以傾陷之。就中運動尤力。足與世宗爲敵者。皇八子允禩。皇長子允禔。皇九子允禔。皇十子允禎。皇十四子允禔等。互相黨援。皆蓄術士。結宦官。廣通聲氣。使爲延譽。及廢儲命下。衆咸以爲己黨陰謀所致。漸露不軌之色。既而允禔以巫蠱事得罪幽禁。允禩旋以黜爵爲閑散宗

室。世宗亦幾不免。聖祖晚年常爲之憂憤感傷。至於不豫。及世宗以計得立。深忌允禩。矜立名譽。才望爲諸王冠。且黨羽頗衆。恐一側足牽動大局。乃姑封親王。令與怡親王允祥同理政務。用羈縻之。而允禩等庸懦無能。則數其罪狀。安置西寧。以翦其翼。然允禩自以爲被賣於世宗。不免怨望。且洩顧命時祕語。欲以惡名歸上。允禩在西寧。又密用西洋人穆經遠爲謀主。以家財付之。又造新體字爲密書。與允禩等往來通遞。世宗屢降旨宣布其罪狀。而彼等怨望之志益形於詞色。允禩且對衆咀呪。世宗怒甚。雍正四年正月。詔大學士等撰文告祭奉先殿。除允禩允禵之屬籍。並更惡名。以困辱之。尋幽禁允禩於宗人府。改名阿其那。（譯言狗也）移允禵回禁保定。改名塞思黑。（譯言豬也）並拘允禩允禴。是年六月。密令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連署奏陳阿其那罪狀四十款。塞思黑罪狀二十八款。允禴罪狀十四款。請正典刑。奏上。世宗特遲回未決。不欲得宮廷喋血之名。惟反覆論列其罪。公布內外。未幾而塞思黑阿其那並以是年八九月間先後暴卒。乃詔寬身後之誅。至乾隆朝始復原名。收入玉牒云。

世宗既惡允禩輩之怨望。欲立威以示天下。凡稍涉誹謗者。輒用極刑。於是文字之獄。

較康熙時爲尤甚。雍正四年。查嗣廷因爲江西正考官。試題目維民所止。評者謂係雍正二字去其首。大逆不道。當極刑。帝從之。此一事也。越三年。有陸生枏者。以論通鑑事多抗憤不平語。上諭卽軍前正法。此又一事也。謝濟世注大學。毀謗程朱。順承郡王錫保上聞。上令處斬。此又一事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凡此文字獄之慘酷。誠歷史以來所罕見。而要以曾靜呂留良之獄爲第一巨案。較之康熙間莊廷鑑明史。尤有關係矣。查陸輩既先後誅戮。士大夫無不慘悼。持民族主義者。益以朝政爲非。於是曾靜之獄出焉。曾靜者。湖南靖州人。以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選時文。中有縱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遣其徒張熙。至留良家求其著述。時留良已死。其子毅中悉以父遺書授之。書詞多憤激。靜益傾信。又以張熙之介紹。與留良弟子嚴鴻逵等遺書往復。遂生反正之心。時岳鍾琪督川陝。或言其裔出宋臣岳飛。與金世仇。將有報復之志。又或言鍾琪再請陛見。詔不允行。鍾琪深自危疑。靜以爲然。遂以雍正七年。遣熙詭名投書鍾琪。勸以舉兵反。鍾琪置熙密室。窮詢主名。且許迎聘其師。陽與設誓。熙始言曾靜名。事聞。詔侍郎杭奕祿等會同湖南撫臣逮靜送京。並命浙江督臣籍留良鴻逵家藏書。

並逮鴻逵等。命內閣九卿會鞫。具得其狀。廷議援大逆律科靜。詔以靜罪止。誤聽其華夷中外之論。則出於呂留良之邪說。而其謗及君上者。則由於阿其那等徒黨之蜚語。有可原之情。特赦其罪。使歸里。且詔地方官予以保護。又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之著書言論。及累次諭旨。一一刊刻。頒布天下。學官名曰大義覺迷錄。以呂留良師弟謗訕先帝。罪在不赦。詔廷臣行文直省學政。博採諸生輿論。使爲適當之判斷。會鴻逵病死。至雍正十年。始與留良並見追戮。而禁燬留良等所著之書焉。

官制之
增改

清初官制。多因明法。通政司受內外本章。有敷奏封駁之權。內閣票擬批答。爲承旨立法之府。其有軍國重務。不由閣臣票發者。則由議政大臣組織之。貴族議會裁決之。世宗以通政司職權太重。扼中外庶政之要。主者不得其人。或與政府因緣爲奸。乃命內外諸臣有緊密事。改用摺奏。專設奏事人員以受之。使得立達御前。自是通政司爲閒曹。時西北用兵。世宗又以議政諸臣。皆貴族世爵。不諳國務。而內閣在太和門外。入直者。或有漏洩幾務之弊。乃設軍機處於隆宗門內。簡閣臣及部院卿貳。熟諳政體者。兼攝其職。名曰軍機大臣。又選部曹及內閣侍讀中書等爲僚屬。名曰軍機章京。軍機職

貴族之
裁制及
其教育

朋黨之
禁

掌。在恭擬諭旨。諭旨之明發者。皆下內閣。以次及於部科。其有指授兵略。誥誡臣下。及查核刑政之失當者。則密封交兵部馳遞。謂之廷寄。自軍機處設立。而議政之弊始革。內閣之任遂輕。雍正時。猶留議政大臣之名。以爲滿大臣兼銜。乾隆朝。始特旨廢之。

清初八旗之制。皇帝所親將者三。(一)鑲黃。(二)正黃。(三)正白。名曰上三旗。諸王所分將者五。(一)正紅。(二)鑲白。(三)鑲紅。(四)正藍。(五)鑲藍。名曰下五旗。下五旗戶籍。皆爲王公僚屬。其關係若奴隸之於主人。承平日久。諸王習於驕汰。御下多不法。如兩廣總督楊琳。故敦郡王屬下。王遣近侍赴廣州。據署搜索。世宗習知其弊。卽位後。禁宗藩與外吏之交通。非廷見不得私謁。其王府屬下。惟護衛諸官。得由本王遷擢。餘悉改隸有司。以所屬值宿護軍撤歸營伍。自是諸王皆懍然奉法。時宗室八旗子弟。亦以無教育故。往往挾親貴之勢。恣爲威福。世宗特設學校以教育之。所以教宗室子弟者。有宗學二。覺羅學八。所以教八旗子弟者。有咸安宮景山官學各一。八旗官學八。皆簡大臣綜其事。以進士若舉人爲之教習。八旗文學教育之發展。實始於此。

明季士風。自嘉靖以下。朋黨之紛爭頗烈。當時論者非之。清順治康熙間。諸臣中有承

上風旨者。以爲鑒前代之弊。宜懸厲禁。迨世宗時。允禩等結黨爭權。益遷怒朋黨。以爲欲除朋黨之源。當令輿論之是非。服從朝廷之賞罰。乃製朋黨論。以駁宋臣歐陽修『君子有朋』之說。大旨主張尊君權。抑士氣。謂『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爲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而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又以科道諸臣。對於朝廷之舉動。有發言之權。明季大臣。往往要結言官。反對朝旨。議論囂然。而六科給事中。以自爲一曹。無所隸屬。故益得縱情自肆。乃指言路紛爭。實爲羣臣朋黨之代表。故言官有所陳白。必多方駁斥。又命六科給事中。改隸都察院。以抑之。由是言路蔽塞。風節掃地。黨爭之弊。不在公而在私。而臺臣索索無生氣。至市疏乞恩以求活。人主皆俳優畜之矣。

奴隸階
級之削
除

中國社會階級之制。革除甚早。歷史上無貴族平民之爭。然奴隸之階級。至清初猶有存者。當時山西有樂籍。世執賤業。不與平民爲伍。或言其先世以明建文鼎革之際。不附燕兵。遂爲成祖所貶。世世不得自拔云。世宗居藩邸時。留意民事。及雍正元年。詔山西各屬。禁革樂籍。令改業爲良。又浙江紹興府。有惰民。其業與樂籍無異。並令削除。至

五年以江南徽州府有伴當寧國府有世僕本地呼爲細民且有兩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爲彼姓執役有如奴隸究其主奴之關係何自而起則茫然無考詔開除爲良民八年以蘇州府常熟昭文之丐戶與惰民無異令削除丐籍其餘江西浙江福建所屬山縣內有棚民世以冶鐵造紙爲業廣東濱海有蜑戶以船而家不得陸居至是亦先後視編氓之例列入保甲云。

自明隆武永曆諸帝次第滅亡後民間有故國之思者間或僞稱朱氏依託明後爲舉事之標幟康熙中京師奸民楊起隆稱朱三太子糾衆謀亂(十一年)昆明人李天極以鉛模明永曆之寶潛掠州縣(四十五年)而臺灣朱一貴之亂亦以明裔爲號聖祖因遺民思漢不有以慰其心終難遏絕遂託言明太祖功德爲漢唐宋諸君所未及其後嗣亦未有荒淫暴虐如前代亡國之君者欲訪其支派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明祀旨未發而崩世宗紹遺志詔大學士會同廷臣訪求明後予以職銜俾之承襲廷臣尋以漢軍知府朱之璉等六人引見雍正二年十二月詔封之璉一等侯命以春秋致祭明陵乾隆十四年又錫號曰延恩令其子孫得世襲焉。

尼布楚條約以後交涉中

恰克圖條約之締結

雍正朝內政之梗概既類述如右。其外交上之事件。則與俄羅斯之關係是也。自尼布楚條約締結以後。東北邊境之紛議漸定。然未幾喀爾喀三汗內附。中國北境與俄領西伯利亞之交涉益繁。俄人故於喀爾喀土謝圖部。有貿易之關係。至是喀爾喀之主權。爲中國所操。於是中俄互市之問題起。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俄帝彼得第一遣正使義斯麻伊兒 *Ismailoff* 及副使蘭給 *De Lange* 齎國書來京師。請改訂商約。俄使初於覲見禮節。有所紛議。而政府以他日華使至俄。當從俄俗爲詞。卒屈服之。然覲見禮成。而政府於俄使所請。置之不答。義斯麻伊兒察中國無議約意。徒手而歸。使蘭給留京。委以改正商約事。是爲俄公使駐華之始。蘭給雖數以議約爲言。而終不能達其目的。

世宗立。未幾而俄帝彼得亦崩。一七二二年一七二五女帝加他鄰第一卽位。復以雍正五年遣使臣拉克青斯奇來申前請。且欲會議蒙古與西伯利亞之疆界。詔以郡王策凌內大臣四格侍郎圖理琛爲議約使。以後貝加爾州之布拉河地方爲兩國公使議場。於是兩使各遣勘查委員。審定邊境。以是年八月約成。所謂恰克圖條約（亦名布

拉條約)者也。今舉其要領如左。

(一)兩國邊吏當互查彼此逃人。(但逃亡在和約締結以前者勿論)捕送本國。

(二)以恰克圖爲兩國通商之地。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齊克達奇蘭。以楚庫河爲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嶺爲界。各立界標誌之。

(三)以烏特河地方爲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

(四)俄國商人得三年一至北京貿易。(但員數以二百人爲限。留京不得過八十日。往來當由官定之路徑。不得迂道他往。違者沒收貨物。)

(五)京師俄羅斯館。聽嗣後俄人來京者居住。俄公使欲於京師建會堂。中國當予以補助。聽俄國教徒居住。教徒得依本國例規。於堂內讀經禮拜。

(六)遞送公文者。來往當由恰克圖。

(七)兩國邊界。各置頭目。秉公辦理一切。

右條約以雍正六年得兩國政府之批准。自是兩國文書往復。均不以皇帝之名。中國則以理藩院。俄國則以薩那特衙門。彼此貿易及國交之端緒。漸次繁密。據俄史所載。

當時外
交界之
狀況

則謂雍正九年中國政府嘗遣使節至俄都者。前者以準噶爾之叛亂戒俄人嚴守中立。後者則以俄女帝安娜宜萬新立（雍正八年）往賀卽位。中國諸史中未有記其事者。意者當時準部之對於中國動以俄兵援己爲名。政府因欲藉外交政策使俄人不爲準部後援。則通使之頻繁抑不足怪也。

第十七章 準部之兼併

雍正十三年八月世宗崩年五十有八。皇四子弘曆卽位。是爲高宗純皇帝。以明年爲乾隆元年。時值康雍兩朝寬嚴相濟之後。中原受命已數十年。國庫羨餘存三千餘萬。倉庾實積可供二十餘年之用。又北收喀爾喀。西收青海。西南收西藏。拓地周四萬餘里。獨準噶爾恃其武力。旋服旋叛。又其地勢橫互於喀爾喀與西藏之間。準部一日未服。則南北邊備一日不得息肩。故聖祖世宗二帝屢集廷議。並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諭。雍正末年以將帥久勞在外不得已而罷兵。復以邊界之紛議。使命往復。至乾隆四年而和議始就。尋又許其通市易。及進藏作佛事。惟貨物人馬各限以數。自是征戍雖撤。然實未嘗一日釋西顧之憂。特以事會未至。姑與羈縻而已。及乾隆十年噶爾丹

乾隆初
年中國
與準部
之形勢

策零死。於是準部三世梟雄之霸業終。而乾隆朝新疆拓地二萬餘里之時期至矣。噶爾丹策零有三子。刺麻達爾濟最長。然外婦出也。策零死。其仲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以母貴得立。有暴行。至乾隆十五年。爲其女兒之夫賽音伯勒克所弑。刺麻達爾濟嗣位。部衆不悅。欲擁立策零少子策妄達什。大小策零敦多布者。於準部爲貴族。以世握兵柄故。大策零孫達瓦齊。及小策零子達什達瓦。並爲部衆所嚮。刺麻達爾濟懼。不利於己。痛網其勢力。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皆被誅戮。於是達什達瓦部下薩拉爾者。率千餘戶內附。而達瓦齊遂聯合輝特部台吉阿睦撒納謀報復。輝特部者。姓伊克明安。本杜爾伯特屬部。阿睦撒納者。策妄阿布坦之外孫。而和碩特部丹衷（拉藏子）之子也。先是厄魯特四部。於天山北路一帶。分地而治。及土爾扈特北徙俄羅斯境。其故地塔爾巴哈臺。爲輝特所遊牧。丹衷妻初生子班珠爾。及丹衷死。復有遺腹。改適輝特部長。生阿睦撒納。阿睦撒納長而兇狡。既爲輝特部台吉。復有窺伺準部之志。及是。欲搆達瓦齊內訌。而已從後圖之。乃與達瓦齊合兵。突入伊犁。殺刺麻達爾濟。而擁立達瓦齊爲汗。準部之騷亂。達於極點。

阿睦撒納既干涉準部之內亂。同時復兼併杜爾伯特。脅降其台吉納默庫。而自遷帳於額爾齊斯河。漸露侵略準部之野心。達瓦齊爲自衛計。數遣兵攻之。皆不克。乃自將精兵三萬。進薄其帳。又使驍將瑪木特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撒納慮不敵。乃思借中國兵力。滅達瓦齊。而已據其地。十九年。遂與其同母兄班珠爾。及杜爾伯特台吉納默庫。率所部之萬餘人來降。先是薩拉爾之內附也。高宗授爲散秩大臣。詢以準夷事。備悉其內亂狀。然尙未欲用兵。及達瓦齊之立。所部益解體。杜爾伯特台吉有三策。凌者。率三千戶來降。高宗念中國數十年。設斥堠。議邊防。厲兵秣馬。欲殄滅準噶爾。而未能者。今事會適有可乘。時不可失。於是用兵之議漸決。方調兵籌餉。以圖大舉。而阿睦撒納踵至。備陳進取伊犁之策。朝廷乃先遣大臣安置其部衆於三音諾顏部之札卜堪河（札盆河）封阿睦撒納爲親王。班珠爾納默庫爲郡王。以羈縻之。準部驍將瑪木特。見諸台吉相踵內附。必召大兵。知準噶爾事不可爲。達瓦齊不可輔。亦脫身來歸。於是準部爪牙腹心。盡在中國。遠征軍之出發。坐是益迫矣。

乾隆二十年二月。兩路出師。北路以尙書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睦撒納爲定邊左將軍。

副之。西路以陝甘總督永常爲定西將軍，薩拉爾爲定邊右將軍副之。兩軍以五月朔會於博羅塔拉河，越五日而至伊犁。達瓦齊已走保格登山（伊犁西北百八十里）阻淖爲營，衆尙萬餘。清軍追及之，侍衛阿玉錫等夜以輕騎直薄其營，敵衆驚潰。達瓦齊從百餘騎踰天山，走回疆，將投烏什城。城主霍吉斯已得清將軍檄，卽執之以獻。同時青海叛酋羅卜藏丹津亦爲清軍所俘，並獻京師。是役出師僅百餘日，曾無一戰之勞，生縛名王，拓地萬餘里，其成功實阿睦撒納之野心有以促之。故伊犁雖定，而阿睦撒納之叛亂實事勢之所不可免者也。

乾隆朝之用兵伊犁也，初非欲郡縣其地，將俟準夷戡定後，仍厄魯特四衛拉特之舊設杜爾伯特和碩特部如故，設輝特部以補土爾扈特，設綽羅斯部以代準噶爾，各以降人爲之汗，令如喀爾喀四部例，長爲外藩。然高宗知阿睦撒納有異志，故當出師之初，卽密令班第告以清廷處置伊犁之意見，又使科爾沁親王額駙色卜騰與之偕行，陰監察之。及伊犁旣平，班第及西路軍參贊鄂容安與阿睦撒納薩拉爾留商善後策，而色卜騰隨清軍凱旋。時朝廷將實行分封四汗之策，詔阿睦撒納以九月赴熱河行

飲至禮。卽偕諸部台吉受封。而阿睦撒納必欲總長四部。專制西域。當色卜騰之歸也。私以己意乞代奏。期七月下旬俟命。遂移檄鄰部諱其降言。『已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又使其黨布流言。謂『不立阿睦撒納爲汗。準部終不得安。』班第鄂容安密以其事馳奏。詔卽軍中誅之。毋濡忍詒後患。而是時清兵已撤。留屯者僅五百人。其餘皆厄魯特也。班第等遂不敢舉事。惟趣之入覲。欲就內地執之。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督之偕行。而阿睦撒納故與色卜騰有成約。度朝旨旦夕且下。顧以班第趣之急。不得已自伊犁起行。惟沿途遷延。以俟後命。先是色卜騰旣歸。隱忍不敢奏。阿睦撒納待命至八月中不下。疑事中變。反謀始決。額林沁不之覺也。十九日。行至烏倫古河。阿睦撒納以詭詞給額林沁使先行。而自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久之。額林沁始悟其詐。急追之。則已無及矣。

前後官
軍之失
機

是時阿睦撒納妻子及部衆皆駐牧札卜堪河。而厄魯特之留屯伊犁者。又皆其黨也。阿睦撒納旣叛。一方則遣使札卜堪。迎其家屬。一方又號令伊犁諸厄魯特。使並起爲亂。高宗固疑阿睦撒納必反。先事已密諭烏里雅蘇台軍營收其妻子。得不遣。而伊犁

諸刺麻宰桑（準語管事官也）聞阿睦撒納脫走，爭起應之。班第、鄂容安、薩拉爾率五百兵轉戰，走二百餘里，至崆吉斯。薩拉爾先遁，部兵盡潰。班第、鄂容安自殺。定西將軍永常方駐木壘，聞變，恐敵兵大至，乃退軍巴里坤，移糧哈密。故北路無聲援，賊益猖獗。於是高宗諭前後諸臣貽誤罪，黜色卜騰爵，發軍前効力，賜額林沁死，並逮永常。時新降諸厄魯特台吉，並如期以九月會覲於熱河。綽羅斯等四汗分封已定，適聞阿睦撒納之叛，皆願發所部兵從征。朝命以公策楞爲定西將軍，以富德、玉保達爾黨阿爲參贊大臣，出巴里坤討賊。十一月，師行。玉保爲前隊，降夷畢從。時阿睦撒納集部衆二千餘，屯博羅塔拉河，四出剽掠。二十一年正月，清軍至吐魯番，薩拉爾自伊犁脫身來迎。玉保遂率所部長驅而西，距阿睦撒納所在僅一日程，可追而及也。而玉保信間諜言，謂阿睦撒納已就擒，獻俘者且至，遂駐軍待之。報捷策楞，策楞亦不審虛實，遽聞於朝。比二月，清軍至伊犁，則阿睦撒納已走哈薩克（亦作可薩克，今俄領中亞細亞境）矣。將軍參贊互相咎，頓兵不進。高宗怒其無功。五月，褫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爲定西將軍，富德副之，責以追剿之事。又以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爲定邊右副將軍，使當應。

援之任。達爾黨阿方進軍哈薩克界。移檄索賊。未得要領。而喀爾喀復有青滾雜卜之叛。一時從征降夷聞之。多有輕朝廷。思復反者矣。

喀爾喀
撤臺之
變及其
影響

初北路郵驛。皆由喀爾喀各部應役。自用兵以來。軍報絡繹。需人馬頗多。郡王青滾雜卜苦之。遂撤其所設臺。又以額林沁多爾濟之賜死。謂我喀爾喀本成吉斯汗子孫。例不治罪。以此散流言。衆喀爾喀惑之。郵臺撤者無慮十餘所。文報中斷。先是超勇親王策凌。於乾隆十五年卒。子成袞札布嗣。至是。詔以成袞札布爲定邊左副將軍。發兵剿捕。又命尙書納延泰。侍郎阿桂等助之。各臺得次第復設。青滾雜卜旋於是年冬爲阿桂所獲。伏誅。而西路諸降夷。自和碩特汗巴雅爾。綽羅斯特汗噶爾藏。多爾濟以下。叛者踵起。策楞玉保方被逮入京。中道遇害。阿睦撒納聞四部構亂。亦自哈薩克歸。會諸部於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爲汗。準部復大騷亂。

兆惠之
成功

當是時。西征諸將帥。並以應敵弛緩。坐釀變故。先後獲罪。獨兆惠一軍。以寡擊衆。戰守甚力。先是兆惠奉命爲遠征軍。應援。遂以千五百兵自巴里坤進駐伊犁。及諸部繼叛。伊犁形勢。殆陷於敵軍包圍之中。兆惠以十一月自伊犁轉戰而東。沿途殺敵兵數千。

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軍食且盡。復爲諸敵兵所遮。會大風雪。驛傳聲息。格不相聞。侍衛圖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往探。以月晦遇諸特納格爾。(今阜康縣)敵解圍去。兆惠得引還巴里坤。於是高宗知兆惠可大用。又知厄魯特人終不可以德懷。非殄其種族。邊不得安。三月。使兆惠出西路。左副將軍成袞札布出北路大勦之。會綽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爲其兄子所殺。諸部內訌。又痘疫盛行。厄魯特人罹者輒死。兆惠等乘之。累戰皆捷。諸酋先後敗死。阿睦撒納聞之。復自博羅塔拉河西走。兆惠等窮追至哈薩克部。其汗阿布賚聞清軍至。遣使請貢。且設誓擒阿酋以獻。適阿睦撒納率二十人往投。阿布賚使人收其馬。阿睦撒納驚逸。徒步入俄羅斯境。尋患痘死。理藩院行文索之。俄政府以其屍送恰克圖。於是命成袞札布歸鎮烏里雅蘇台。而兆惠留軍度冬。勦殺餘敵。

準部之
虐殺

先是準部有宰桑(見前)六十二。鄂拓(部衆之直隸於汗者)二十四。昂吉(部衆之分隸於各台吉者)二十一。集賽(專以供養刺麻爲職者)九。都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俗耐勞苦。勇戰鬪。以一人能刼數人者爲壯士。自天山以南蔥嶺以西諸部落。一

聞其至。無不奔走竄伏。故自噶爾丹以來。內則兼併諸衛拉特。外則服屬回部。蹂躪喀爾喀。擊逐俄羅斯。遂赫然爲西域一大汗國。東向與中國抗爭。至是阿睦撒納既走。死俄境。其餘衆猶伺間出沒。天山北路。襲擊清軍。始終無降服之意。於是自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清軍先後合圍縱殺。凡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可漁獵資生之地。皆搜剔不遺。計二十餘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走入俄羅斯者十之二。卒殲於清軍者十之三。惟達什達瓦之妻。當伊犁騷亂時。先率所部歸化。徙熱河。編旗籍。又有附牧伊犁之土爾扈特族。台吉舍稜。率所部二千餘奔土爾扈特部。皆得倖免。論者謂爲厄魯特之一大劫。準部既平。朝廷乃於伊犁。烏魯木齊。及塔爾巴哈臺。分設滿兵駐防。漢兵屯種。置伊犁將軍以統治之。建官築城。漸成都會。內地商民移住者日衆。遂爲西北一殖民地焉。

其後乾隆三十七年。復有土爾扈特率屬歸化之事。今附述於此。土爾扈特故四衛拉特之一。先世出元臣翁罕。八傳至和鄂爾勒克。居塔爾巴哈臺附近。值準噶爾強盛。和鄂爾勒克畏其逼己。挈族走俄羅斯。屯窩瓦河畔。(天聰四年)俄人因稱爲己屬。其後

四傳至阿玉奇。始自稱汗。當康熙五十一年。嘗遣使假道俄境。來貢方物。聖祖欲察其國情。遣內閣侍讀圖理琛。齎敕往報。圖理琛取道西伯利亞。至其國。往返經三載。因述其所經道里山川民風物產。爲異域錄二卷。阿玉奇附表奏謝焉。土爾扈特習蒙古俗。信仰黃教。與俄羅斯國俗不相容。常有思慕故土之志。及舍稜之往役也。適阿玉奇曾孫渥巴錫。方嗣汗位。以不得俄政府之認可。意甚不平。舍稜至。則盛言伊犁空虛可據。勸還故土。渥巴錫惑之。遂以乾隆三十六年。偕舍稜率人口十六萬餘。自俄境脫走。沿途爲哈薩克及布魯特（卽喀喇吉爾吉思部。在天山之北。準部之西南。近蔥嶺）所劫。失人畜輜重無算。翌年六月。始達伊犁。僅存七萬餘口。伊犁將軍舒赫德。嚴兵備邊。使人迎詰之。渥巴錫與其台吉等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爲詞。言「俄國宗教風俗。與己不同。願依中國。安部衆。」事聞。廷臣議者以降人中有舍稜。疑其有詐。且據恰克圖條約。中俄彼此不得容隱遺逃。今我受俄人叛藩。恐啟邊釁。高宗念舍稜故我叛臣。俄人受之。是背約在俄。折之有詞。且數萬乏食之人。旣至近界。驅之使去。將有他變。乃決計受降。又循康熙朝收喀爾喀成例。發茶米氈裘等贍之。共糜帑金二十萬有奇。詔封渥

烏梁海
之內部

巴錫爲汗。以所部爲舊土爾扈特。舍稜爲郡王。以所部爲新土爾扈特。仍於伊犁及科布多附近分賜牧地。蓋自清初用兵蒙古以來。至是乃盡族而臣之。而是時俄人方以波蘭之亂與土耳其交戰。未暇與清廷論曲直也。

自準噶爾與中國抗爭以來。其結果不惟使厄魯特人種全歸中國之統治而已。又北則烏梁海之服屬。南則回族之征定。皆與準部兵事相因而起者也。回部平定之歷史。別於第八章詳說之。今略述烏梁海內屬之次第。綴諸本章之末。烏梁海人者。蓋『芬』人種之一支族。其容貌類土耳其人種。而其言語風俗宗教。則全與蒙古無異。自稱曰噸瓦。錯處貝克穆河流域。庫蘇古爾湖之周圍。及昂噶拉河（上通古斯河）之上流。其住民之大多數。以捕獵爲業。聞有從事牧畜若耕作者。則僅十分之二而已。其知識之程度。在蒙古人種之上。然役屬於喀爾喀準噶爾及俄羅斯諸國。常應兵役納賦稅焉。及策妄阿布坦跋扈。頗利用烏梁海人。以牽制中國。康熙五十四年。喀爾喀札薩克博貝。始議征烏梁海。以分準噶爾之勢。自是北路大軍控扼要衝。以漸剿撫。降附者日衆。及準噶爾平。其所屬之烏梁海。盡入版圖。朝廷分其衆爲唐努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

天山南路之沿革及回教之來

阿爾泰諾爾烏梁海三部各與其酋長以官職使統治所部仍分隸於烏里雅蘇臺之定邊左副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其中唐努烏梁海以一種族獨占一地在三部中爲最大其餘二部不過占有科布多之一部分而已。

第十八章 回部之平定

阿睦撒納既竄死天山北路之地全入中國而南路諸回城故隸準噶爾汗國勢力之下至是聞準噶爾殘破又度中國兵方經營伊犁未暇南進乃思乘新舊勢力交代之際集兵戒嚴爲獨立之準備於是中國復有天山南路之師自蒙古帝國興起以來天山南路爲成吉斯汗次子察哈台領土之一部其後數經變遷至元明之際察哈台子孫復於喀什噶爾建一汗國而附庸於帖木兒帝國帖木兒帝國之盛也四方回教學士爭集其國都撒麻耳干教祖摩訶末之後裔有和卓木者尤得尊信當明中葉（西紀第十五世紀中）和卓木子加利宴及伊撒克昆弟始自撒麻耳干移喀什噶爾各集弟子說教自汗以下咸崇信之明嘉靖時喀什噶爾汗撒伊特數用兵東向悉定天山南路地回教勢力益因之蔓延其間加利宴之門徒稱白山宗伊撒克之門徒稱黑

山宗各習師說相標榜。及喀什噶爾汗衰。和卓木子孫代握天山南路政權。而兩宗之軋轢。由是益甚。清順治初。喀什噶爾汗伊士摩兒以已屬黑山宗故。有排斥白山之志。白山首領和卓木亞巴克亡命西藏。欲藉刺麻之援。回復勢力。至康熙十七年。噶爾丹遂以五世達賴之命。舉兵入喀什噶爾。立亞巴克爲汗。而遷居故汗族屬及宗門領袖於伊犁。於是察哈台之汗統絕。和卓木族遂兼有政教兩界之大權焉。

蒙古回勢
力之消
長

然當時天山南路。自喀什噶爾之外。復分裂爲無數小汗國。喀什噶爾之主權。雖已入於回族之手。而其東葉爾羌。吐魯番。哈密諸城。尙皆爲蒙古族所分據。惟於宗教上。受回族之同化而已。清順治初。哈密有巴拜汗。葉爾羌有阿布都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並表貢中國。自稱成吉斯汗裔。然中國以其久習回教。遂以宗教之名被之。稱其城曰回城。汗曰回酋。及準噶爾強盛。欲統一天山南北。於是南路迤東諸蒙古汗國。或內附。或滅亡。故哈密地已於康熙中內隸中國。吐魯番部族。亦於雍正初徙居嘉峪關外之瓜州。而其迤西諸國。遂次第爲回族所有。間接以服屬於準噶爾。蒙古族於天山南路之勢力。至是全失矣。

準噶爾既征服回族。乃徵租稅。課徭役。又數數干涉其宗教上之紛爭。噶爾丹嘗助白山黨以顛覆黑山矣。至策妄阿布坦。又排斥白山而以黑山黨代之。白山黨有瑪罕木特者。當康熙中。故嘗與其父阿卜都里什特。並質伊犁。及噶爾丹敗。阿卜都里什特脫身來降。聖祖賜之衣冠銀幣。遣官送至哈密。使返故地。至是。瑪罕木特苦準部之干涉。欲據葉爾羌自立。策妄阿布坦復襲執而幽諸伊犁。且羈其二子布羅尼特及霍集占。使督回民墾地輸賦焉。布羅尼特及霍集占者。卽所謂大小和卓木者也。其後達瓦齊立。準噶爾有內亂。天山南路諸黑山黨徒聞之。竊與蔥嶺西境諸回國訂援助之約。遂圖獨立。盡逐準噶爾守兵。及乾隆二十年夏。清軍定伊犁。阿睦撒納欲利用白山黨。以收回族之援。乃釋大和卓木布羅尼特。與以兵。使歸定天山南路。留小和卓木霍集占居伊犁。使統率天山北路之回教徒。布羅尼特之歸也。喀什噶爾及葉爾羌諸黑山黨。爭起拒之於烏什城。失利而退。布羅尼特遂悉定南路地。而霍集占亦率北路回教徒。以聽阿睦撒納之指揮焉。

乾隆二十一年。清軍再定伊犁。欲藉戰勝國之餘威。羈屬南路。遣侍衛託倫泰往定貢。

意見

賦未得要領。而同時霍集占亦自伊犁遁歸喀什噶爾。與其兄布羅尼特共商事。大與獨立之利害。布羅尼特欲集所部。受中國約束。霍集占建議。謂準噶爾新滅。中國於伊犁之勢力。尙未確定。不以此時自立。乃長爲他族奴隸。非計。於是。一方則召集族衆。舉行獨立式。一方則傳檄各城。使戒嚴以待。回戶數十萬。爭起應命。惟庫車城主鄂對。念中國兵威方盛。未可輕敵。而庫車又首當其衝。禍且先及。乃與其黨奔伊犁。霍集占聞之。誅鄂對親族。增兵守庫車。時兆惠方奏遣副都統阿敏圖爲回部招撫使。及得鄂對。卽令與使者偕行。扈以兵二千。中途鄂對聞庫車守具已備。欲歸得大兵而後進。而回人以計誘阿敏圖入而拘之。鄂對及扈兵皆馳還。由是撫議決裂。而有乾隆二十三年庫車之役。

庫車之圍攻

是時兆惠以搜剿厄魯特之故。不暇南征。高宗乃以都統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當征回之任。二十三年五月。清軍萬餘。自吐魯番進攻庫車。布羅尼特兄弟引軍數千。越大戈壁來援。六月。兩軍戰於托和奈。復戰於鄂根河。(烏恰克河)清軍皆大捷。布羅尼特等斂餘兵保城。勢可聚殲。而雅爾哈善疏不設備。復縱之宵遁。城又堅不可拔。提督馬

得勝。使綠營兵穴地攻之。爲城兵所覺。清兵戰死者六百餘人。至八月。城將復突圍出。餘衆開門降。是役清軍以萬餘之衆。席累勝之勢。圍攻一城。坐使垂擒之敵。出險遠颺。其結果僅得一空城而已。於是高宗大怒。詔誅雅爾哈善以下諸將。而終命兆惠移師而南。

先是庫車以西阿克蘇（溫宿）烏什諸城。聞布羅尼特兄弟之敗。皆有貳志。布羅尼特乃走據喀什噶爾。霍集占走據葉爾羌。東西犄角。爲背城一戰之計。及兆惠至。先後定沙雅爾。阿克蘇。烏什等戈壁北境諸城。又使降人鄂對越戈壁撫和闐。時兵猶未集。兆惠所部不過步騎四千餘。乃使副將軍富德留駐阿克蘇。俟軍集繼進。而自率寡兵先發。以十月六日抵葉爾羌城東。隔蔥嶺南河而陣。復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蔥嶺南河者。亦謂之葉爾羌河。而蒙古語謂之喀喇烏蘇。譯言黑水。故時謂兆惠所駐爲黑水營。黑水軍旣寡。不能攻城。兆惠欲引敵野戰。乃以輕騎渡河。劫其城南牧場。方渡四百騎。而橋斷。敵以步騎兵萬五千人。出城迎擊。清軍且戰且退。敵乘勝渡河。築長圍困之。相持三月不下。富德聞警。率援軍三千。冒雪進發。以二十四年正

回部之
平定

月六日至呼拉瑪（葉爾羌城東北三百七十里）遇敵五千騎。轉戰四晝夜。得渡葉爾羌河。而距黑水營尙三百里。敵愈衆。不能進。於是兩軍皆被圍萬里外。先是愛隆阿聞黑水之圍。馳赴阿克蘇告急。適巴里坤參贊阿里袞以兵六百至。遂合軍而南。乘夜解富德之圍。兆惠聞礮聲。知援軍至。遂潰圍出。殺敵數千。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霍集占之倡議獨立也。回族鑒於前此準噶爾之苛政。知服從他國非計。故萬衆一致。樂爲之用。然布羅尼特兄弟既居伊犁久。惟與流徙墾種之回民數千。患難相共。及歸長南路。遂偏信之。編爲親兵。而疏其舊部。又戰爭之際。賦稅煩重。供給少遲者。立致破產之禍。以故衆漸解體。及黑水之役。清軍以三千人。當五倍之衆。戰守數月不屈。敵衆驚駭。抵抗之志益薄。已而清兵集阿克蘇者漸衆。新舊軍凡三萬人。駝馬稱是。遂以二十五年六月。分道進行。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每路兵各萬五千。時布羅尼特兄弟皆駐葉爾羌。聞清軍大至。不敢復議戰守。遂攜其妻孥親從。載輜重。踰蔥嶺而西。謀赴巴達克山。於是清軍一方則約束降衆。收喀什噶爾葉爾羌兩城。一方則以輕騎蹤跡布羅尼特等。沿途斬獲甚衆。窮追至巴達克山界伊西洱庫河。

止軍焉。伊西洱庫河者，卽今噴赤 *Panjab* 河也。巴達克山國王聞布羅尼特等擁衆而至，懼其襲己，遂興兵拒之，擒殺其兄弟，而函首以獻。清軍遂以明年二月班師。

回部旣平，清廷乃以喀什噶爾爲參贊大臣駐所，節制南路諸城。諸城大者設辦事大臣，小者設領隊大臣，治軍事，皆以滿人任之。又各城皆設伯克，治民事，刑事，惟不得擅生殺，以回人任之。伯克者，本回部官吏之稱也。其租稅之制，則二十而取一，視準噶爾徵額大減。然地旣邊遠，又當新附之後，辦事大臣等往往藉戰勝之威，凌虐所屬，而伯克等又助之爲奸，故平定未幾，而有烏什之變。烏什者，回部大都會之一，住民達數萬。當清軍初定伊犁時，其伯克霍吉斯嘗俘達瓦齊以獻，及霍集占之亂，又頗持兩端。高宗慮其反覆，不宜擁大城，乃召之入京，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暴戾，其所役之哈密回衆，又以客民魚肉土著，辦事大臣蘇成縱酒好色，懵不治事，回民無所訴。是時蔥嶺西境布哈爾阿富汗諸國，嫉中國之威震西域，又惡巴達克山之自殘同族，乃起同盟軍，襲殺其國王，屠其城。其前鋒軍以乾隆二十八年達敷罕汗國之霍闐 *Khodjend*（今俄領土耳其斯坦之一市）烏什住民等聞之，竊通使乞援，遂以二十

九年二月舉兵反。併蘇成阿布都拉以下官吏守兵盡殺之。阿克蘇大臣卞塔海及庫車大臣鄂寶先後赴救。皆戰敗。於是伊犁將軍明德及喀什噶爾參贊納世通各以兵會勤。叛民防戰至七月。而所期之阿富汗兵不至。諸回城又無一響應者。遂縛謀主以降。清兵入城殲其丁壯。徙老弱萬餘口於伊犁。調他城回戶以實之。而參贊大臣復自喀什噶爾移治焉。

自天山南北平定。中國國威震於蔥嶺以西。於是迤北則吉爾吉思部落。迤南則巴達克山。教罕。阿富汗（愛烏罕）諸國。皆嘗遣使通貢。仰中國之保護。當時吉爾吉思部落有哈薩克。布魯特。諸部。而哈薩克又析爲三（左一部。右一部）布魯特又析爲二（東西各一部）。當明正德中。一五年一吉爾吉思種族。嘗統壹於一汗之下。人口達三百餘萬。戰時得出騎兵三十萬。其領域東接準噶爾。西盡裏海。北界西伯利亞。南跨阿拉海。及錫爾河。爲中亞細亞大國。其後中衰。分裂爲大中小三部。常爲近鄰諸種族所侵。至雍正十年頃。一七三小吉爾吉思（即最西一部）遂歸俄國之統治。而大吉爾吉思

（即哈薩克）及其別族喀喇吉爾吉思（即布魯特部領地。當伊斯色克湖附近）皆以

苗族
土司
之
由
來

準噶爾滅亡之影響。臣服中國。吉爾吉思部落之南。卽敖罕汗國。又南越布哈爾。而爲巴達克山阿富汗諸國。皆信仰回教。而以阿富汗爲強。乾隆二十七八年頃。阿富汗主阿布達里。旣以霍集占兄弟之故。興兵滅巴達克山。同時又欲覘中國之廣大。遣使入貢。故中國亦隸諸屬國之列。而布羅尼特死後。其子薩木克。遁至敖罕。喀什噶爾之回教徒。亦多歸焉。時敖罕汗額爾德尼。畏中國強大。頗奉約束。中國亦歲以金賂額爾德尼。使箝制和卓木族屬。自是天山南路。得奏鎮定之效。然至道光時。而和卓木族張格爾玉素普。卒以敖罕之援助。侵擾南路焉。

第十九章 苗族之勦殺及西南諸國之服屬

康雍以來。清廷以全力控制西北。先後用兵凡數十年。然於西南之經略。亦未嘗忽視。蓋中國本部西南境川廣雲貴間。自古苗族雜居。爲中央政府法令所不及。苗族者。卽交趾支那族。此族當太古時。蓋嘗繁殖於黃河揚子江之間。其後爲漢族所驅除。遂次第自揚子江流域。退處於南嶺及縱貫山脈附近。而蔓延於後印度半島。其在中國境內者。復有種種之異名。在四川者謂之僂。謂之生番。在兩廣者謂之獞。謂之黎。在湖南

貴州者謂之徭。在雲南謂之獯。謂之野人。語言風俗。既與中國絕異。中國之治之也。亦常用羈縻政策。仍其舊俗。官其酋長。故自元明以來。有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又有土府。土州。縣。其長皆得世襲。握強大之自治權。國初因襲明制。分設土官。而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三桂之亂。諸土司頗爲所用。及事平。清廷亦未能窮治。然苗民不知耕作。專以劫殺爲生。土官又以積威。苛斂虐使。恣爲不法。故苗患遂爲西南邊防上一問題。而於雲貴爲尤甚焉。

是時。貴州東南境。有苗族所占領之一大區域。以古州爲中心。環寨千有三百餘。周幾三千餘里。名曰苗疆。雲南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內之鎮。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土司。與江外之車里緬甸老撾（南掌）諸夷。交通爲患。又四川雲貴之間。有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於行政區劃上。則隸四川。而於地理上。則距成都幾二千里。而距雲貴省治爲近。四川總督之統治力。既以遼遠不能實施。而雲貴督撫。又以職權不屬。聽其跋扈。其餘貴州廣西之間。苗寨寥闊。地方官常以境界之錯雜。互相推諉。而邊患乃愈亟矣。雍正四年。鄂爾泰爲雲南巡撫兼總督事。始建一勞永逸之策。謂必改土歸流。而後

可以安民。必歸并事權。而後可以治苗。因極言當時行政區劃之不當。及從來以夷治夷之失計。具疏上之。世宗知鄂爾泰才能辦事。卽詔以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改隸雲南。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與之。令兼制廣西。於是鄂爾泰用遊擊哈元生。委以烏蒙鎮雄之事。用總兵石禮哈搜討貴州廣順之長寨。招服黔邊東西南三面生苗二千餘寨。用知府張廣泗招撫古州。關苗疆二三千。幾當貴州全省之半。先後劾黜雲南露益土州安氏。鎮沅土府刁氏。及赭樂長官司威遠州廣南府各土目。悉定瀾滄江以東地。以普洱爲府。威震緬甸焉。廣西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後繳勅印。納軍器二萬餘。自雍正四年至九年。三省邊防粗定。鄂爾泰以功封襄勤伯。旋入爲大學士。而未幾貴州又有台拱苗之變。

苗疆之就撫也。貴州諸郡縣防兵。率移戍其地。內地守備頗疏。及鄂爾泰還朝。張廣泗亦由雲南巡撫移督湖廣。始事諸臣。旣先後他去。繼其後者。頗易視苗事。苗疆吏又徵糧不善。激之生變。於是雍正十三年春。各寨蠶起。聚集清江台拱間。陷黃平。以東諸城。會副將馮茂。誘殺降苗六萬餘。頭目三十餘。苗族抵抗之志益堅。或手刃妻女而後出。

戰蔓延不復可制。詔以哈元生爲揚威將軍。副以湖廣提督董芳。發兵會剿。復以尙書張照爲撫苗大臣。察其利病。董芳專主招撫。與哈元生齟齬。張照又密奏改流非策。且致書諸將。倡棄地之議。以故軍士雲集數月。而號令不一。曠久無功。苗勢益熾。於是張廣泗鄂爾泰先後引咎自劾。而中外畏事者。且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闢。現時苗疆之不可守。全局幾盡變。會高宗卽位。乃以張廣泗爲七省經略。節制諸軍。盡罷張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廣泗分軍攻台拱之九股苗。而自率精兵攻清江下流各寨。所向獲捷。乾隆元年春。復增兵分八路。圍其逋逃於丹江古州都勻台拱間之大森林。所謂牛皮大箐者也。自四月至五月。清軍冒險激戰。斬獲萬餘。六月。復乘勝搜剿餘黨。凡燒千二百二十四寨。赦三百八十八寨。獲兵仗無算。於是貴州之苗族悉平。越十餘年而四川又有大金川之役。

大金川
之初定

金川土司者。四川西邊諸土司之一。本吐蕃領地。俗信刺麻教。明時。其部人有哈伊拉木者。得中國勅封爲演化禪師。世有大小金川流域地。後分爲兩部。其居小金川流域者曰攢拉。居大金川流域者曰促浸。促浸者。譯言大河濱。攢拉者。小河濱也。順治七年。

始授小金川酋卜兒吉細土司職。康熙五年，復授大金川酋嘉勒巴演化禪師印，俾分領其衆。嘉勒巴孫莎羅奔，以康熙五十九年西藏之役，從征有功。至雍正元年，遂授爲金川安撫使。乾隆十一二年頃，莎羅奔勢漸強，謀併吞鄰近諸部落，初以結婚政略，羈縻小金川酋澤旺，而奪其印，旋以兵力侵略，打箭鑪附近諸土司，擊傷赴援之清軍。高宗以雲貴總督張廣泗征苗有功，十二年三月，命移督四川，相機剿治。六月，廣泗進屯小金川之美諾（懋功），用澤旺弟良爾吉爲嚮導，銳意剿滅。然大金川地險，其根據地勒烏圍及噶爾厓（括耳厓）皆西濱河（卽大金川），東阻大山，土人又長於防禦工事，能以石築壘，高於中土之塔，名曰戰礮，大小林立，難攻易守。至十三年春，而清軍無功。高宗乃以大學士訥親爲經略，又起故將軍岳鍾琪，以提督赴軍効力。訥親、張廣泗皆專取以礮逼礮之策，得一礮輒傷數百人。總兵賈國良任舉，並於六月中戰死，軍氣大挫。廣泗所用良爾吉，又密以清軍動靜通報莎羅奔，以故攻戰復數月，不得寸進。於是高宗復以大學士傅恆爲經略，賜訥親死，逮廣泗廷鞫，又以其抗辯而殺之。十二月，傅恆至軍，誅良爾吉以絕間諜，盡撤諸方圍礮兵，爲直搗中堅之計。至十四年正月，上疏

極陳廣泗等攻礪之失策。及現時選銳深入之計畫。豫期以四月奏捷。高宗以蕞爾土司勞兵兩載。且致殺兩大臣。意殊不樂。又聞其地險。益欲罷兵。再詔召傅恆還朝。而傅恆不及奉詔。已與岳鍾琪分軍深入。莎羅奔故以西藏之役。隸鍾琪麾下。至是猶震其餘威。遂詣軍前乞降。清軍得不戰而報勝焉。

兩金川
之聯合

莎羅奔既降。金川方面暫得平靜。然未幾伊犁兵事起。清廷專力西北。未暇他顧。其間莎羅奔兄子郎卡掌金川事。復與鄰部構釁。紛擾不絕。四川總督之命令。漸至無效。三十一年。高宗以大金川勢漸猖獗。諭川督大學士阿爾泰檄川邊九土司（松岡、梭磨、卓克基、沃日、革布什咱、綽斯甲布、小金川、黨壩、巴旺）環攻之。時九土司中。地與大金川相逼。而兵力相等者。東則小金川。西則綽斯甲布。餘皆小弱。非大金川敵。阿爾泰不能利用小金川等。以制郎卡之跋扈。惟以苟且息事爲得策。於是郎卡遂與小金川綽斯甲布結和親之約。三部聯合。他土司益不敢抗。會郎卡死。小金川之澤旺亦老病。子僧格桑用事。陰與郎卡子索諾木爲攻守同盟之計。至三十六年。索諾木遂誘殺革布什咱（大金川西南）土官。而僧格桑亦屢攻沃日（亦作鄂克什在小金川東）公然與

小金川
之征定

中國救援軍開戰。高宗以小金川形勢不似勒烏圍噶爾厓險阻。欲痛懲之以示威。乃罷阿爾泰職。(尋賜死)以尙書溫福代爲大學士。侍郎桂林代爲川督。共事攻討。

時桂林出打箭鑪。溫福出汶川。爲東西夾擊之計。三十七年春。兩軍次第逼小金川境。至五月而桂林部將薛琮復以深入無援。招非常之挫折。桂林尙匿不以聞。未幾被劾。乃以阿桂代之。阿桂轉戰有功。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格桑竄大金川。清軍檄索之。而索諾木不應。於是高宗欲乘戰勝之勢。一舉並滅。以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副之。三十八年春。清軍分道進發。而溫福以道險不得前。駐軍木果木。(大金川東境)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其東。守小金川地。六月。索諾木陰遣小金川頭目歸煽降衆。使襲擊官軍。小金川人遂先攻陷董天弼軍。進襲木果木大營。溫福倉卒陣歿。所部戰死者三千餘。潰者萬餘。小金川復陷。詔授阿桂爲定西將軍。以豐伸額。明亮副之。於是阿桂改道出沃日。攻小金川東境。而明亮攻其南。十月。阿桂復轉戰抵美諾。明亮亦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川地。

大金川
之再定

是時高宗以前此大金川之役。倉猝受降。未甚懲創。致彼族恃險反覆。重勞用兵。遂斷

然行掃穴犁庭之策。而大金川自十二三年以來。增加國防。周圍數百里間。要隘堅壘。無慮數十處。嚴密視小金川十倍。至是清軍復分三道進行。一軍自小金川攻其東。阿桂督之。一軍自黨壩（大金川北）渡大金川上流。攻其西北。豐伸額明亮先後督之。一軍渡大金川下流。自革布什咱攻其西南。富德督之。自三十九年正月。至七月。阿桂軍累克要塞。距勒烏圍漸近。時索諾木與其從祖莎羅奔聚守其地。聞阿桂深入。遂醜殺僧格桑。而獻其尸及其家族至軍。請停止攻擊。阿桂不應。士兵防戰益嚴。至十月。阿桂進據默格爾。去勒烏圍可二十里。而明亮之西北軍。亦次第逼近河岸。與阿桂軍聲息可通。然金川氣候。故陰寒多雨。冬春之際。冰雪塞途。十一月以後。諸軍遂以雨雪之故。妨礙活動者數月。至四十年四月。阿桂始得與河西軍聯絡。轉戰至七月。得抵勒烏圍。以八月十五日破之。而莎羅奔索諾木。則已先期走噶爾厓矣。是時。士兵尙分道拒戰。河西兩軍。頗爲所苦。及阿桂近逼噶爾厓。諸方土兵。次第驚潰。於是明亮富德亦所向破竹。終得合軍而東。十二月。三路軍皆會於噶爾厓城下。包圍復四十餘日。至四十一年二月四日。索諾木始與莎羅奔挈家族以下二千餘人出降。並俘獻京師。阿桂以功

金川攻討困難
之理由
及其善後
事件

乾隆初
與緬甸
之關係

封誠謀英勇公焉。

先是天山南北之平定。用兵五年。費帑三千萬餘兩。及茲兩金川地不逾千里。人不滿三萬戶。而用兵亦五年。費帑至七千萬兩。事倍功半。其原因略有數端。(一)地理之險阻。(二)氣候之不良。(三)土兵之同心効死。是也。且當時承平日久。旗兵尤疲弱。武備已不足恃。前此西北諸役。其所遇固多非勁敵也。兩金川既平。清廷以小金川地爲美諾廳。(後賜名懋功)以大金川爲阿爾古廳。(廳治卽今綏靖屯)皆直隸四川省。而於烏勒圍常設重兵以鎮守之。自是川邊諸土司得免侵略之患焉。

中國既改定西南諸土司。與後印度半島諸國次第接近。先是諸國中緬甸最強。殆握半島之霸權。明世雖嘗一隸藩屬之列。然萬歷二十二年以後。朝貢久廢。國初以明永曆帝故。清軍嘗一至其地。自是而中國與緬甸之關係遂絕。及鄂爾泰經略雲南時。緬甸方與景邁交戰。兩國各欲得中國之保護以自壯。然雍正九年。景邁貢使至普洱。爲鄂爾泰所拒。而緬甸亦遂絕意朝貢。是時木邦孟艮之間。有卡瓦獨立部(葫蘆國)者。地富礦產。乾隆初。中國石屏州民吳尙賢得部長蜂筑之許可。設廠開采。成績大著。一

桂家事
件

時茂隆銀廠之聲勢傾動諸部。尙賢既得志。於是一方則用卡瓦部長之名。上書雲南督臣。請以礦稅作貢。定歲額三千七百兩有奇。一方則游說緬甸。使上表請貢。欲以是邀邊功。十五年。緬甸王莽達拉。遂以尙賢之紹介。附表達雲南督臣。願充外藩。事甫就緒。而緬甸旋有革命之亂。尙賢又以中飽廠課之罪案。爲滇督所陷。瘐死獄中。茂隆銀廠爲之解散。於是形勢一變。而國際上平和之關係。終至不能維持焉。

緬甸自本他克利以來。世有內亂。環境諸部落。次第有獨立之勢。乾隆十七年頃。其南境之擺古部。號召伊臘瓦底河上流諸部。攻陷國都亞瓦。木疏部長雍籍牙 *Alompra* 起兵抗之。終以乾隆十九年恢復國都。建新緬甸國。舊屬諸部。相率降服。獨桂家及木邦兩部。以擁護故國之名義。抵抗累歲。至乾隆二十五年。雍籍牙死。子莽紀覺嗣。而紛亂尙未定。其間木邦部長罕底莽。桂家部長宮裏雁（古利宴）先後敗走。二十七年。宮裏雁終以窮蹙之餘。寄居孟連地方爲內附計。桂家者。故桂王官屬之後裔。世據波龍銀廠。以資雄諸部。至是總督吳達善。以索賂不得之故。下令放逐宮裏雁。而孟連土司刀派春。且乘間劫奪其家屬財產。以賄達善。於是宮裏雁妻曩占糾衆襲殺刀派春。而

邊吏遂誘致宮裏雁。坐以同謀之罪而殺之。是時緬甸已悉定東境諸部。又聞雲南官吏之措置失宜。益心輕中國。遂駸駸有內犯之志矣。

方舊緬甸王國之盛也。不獨令行境內而已。卽普洱府屬車里宣慰司以下大小十餘土司。於名義上雖受中國之統治。而同時對於緬甸王。有納貢之義務。及木疏王朝興。內地諸土司例貢中絕。莽紀覺數以兵來近邊相詰責。吳達善懼啟邊釁。戒官兵毋與戰。會乾隆三十年莽紀覺死。弟孟駁立。勢益張。兼略定西南諸部落。遂壹意注目東北。自是年五月以來。屢分軍出入九龍江（普洱府境瀾滄江之稱）方面。時吳達善已移督川陝。劉藻代之。發官兵防戰。三路皆敗。一時督撫以下束手無策。三十一年。詔大學士楊應琚督滇。劉藻遂以憂懼自刎死。會瘴癘大作。緬兵漸退。官兵得以其間收復車里孟艮等地。時騰越副將趙宏榜。以習識緬事著稱。首以『緬甸新造。木邦蠻莫諸部皆願內附。緬酋勢孤易取』等語。歆動應琚。應琚信之。令屬吏會議進止。於是自騰越知州陳廷獻以下。爭希應琚意。一方則通牒緬甸。號稱合各國精兵五十萬。載大礮千門。將壓境進討。一方則分遣譯人。至各部說降。又爲具表代陳。皆言所屬地一二千里。

清軍之
失敗

戶數十萬。其實應琚止備兵三千。將以八月至永昌。而各部皆猶豫觀望。所招致者僅其子弟。或所屬小聚落而已。如是欺罔粉飾。去事實絕遠。建議者恐不足塞責。欲實行一二以自解。而葛藤乃愈滋矣。

是年六月。趙宏榜將兵五百。出鐵壁關。乘蠻莫部長赴亞瓦未歸之際。襲據其所屬之新街。於地理上頗占優勢。以故蠻莫木邦次第內附。九月。應琚方赴永昌受降。而緬兵已攻陷木邦景線等地。又以舟師進薄新街。宏榜燒器械輜重。走還鐵壁關。應琚聞警。精神病遽作。於是巡撫湯聘疏白其狀。詔兩廣總督楊廷璋赴滇。而提督李時升以十一月進駐鐵壁。遣諸將分道出邊。爲回復木邦及新街之計。相持未決。緬人詐乞罷兵。而分軍繞入萬仞關。(神護巨石兩關間之關隘)縱掠騰越邊境。破銅壁關而出。時應琚病漸愈。屢與時升連署奏捷。故廷璋至滇。不久即歸。而應琚亟欲與緬人議和。以彌縫前奏。然緬兵侵畧不止。高宗又屢降嚴旨。責其欺飾。應琚時升不得已。復遣諸將分攻木邦蠻莫。會帝得應琚等所進地圖。與先後奏報相對照。益發見其謬。先後逮時升應琚等按問。而以伊犁將軍明瑞移督雲貴。時三十二年三月也。

明瑞以雲貴總督兼征緬將軍。是年五月進赴永昌。爲作戰之計。先後調滿洲兵三千。貴州及雲南兵二萬餘。以都統額爾景額爲參贊。至九月。戰具畢就。明瑞將兵萬七千。先以是月二十四日出發。由宛頂向木邦。而使額爾景額將九千人。由虎踞關（鐵壁關迤南）向猛密。約會攻亞瓦。十一月。明瑞軍不戰而克木邦。留兵五千守之。遂渡錫箔河。乘勝進軍象孔。去亞瓦可七十里。以迷道及乏食之故。欲得猛密聲援而後進。乃回軍向猛籠。時額爾景額進次老官屯（猛密北）爲敵兵所阻。相持月餘病死。其弟額爾登額代之。戰益不利。明瑞至猛籠。盼援不得。而緬兵追逐日急。三十三年正月。乃復棄猛籠。向木邦以歸。是時高宗以明瑞軍報久絕。命額爾登額移師援之。額爾登額方迂道回銅壁關。再出宛頂。而留守木邦之五千人。復爲敵兵所襲。一時盡潰。明瑞進退受敵。遂以二月十日自殺於小猛育地方（距宛頂約二百里）所部萬餘人。悉潰入宛頂。於是清高宗大怒。處額爾登額極刑。更以大學士傅恆爲經略。以阿里袞阿桂爲副將軍。徐商再舉之策。

是時緬甸王孟駁。方用兵暹羅。不欲重與中國構釁。當明瑞退軍之後。亟思議和。遂以

是年四月，縱還俘虜八人，具貝葉書請罷兵。時副將軍阿里袞已至軍，卽據以奏聞。朝旨不許。已而阿桂踵至，聞暹緬交戰，議與暹羅訂夾攻之約，終以海陸交通上種種之困難，及暹羅殘破之風說，調查累月，不能實行。三十四年四月，經畧傅恆至永昌騰越，議分兵水陸三道而進。一軍由伊臘瓦底河順流而下，直搗亞瓦。一軍由河東進取孟密。一軍出河西指木疏覆其舊都。前後調發滿漢精銳，不下五六萬。傅恆乃留阿桂駐蠻莫治舟，而自與阿里袞以七月二十日率大兵啟行。渡戛鳩江而西，進次孟養，未嘗一戰。而軍士觸暑雨，已多僵病，又不識道路，益難深入。傅恆不得已，復以十月溯渡河歸蠻莫。時阿桂已得戰艦百艘，閩粵水兵雲集，將自蠻莫河出伊臘瓦底河。緬人亦列舟兩河會合點，又分軍河岸以拒。清軍水陸激戰，三路皆捷，而傅恆、阿里袞病甚，諸將不復向亞瓦，惟欲就近攻克老官屯敵壘，以雪前年額爾登額頓兵之恥。兩軍相持未決，而緬人以暹羅之騷動，急欲罷兵。清軍亦以將士病瘴，無久戰意。卒議定和約如左。

(一) 緬甸對中國行表貢之禮，歸俘虜，返土司侵地。

(二) 中國以木邦蠻莫孟拱孟養諸部人口，還付緬甸。

緬甸之
服屬

中國與
暹羅之
關係

右條約。不過爲一時休戰之口實。彼此皆未能實行。高宗雖諭傳恆班師。（時阿里袞已卒。傳恆還朝。未幾亦以憂恚死）而仍令阿桂、溫福等相繼備邊。徐圖進取。其後復以兩金川之亂。不暇南顧者數年。及四十一年。金川平。高宗復命阿桂赴雲南。會同督臣李侍堯勘邊界。增兵備。時緬甸王孟駁已卒。嗣王贅角牙。以四十四年爲其臣孟魯所弑。國人又殺孟魯而立雍籍牙季子孟雲。 Bhodon Para 如是內亂屢作。國勢漸衰。而暹羅又以其間恢復故土。通好中國。於是孟雲益懼。遂以乾隆五十三年。遣使入貢。返俘虜如約。至五十五年。復以高宗八旬萬壽。遣使表賀。因賜冊印。封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之制。晚近緬甸王國。雖已爲英吉利所滅。而其對於中國之例貢。猶奉行不絕焉。

暹羅與緬甸故爲世讎。當緬甸王莽體瑞征服四鄰時。嘗一破其國都。猶地亞以之爲附庸國。然未幾又獨立。自是遞經革命之變。至崇禎四年。而王朝凡三易。外國人流寓其地者。常乘機博王室信任。處權要之列。故國民不親附。勢益不振。及孟駁王緬甸。復以乾隆三十二年。攻陷其國都。逐其王馬鄰達刺。置守兵而還。由是第三王朝亡。而流

寓漢人鄭昭復募同志據海濱地爲暹羅復讎。至三十四年遂回復猶地亞。驅逐緬甸守兵。遷居民於盤谷。而建新都焉。鄭昭既再造暹羅。悉復舊時領域。又遣使航海至中國告捷。其使節以四十六年達京師。而昭已於四十五年爲暹羅貴族所廢。於是前朝王族法亞查克利終以四十七年卽暹羅王位。尋復遣使通貢。得清廷之册封。是卽今暹羅王室之太祖也。

暹羅之東。今法領亞細亞。The French Possessions in Asia 故安南王國地也。當明永樂時。安南嘗爲中國所滅。明廷就其地設交趾布政司以統治之。然當時安南國之領域。南至順化而止。順化以南。尙爲占城（占婆）王國所領。故交趾布政司所轄十五府五州。亦不出今順化以南。自黎利（大越太祖）脫明廷之羈絆。重建大越國。（宣德三年）至其孫聖宗灝之世。始兼併占城。置廣南州。於是南境增拓。嘉靖時權臣莫登庸篡國。據河內。黎氏子孫。僅賴遺臣阮淦之力。據清華州以抗之。自是大越分爲南北朝。莫氏王於北。黎氏王於南。南北對峙者六十五年。（自嘉靖十年至萬歷二十三年）南朝之將鄭松卒。驅逐莫氏。恢復河內。而阮淦子潢復不悅鄭氏之專權。遂據順化獨立。

大越南及對廣
立及對
朝與大清
越之關

稱廣南王。(萬歷二十八年)於是安南分爲大越廣南二國。當順治十六年清軍定雲南時。大越王黎維禔(神宗維祺)遣使勞軍。至康熙五年。其嗣王維禧(憲宗維顒)始繳上明桂王所賜敕印。而受清廷安南國王之封。自是奉貢不絕。

自康熙以來。廣南領域漸大。兼有下交趾支那(今法領交趾)及柬埔寨王國(今法蘭西保護國)之大半。而安南之黎氏益不振。政權一出鄭氏。至乾隆時。其攝政鄭棟駸駸有篡國之志。而懼廣南之干涉。乃陰嗾廣南土豪阮文岳。使舉兵爲亂。而已爲之外援。自乾隆三十八年。阮文岳與其弟文惠文慮起兵。轉戰十餘年。卒顛覆廣南王室。而鄭棟亦以其間。竊據其北部三州。(廣平廣治廣德)至乾隆五十年。文岳三分廣南地。自據中部。稱大帝。以南部與文慮。而使文惠回復北部三州。會五十一年。鄭棟死。子宗榦爭權。文惠乘間引兵誅宗榦。而自爲安南攝政。又適遇安南王維禔(獻宗)之薨。遂擁立其孫維祚(昭統王)使其黨監督之。自掠財寶歸廣南。維祚勢日窘。至遜位不敢出。五十三年。文惠復舉兵入河內。留兵三千守之。盡毀王宮而歸。於是安南遺臣阮輝宿奉王族二百餘人。自廣西龍州附近入邊。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巡撫孫永清。先

後奏聞。高宗以清朝百餘年來。世受黎氏朝貢。有保護之之義務。乃命安置其家屬於南寧府。而又使孫士毅爲之興復讎之師。

清軍入
東京

是年十月。孫士毅與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出鎮南關。自諒山鎮分道以進。沿途得安南國民之歡迎。遂以十一月十九日。全軍薄富良江（紅河）廣南守兵悉陣南岸。以拒。許世亨率二千人乘夜潛渡。襲敵兵之陣地。敵以暗夜不知清軍多寡。遂大潰。明日。世亨士毅先後整軍入河內。時宮室蕩盡。無復王都之觀。維祁匿民村間。卽夜二鼓。詣營謁士毅。謝再造之德。先是清軍之出也。高宗豫撰封冊。郵寄軍前。令士毅得便宜從事。二十二日。士毅遂宣詔封維祁爲安南國王。且馳報廣西。歸其家屬。是役以安南國民嚮導之力。及許世亨冒險進取之策。遂得以一萬人長驅深入。不閱月而恢復東京。而士毅頗以文惠未俘爲遺憾。不欲班師。高宗以安南殘破之餘。無供給軍食之力。而清軍必藉內地之轉輸。爲之窮治敗寇。未爲得策。故當東京捷聞之後。卽詔士毅罷兵。而士毅妄信文惠乞降之說。尙駐軍河內以待之。又驕不設備。而文惠且乘間以議其後矣。

時文惠據順化。一方則縱間諜。偵河內虛實。揚言即日詣降。一方則舉傾國之師。乘歲暮潛進。五十四年正月朔。清軍方置酒張樂。舉元日祝典。比夜。忽得警報。始倉卒備戰。昏暗中自相蹂躪。維祁挈家族先渡富良江入邊。士毅隨之。斬浮橋以斷後。於是清軍在南岸者不得渡。自提督許世亨以下。溺死者數逾全軍之半。士毅走還鎮南關。籍殘軍僅三千餘人。乃具疏自劾。高宗念變出意外。非士毅之咎。惟奪其前得之封賞。仍令暫屯關上。料量撤兵事。而別簡福康安馳往代之。文惠既威服安南。會其兄文岳方與暹羅有事。深慮中國再舉。乃更名光平。遣兄子光顯奉表詣關乞降。時高宗以維祁再失社稷。實爲天厭黎氏之證。不可扶植。又深懲前敗。更無再舉之意。乃與光平勅。責以二事。(一)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大皇帝八旬萬壽。光平當親詣京師祝釐。(二)當於安南地方。爲許世亨等立祠。春秋致祭。光平奉詔。遂以是年六月。賜光平勅印。封安南國王。旋令黎維祁率所屬來京。歸漢軍旗。編一佐領。卽以維祁掌之。自阮文岳兄弟舉兵以來。東京交趾間騷亂者數十年。至是光平雖已兼并東京。得中國之認可。而故廣南王後裔阮福映。尙流浪暹羅。日夜思借他國之援。恢復舊領。遂開法蘭西侵略之端緒。

廓爾喀
之興起

又光平父子（光平以乾隆五十七年二月殂，子光纘嗣）以連年戰爭，國用闕乏之故，乃獎勵海賊，四出剽掠，遂釀成嘉慶朝海疆之巨患。其要略別具後編。

中國與後印度諸國之關係，既類述如右。其間西藏又以廓爾喀族吞并泥泊爾之結果，被其侵略，故安南事定未幾，而復有泥泊爾之遠征。先是，西藏自康熙五十九年入中國之版圖，其後雖於雍正二年及乾隆十五年有兩度之叛亂，而自準噶爾滅亡以來，亂源遂絕。清廷於西藏之勢力，亦漸次鞏固。及廓爾喀勃興，而喜馬拉耶山方面，又增一強敵。喜馬拉耶南麓蠻民，自古割據一隅，為獨立之部落者甚多。就中泥泊爾領域最廣，其後復析為三部，而加德滿都 *Kathmandu* 為其盟主。自中國收西藏，三部皆嘗於雍正中奉金葉表，貢方物。居民務農商業，與藏人及英吉利人之在印度者通貿易焉。然諸部時有內訌，及乾隆三十二年頃，其西境克什米爾之廓爾喀族，遂乘間侵入。加德滿都王乞援於英人，而英軍以餉運不繼，士卒病死之故，無功而返。於是廓爾喀酋長布刺蘇伊那拉因，遂盡屠土民之抗命者，自即泥泊爾王位。乾隆四十年，那拉因孫蘭巴哈都爾嗣位，以年幼，屬叔父攝政。攝政好武，以侵略鄰地為政策，而是時

後藏班禪族屬。適有爭奪遺產之事。於是廓爾喀得乘之而入。

先是乾隆四十五年。第六世班禪刺麻。以高宗七旬萬壽。來朝祝嘏。得清廷錫賚。及內外王公布施。無慮數十萬金。其餘珍品。不可勝計。已而班禪病痘。卒於京邸。及翌年。遣骸西歸。其徒隨之。擁巨資以行。班禪兄仲巴胡土克圖。故爲班禪篋內庫。至是遂盡攘而有之。既不布施各寺院及唐古特兵士。并其弟舍瑪爾巴。亦以信仰紅教之故。不令分惠。舍瑪爾巴憤甚。遂入泥泊爾。誘廓爾喀人使入寇。五十五年。廓爾喀以商稅逾額。及食鹽糶土爲詞。興兵入邊。援軍將領侍衛巴忠等。按兵不戰。而陰令藏人私許歲幣萬五千金議和。以敵蹙乞降飾奏。而諷廓爾喀人入貢受王封。廓爾喀人既心輕中國。翌年。歲幣又不如約。乃以責負爲名。再舉深入。駐藏大臣保泰。不講防禦之策。移班禪於前藏。欲以後藏委敵。仲巴挈資財先遁。衆心益潰。敵大掠札什倫布。分軍以其半運所掠歸國。以其半屯界不去。全藏大震。於是詔以福康安爲將軍。以海蘭察爲參贊。調索倫滿洲兵及屯練土兵進討。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等由青海入後藏。悉逐廓爾喀屯兵。遂以六月大舉。自三道侵入泥泊爾。廓爾喀族一方遣使乞降。一方又密與英人

訂通商之約。乞發兵援助。於是印度總知事根瓦利斯卿。Marquess Cornwallis 急遣大佐喀爾克巴力克。至加德滿都。當居間調停之任。而清軍已以七月間六戰六捷。距加德滿都僅一日程。廓爾喀人待英軍不至。再遣使卑詞乞和。時清軍亦恐八月以後。歸路爲大雪所沒。不欲久留。乃允其請。責令還付掠品俘虜。貢馴象番馬樂工等。遂凱旋。比英使至。則和約已成。無可干涉。失望而返。自是泥泊爾對於中國行朝貢之禮。迄光緒朝猶不絕云。

西藏善
後策

自泥泊爾平定後。清廷又注意於西藏之守備。禁藏人與四境交通。於印度方面。禁之尤力。又增置戍兵。令駐藏大臣行事儀制。與達賴班禪平等。兼握政治財政及兵備之權。又以呼畢爾罕嗣續法積久生弊。往往兄弟子姓。繼登法座。等於世襲。而達賴班禪親族。或相率夤緣據要津。罔權利。於是高宗特創掣籤法。頒金奔巴(瓶)二。一貯西藏大招寺。一貯京師雍和宮。凡達賴班禪及內外蒙古等地大胡土克圖轉生時。遇有紛議。則書名於籤。納諸金奔巴而掣之。蓋因其迷信。而寓控制之術焉。自是凡呼畢爾罕嗣續法。俱遵此制。

第二十章 乾隆朝之政治

清自入關以來。順治一朝。統治之術未備。逮康熙六十餘年中。專制威儀。雖臻極盛。而因易姓未久。或故示寬大。以收拾人心。不覺漸流放任。乃至人心玩愒。諸事廢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雍正朝矯之以嚴。務爲整頓積習。而誅鋤摧拉之風。當之者無不靡。臣下又附益之。至於政令繁苛。每事刻覈。大爲閭閻之擾累。迄乾隆朝而時勢大變。始用寬猛互濟之道。欲減去繁苛。與民休息。然又恐臣下誤會朝旨。以縱弛爲寬。復蹈康熙末年之習慣。故一方蠲免租賦。豁除賠累。增廣赦條。起用廢員。日下寬大之詔。一方又時懲治。一二玩法大臣。通飭直省地方官。嚴禁四惡。（謂盜賊賭博打架及倡妓）示朝廷執兩用中之意。而諸臣習於揣摩迎合。竊窺風旨。在矯從前苛刻之弊。一時條奏。務主於寬。於是巡撫王士俊痛論其弊。謂『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則對衆揚言。有止須將世宗時事翻案。卽係好條陳之說。傳之天下。甚駭聽聞。』帝覽奏大怒。切責士俊悖謬。反覆宣示國家因時制宜之不得已。然實已覺臣下希旨持祿之習。牢不可破。屢諭『今日內外臣工。見朕以寬大爲治。未免漸有放縱之心。若因寬成

玩。故態復萌。雖姑容於此日。必總覈於將來。』自是用法漸密。少所假借。然誅戮雖多。而羣下之風氣。卒不可盡變矣。

高宗既惡羣臣揣測己意。妄事迎合之病。又深慮其營私植黨。侵人主之大權。故事無大小。悉由獨斷。而於漢大臣爲尤甚。雖大學士。軍機大臣。貴近承寵如張廷玉輩。不過以謹慎自將。傳寫諭旨爲盡職。固未嘗畀以實權也。然廷玉之曲謹無過。特善伺上意。而巧於彌縫耳。而其在政府時。與鄂爾泰互相齟齬。朝官依附門戶者。彼此攻訐。浸成仇敵。及帝微聞之。漸生厭倦。屢引世宗別黨論以戒之。已而鄂爾泰於乾隆十年卒。廷玉於十四年乞休。以要求身後配享太廟事。幾獲重譴。而兩人門下之在朝列者。尙傾軋不已。互目爲宵小。寢尋至乾隆二十年。遂有胡中藻之詩獄。

胡中藻者。故鄂爾泰門生。累官內閣學士。旋罷歸江西。其所著堅磨生詩集中。有記出西林（謂鄂爾泰）第一門之句。又用讒舌青蠅等語。隱斥廷玉。而鄂爾泰姪巡撫鄂昌。頗援引世誼。與中藻往復唱和。時帝方深怒兩黨門戶之見。積久未除。因欲借文字之獄。懲一儆百。乃摘中藻集中字句若干條。指爲悖逆詆毀之證。又摘鄂昌塞上吟稱蒙

鄂爾泰
張廷玉
門戶之
見

胡中藻
之案

古爲胡兒。先後逮問。廷議坐中藻大逆律論磔。詔改棄市。以鄂昌負恩黨逆賜死。撒鄂爾泰出賢良祠。其餘緣坐諸人悉得寬免。自此獄興而比附妖言告訐詩文之事紛然繼作。如陳鵬年游虎邱作詩。或奏其大逆不道。幾致不免。沈歸愚錄黑牡丹詩。身後戮屍。此類頗夥。御史曹一士特疏論之。謂『比年以來。小人不識朝廷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鞠。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觀於此。而知當時文字之獄。不減康雍兩朝。在勢可已而不可已。亦狃於專制淫威而不自覺也。帝雖欲遏絕朋黨。肆行誅戮。然特愛憎用事耳。實則苞苴請託之習。未嘗不行於隱微之中。洎乎晚年。而僉壬並進。賄賂公行。聰明悉爲所蔽。其亂階所在。則惟以尊寵和珅故。和珅本滿洲官學生。應役鑾儀衛。以選昇御轎。奏對稱旨。驟充總管。累遷至侍郎。在

軍機大臣上行走。旋由尙書授大學士。其子豐紳殷德。復選尙公主。嚮用之專。一時無兩。和珅故無學行。及得志。則以聚斂自豐。爲惟一之目的。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曲意輦貨事之。是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輩。贓款動至數千百萬之多。爲前代所罕覩。此輩未始不恃和珅爲奧援。及罪狀敗露。和珅不能爲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雖衆。貪風自若。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益務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爲自全之地。其時阿桂雖以元勳上公。爲樞府領袖。然十餘年間。常奉朝命。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未嘗寧居。和珅益得以其間潛弄魁柄。漸至行文各省。令凡有摺奏。先具副封白軍機處。然後上聞。專政旣久。吏風益壞。釀成川楚教徒之變。（事具後編）彼復稽壓軍報。授意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級。以邀獎敘。而已亦得封公爵。且於覈算報銷時。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得不侵剋軍餉。教徒乘之蔓延。民生均被慘禍。皆珅所致也。蓋至嘉慶初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氣。殆盡斷喪於彼一人之手矣。（參看薛福成庸盦筆記）

和珅擅權二十餘年。至嘉慶三年以前。未嘗一被彈劾。專制之蔽。風節之墮。至是而極。

矣。乾隆間，御史曹錫寶雖嘗一劾其家奴劉全，藉勢招搖，家資豐厚，然廷臣查勘，竟以風聞無據覆奏。錫寶反坐妄言，被詰責。至嘉慶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而御史廣興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始承風旨，交章劾和坤，即日奪職下獄，尋賜自殺。其家財先後抄出，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億二千三百八十九萬兩有奇，未估價者尚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比例算之，又當八億兩有奇。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坤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坤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雖以法國路易第十四，其私產亦不過二千餘萬，四十倍之，猶不足以當一大清國之宰相云。

自康熙朝獎勵經術文學以來，士大夫以考訂詞章著稱者，先後輩出。高宗尤好博稽古右文之名。乾隆元年，循康熙年間故事，開第二次博學鴻詞科，取劉綸以下十五人，並授翰林院官。明年，又補試未預考者，得萬松齡以下五人，授官如前。十四年，特旨令大學士九卿督撫選舉潛心經學之士，得陳祖范、吳鼐、梁錫瑛、顧棟高等四人，並授國子監司業。車駕巡幸江浙，前後凡六次，所至輒召諸生試詩賦，與以科目。此皆尊禮文

學以示趨向之用意也。同時又編撰巨籍。上自經注史乘。下至音樂方術語學之屬。無慮數十種。視康熙時所出版者倍多焉。至三十六年。復開四庫全書館。網羅古今已刊未刊之書。勒成一部。以紀昀爲總裁官。延攬海內績學之士。參與校勘。昀典書局十三年。每進一書。輒爲提要冠諸卷首。又別爲簡明目錄。多至萬餘種。是時江浙兩省爲全國文學之中心。故四庫全書既成。朝命以三部分餉士林。而於江蘇之鎮江揚州。浙江之杭州各建閣貯之。聽學人就觀或傳寫焉。乾嘉間經學之發達。及駢體文之復古。使中國文學史上復臻隆盛者。實高宗稽古右文之效果也。

當時之
外國觀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亂。迄五十七年泥泊爾征定。其間用兵凡十餘次。雖將士貪功。多有敷衍戰績。實則羈縻了事者。然其終局。亦得自然之勝利。廷臣諛頌。遂有十全武功之稱。帝亦以十全老人自號。謂兩定金川。兩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緬甸。一定臺灣。一復安南。兩勝廓爾喀也。此等武功。外觀似足宣揚國威。恢張領土。一若得偉大之效力者。然內容則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輕視外國。誤用其慣法。以對付歐羅巴。漸至釀成種種之失敗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羅斯學士貝斯德訥夫。嘗於所著「對華

意見』中繼論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間武功極盛。若黑龍江地方之占領。若西藏之歸服。若外蒙古人之歸化。若準噶爾之征定。及布哈爾汗國近傍諸部之降服。若土爾扈特之脫歸。皆此數十年間發生之事實。無一不足長支那人之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實。長其自大之風。蔑視外國矣。而又適當歐羅巴諸國遣使北京。遂謂爲己國強大之所致。愈增其蹇。何則。支那人以爲外國公使之來北京者。皆朝貢使也。朝貢國若是其衆。歷代中未嘗有如我清朝者也。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機發達臣民之愛國心。故每當外國使臣之至。輒稱爲朝貢。布告全國。其官吏則又奏諸皇帝。謂陛下聰明至聖。總裁萬機。德加四海。兼統萬國。兆民悅服。是以各國派遣使臣。前來朝貢。政府卽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諸城門。通諭人民。彼歐羅巴公使。固未嘗不熟聞其說。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詰責其處置之不當者。無有也。抑豈惟不於此等文告。致其詰難而已。雖支那邊吏。於歐洲諸國使臣之贈品。附以標幟。而題曰某國王奉獻中國皇帝之貢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顧也。而此貢物自邊境送達北京。途中人民之見之者。直以爲歐羅巴諸國服從支那。而確認此纍纍者爲貢品無疑矣。』(由日本出版

『支那彙報』中轉譯此雖外論實爲發摘隱微之語觀於乾隆朝與俄羅斯增訂之條約及與英吉利交涉之文書而知當時自尊自大之習慣實有出於吾人想像之外者也。

恰克圖
市場之
開閉

雍正五年恰克圖條約締結以後內地商民以煙草茶葉緞布雜貨往庫倫及恰克圖貿易者日多。至乾隆二年又以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之條奏停止俄人於北京之貿易令統歸恰克圖。嗣是百貨雲集其地市肆喧闐稱爲漠北繁富之區。清廷常命土謝圖部親王台吉等董治其事。及二十七年始設庫倫辦事大臣二人一由在京滿洲蒙古大臣內簡放一由外蒙古札薩克內特派以理邊務。凡中俄往復公文必經庫倫辦事大臣之手。先是恰克圖貿易兩國均不權稅。已而俄羅斯漸渝禁約私收貨稅。又兩國邊民互失馬匹其數不可稽而俄人輒以少報多移文責償。於是二十九年朝命閉恰克圖不與通市。然辦事大臣等輒乘間舞弊私與交易。高宗震怒三十年削土謝圖郡王桑齊多爾濟爵。誅庫倫大臣丑達厲行閉關之策。至三十三年而庫倫大臣慶桂以俄羅斯恭順情形入奏遂互市如初。其後四十四年五十年復閉關者再前者則

以俄羅斯邊吏庇護罪犯不即會審之故。由庫倫大臣索林奏請查辦。逾年得解。後者則以俄屬布哩雅特種人烏噶勒咱等入邊行劫之故。奉旨絕市者幾年。至五十七年始以俄人悔過乞恩之結果。復訂市約五款。其文如左。

(一) 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衆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因爾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

(二) 中國與爾國貨物。原係兩邊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即時歸結。勿令負欠。致啟爭端。

(三) 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遊牧官羣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皆能如此。又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嗣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遊牧官遜順相接。

(四) 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爾之布哩雅特。哈哩雅特。不法。故致有烏噶勒咱之事。今爾國當嚴加禁束。杜其盜竊。

(五) 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章。已頒行爾薩那特衙門矣。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如盜

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衆。其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賠。一切皆照舊例辦理。

右條約文中。理氣絕倨。可見當時清廷之對外心理。然俄人以閉關日久。急欲藉平和之方法。回復市利。故聽命惟謹。且因兩國文字不通。故亦不願爭執虛言。遂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由庫倫大臣松筠。普福等。與俄官色勒斐特。在恰克圖市圈（按即今俄領後貝加爾州。上烏廷斯克管內之恰克圖村。本中俄交界地。其後全屬俄領。於是我國始於恰克圖迤南建一市場。稱爲買賣城。中間以木柵與俄領恰克圖爲界。）互換。是時松筠等直以俄羅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誠敬等語。列款具奏。是年四月望日。開關市易。會西藏以貿易上事件。與廓爾喀啟釁。騷亂累歲。高宗深以爲誠。因訓諭庫倫大臣。以恰克圖貿易。勿使內外商販。互有欺詐。致啟釁端。松筠等因通飭商民。嚴禁重利賒貨之習。又議改良外交文書。務以公誠信義爲主。自是兩國商民互市不絕。然至咸豐八年。中俄締結天津條約。開海路各港之交通。於是陸路輸出品之大宗。漸改海運。

而恰克圖貿易遂無復昔日之盛況焉。

自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門開始貿易以來。歐羅巴諸國商船來中國沿海求互市者不絕。然以葡人之妨害。往往失望而去。惟英吉利人獨以東印度會社苦心經營之結果。得於廣州廈門從事貿易。康熙十六年頃。英人議於廈門建設商館。以不得中國政府之許可而止。然至康熙二十三年。終於廣州地方得遂其建設商館之志。顧以粵海關檢查之嚴密。及稅額之繁重。意尙不足。欲於廣州之外。更闢新商港。康熙四十年頃。東印度會社社員甲赤普爾 *Catchpole* 者。始率商船三艘。至浙江之舟山寧波等地。試行貿易。浙海關之稅則。故視粵海爲輕。於是內外商賈。引爲利藪。及乾隆二十年頃。諸國商船。聚泊定海。轉運寧波者日衆。漸有舍粵就浙之傾向。於是二十二年。浙閩總督喀爾吉善。兩廣總督楊應琚。奏請將浙關科則。比較粵海課額。更定征收。高宗念海疆重地。多一利端。卽增一弊藪。洋船歲至寧波。徑途日熟。勢將與廣東之澳門無異。而商舶頻仍。則有奸牙之勾串。吏胥之需索。及其易貨歸棹。則有絲粟之出洋。鐵器之渡海。日久弊生。難以盡杜。且今日既可驚趨寧波。異日亦可轉移他郡。於民風

國防上均有重大之關係。乃令更定浙海稅則。視粵海加重。以爲限制洋商之計。由是英人推廣商利之計畫。及數十年來經營之成效。一旦挫折。浸尋於寧波一帶。無容足之地。其商人有洪任輝者。遂以二十四年自寧波赴天津。以廣東貿易之困難。哀訴政府。語侵粵海關監督。政府遣員按問。卒坐洪任輝以妄控之罪。下之澳門附近之獄中。越兩年半。始赦歸故國云。

浙江貿易之途既絕。而廣州遂爲中國惟一之互市場。諸外國商船。率自東莞縣虎門入口。聚泊於省城之黃埔。會乾隆四十九年。英船在黃埔者。以舉放祝礮。裝置不慎之故。誤殺一華人。地方官遽捕礮手。處以死刑。同時華英兩國商人間。又以財產上之關係。鞅鞅不絕。於是英政府聞之。亟謀所以改良兩國之交涉者。乃以乾隆五十七年。遣正使伯爵馬戛爾尼 *Macartney* 副使斯當東 *Staunton* 等入中國。有所要求。其提議之要件如左。

(一) 英國當遣員駐紮京師。照管本國商務。

(二) 英國商船。當至浙江之寧波珠山(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

馬戛爾
尼伯之
渡來

(三) 英國商人當仿俄羅斯之例。於京師設一商館。收貯貨物發賣。

(四) 欲求珠山附近地方小海島二處。以爲居留商人收貯貨物之地。

(五) 撥給廣東省城附近小地方一處。居住英國商人。或準令寄住澳門之人。自由出入。

(六) 英國商人於廣州澳門間。由內河運輸貨物。請免稅或輕減稅額。

(七) 任聽英人傳教。

馬憂爾尼等既挾如此奢望而來。而其翌年自天津赴京師之際。中國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題曰英國貢船。強使立之。及至京師。則政府又循例。強使於覲見時行叩頭之禮。馬憂爾尼等深慮以此等小節。損中國政府之感情。妨其推廣商利之目的。不敢抗議。遂以是年八月十日。入覲高宗於萬樹園幄次。旋以右列諸款向政府提議。是時清廷固確認英吉利爲海外朝貢國之一。以爲此次使節。爲叩祝萬壽而來。特荒遠不識天朝體制。妄行乞請。無足深責。以故一方則賜使臣筵宴。優加賞賚。以盡懷柔之意。一方則勅諭英國王。盛稱天朝威德。於英政府所要求者。駁斥無遺。付諸使臣而遣之。於是

馬戛爾尼等此行之結果。自齋還。文綺珍玩等賞賚品。致諸國王以外。其餘絕無所得。惟其隨行員等。以途中所見中國內地實情。筆之於書。歸而布諸全國。則實爲英人莫大之利益云。

乾隆六十年。高宗已御宇周甲。以卽位之初。嘗焚香禱天。自言若得在位六十年。卽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聖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至是年九月。遂朝勤政殿。召王公大臣入見。宣示此意。冊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顥琰爲太子。以明年爲嘉慶元年。卽於元旦行授受大典。至期。高宗御太和殿。親授寶璽。傳位太子。是爲仁宗睿皇帝。鋪張典禮。備極侈汰。至嘉慶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壽已八十有九矣。

高宗之
內禪

中國圖書公司記出版

教育部審定

通俗教育講演用書

增訂 國恥小史

一册三角

沈文濬編 是書歷舉我國近數十年來國際上大事變。上起鴉片之戰。下迄日俄戰爭。文筆淺顯。議論沈痛。讀之令人油然而生愛國保種之心。書爲沈君原編。復經沈彭年君詳加校改。最合通俗教育講演之用。

國恥小史續編

一册三角

趙玉森編 日本要求及俄蒙交涉。實爲我國最近交涉中重大之案件。茲特將交涉真相。訂約全案。據實編成續編。凡我國民。亟宜人手一編。以資儆惕。

◎代售處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戊戌
六君子
遺集

中國毛邊紙精印

鉛版大字本

全部分訂六冊

定價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此書爲戊戌就義六君子之遺著。

若瀏陽譚復生 所著寥天

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

文。侯官林暉谷 晚翠軒集。

綿竹楊叔嶠 說經堂詩草。

富順劉光第 介白堂詩集。

聞喜楊深秀 雪虛聲堂詩

鈔及奏稿。南海康幼博 遺

詩等。各稿皆散佚四方

極不易得。本館 費數年之

力 始得合印成帙。崇拜六君子

者。當以先睹爲快也。